

昔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將殁，兄在
 潤縣，望曰：余亦先立之時，今日猶上，不作花使君。
 因請吾母先行，則于先立年境相暗。
 極全至冷香寓，兄冲香已半老，有女名慧因，
 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



瓜期素健，
 乙卯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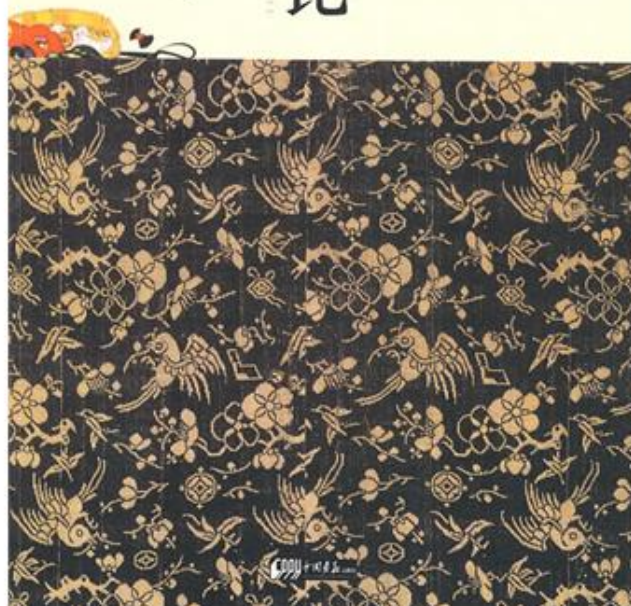
浮生六记-沈复, 欧阳居

沈复, 欧阳居

「道」沈复著 欧阳应云译

浮生六记

(插图全译本)



序言

沈复(1763-1825年)，字三白，号梅逸，清乾隆二十八年生于长洲(今江苏苏州)。沈复其人，工诗画，善散文，但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他既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也不是知名的文人墨客，他终身以游幕、经商、作画为业，浪迹天下，常年生活在社会底层，故此，其文章风格有着比较深刻的现实主义色彩。

关于本书的成因，据史料记载，当是如此：嘉庆十三年(1808年)，因为得到幼时好友石韞玉的举荐，沈复在赴琉球的使团中谋得一职。在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的海上旅途中，在生与死的体验中，沈复回忆起自己过往的人生，不禁产生了“浮生若梦”的感慨，于是挥笔写就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在开卷之初他便这样写道：“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事实上，这正是《浮生六记》得以问世的缘由。

一般来说，凡是伟大的作品大多能去沙存金，为人传诵，而这本书能流传下来堪称幸运。据俞平伯先生在《浮生六记年表》中记载，本书应是写成于清嘉庆戊辰(1808)年或稍后，当时只有作者的手稿，并未刊刻出版，所以不为世人所知，如果不发生意外，这本书很可能就此湮没无闻。但令人惊讶的是这部手稿却奇迹似的保存了半个世纪，直到清代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它，并慧眼识珠，将其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并最终于1877年以活字版发行于世。此后，本书风行一时，多次印刷，有诸多版本，受到众多的欢迎和追捧，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拥趸。

《浮生六记》共六篇，故名“六记”，可惜，现在已遗失其二。文中，作者沈复以简单而又生动的笔调描述了他的爱情故事、人生变

故、闲情逸趣、浪游快记等，其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与众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性格特征和审美趣味。对于此书，许多学者都曾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其中尤以林语堂与俞平伯两位先生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林语堂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将主人公之一的陈芸称为“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将《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扬；俞平伯则赞美该书道：“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总之，对于《浮生六记》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得风气之先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里程碑之作，是热爱古代文学的读者不可错过的一部杰作。

本次我社的重版，汲取各家所长，在译文上更适合现代读者阅读，并且对于前四篇真品做了颇为精当的点评与赏析，非常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这部作品。此外，在附录部分，我们收录了伪作《中山记历》与《养生记道》以及林语堂、俞平伯两位先生关于此书的两篇序文，希望读者朋友可以参考阅读。

目录

序言

卷一 闺房记乐

译文

赏析

卷二 闲情记趣

译文

赏析

卷三 坎坷记愁

译文

赏析

卷四 浪游记快

译文

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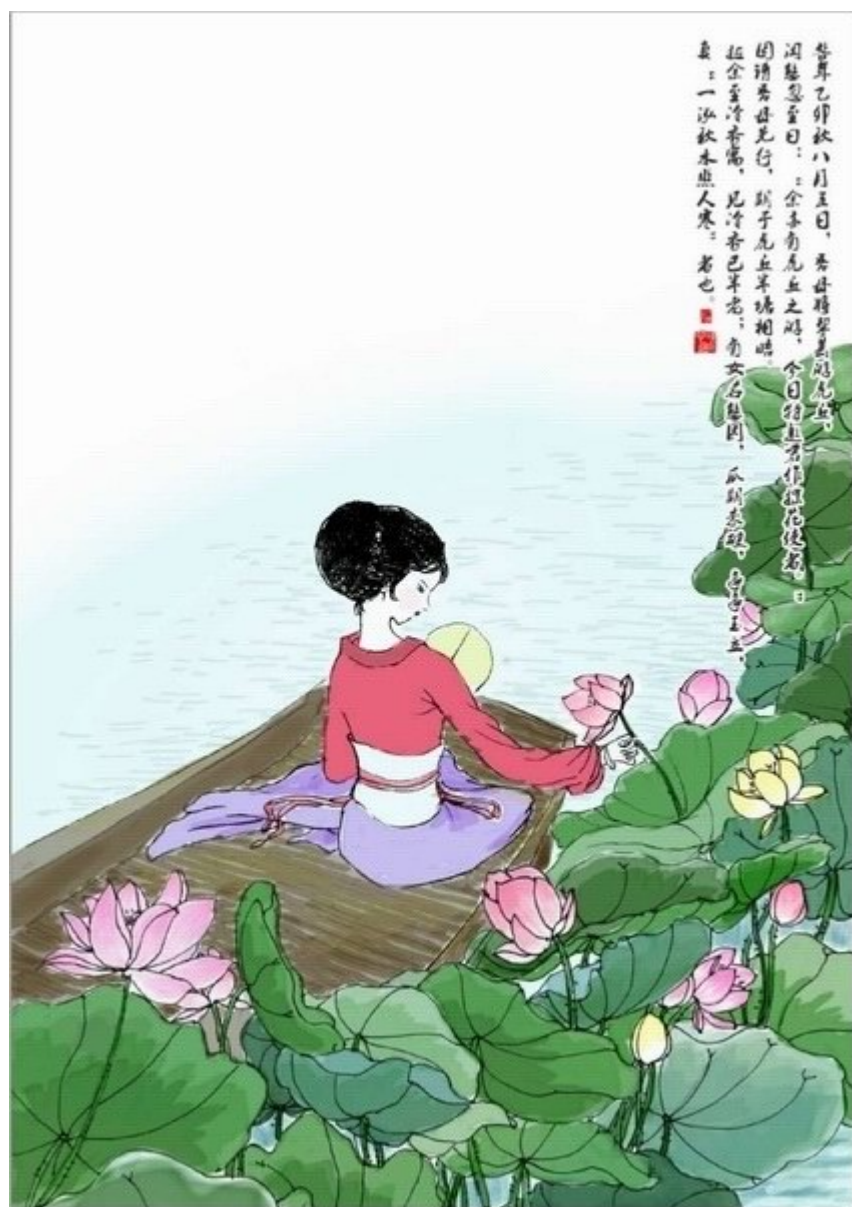
附录一 伪作两卷

附录二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附录三 重刊《浮生六记》序

附录四 《浮生六记》年表

昔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將家歸，見此
湖，題詩曰：余亦南丘丘之遊，今日猶見君作蓮花使君。
因請吾母先行，則于先丘某塘相晤。
極全至清奇，見清者已罕矣，有女名慧因，
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 瓜期未暇， 古寺主





余弱冠二十年来，天下所不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
惜乎能随逐，处处随人，山水性情，未暇过眼，不遑领略其大貌，不能探幽寻秘也。
余凡喜书，出已凡，不属随人，是书，即记清品画，莫不存人终我弃，人弃我取之意，故名随所在，莫不心传，
有名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而自以名妙者，即以平生所历者记之。



余忆童稚时，
 能张目对日，
 明视秋毫，
 见藐小之物，
 必细察其纹理，
 故时有物外之趣。
 夏蚊成雷，
 私拟作群鹤舞空，
 心之所向，
 则或见或为果然也。
 昂首观之，
 项为之强，
 又留蚊于素帐中，
 徐喷以烟，
 使其冲烟飞鸣，
 作青云白鹤观，
 果如鹤唳云端，
 怡然称快。
 于土墙凹凸处，
 花台小草丛杂处，
 常蹲其身，
 使与台齐，
 定神细视，
 以丛草为林，
 以虫蚁为兽，
 以土砾凸者为丘，
 凹者为壑，
 神游其中，
 怡然自得。



【卷一】 闺房记乐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

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

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

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

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奴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已揭，相视嫣然。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谓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廿三国忌不能作乐，故廿二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

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奴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

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

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姬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舂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曦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坠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中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

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稟命吾母，携芸消暑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1]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余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史迁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浑，柳州取其峭，庐陵取其宕，三苏取其辩，他若贾董策对，庾徐骈体，陆贽奏议，取资者不能尽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

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

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卿爱宗何人？”

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

余曰：“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

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

余笑曰：“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芸笑曰：“妄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时感于怀，未尝稍释。”

余曰：“何谓也？”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

余笑曰：“异哉！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

芸笑曰：“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相与大笑。

余曰：“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弃取。”

芸曰：“《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解。就汉晋人中，调高语炼，似觉相如为最。”

余戏曰：“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复相与大笑而罢。

余性爽直，落拓不羁；芸若腐儒，迂拘多礼。偶为之披衣整袖，必连声道“得罪”；或递巾授扇，必起身来接。余始厌之，曰：“卿欲以礼缚我耶？《语》曰：‘礼多必诈’。”芸两颊发赤，曰：“恭而有礼，何反言诈？”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虚文。”芸曰：“至亲莫如父母，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戏之耳。”芸曰：“世间反目多由戏起，后勿冤妾，令人郁死！”余乃挽之入怀，抚慰之，始解颜为笑。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

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问曰：“何处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见之者。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惭，

继成不期然而然。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头偕老哉？”斯言诚然欤！

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余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

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曰：“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阁，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同观，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未几，烛烬月沉，撤果归卧。

七月望，俗谓之鬼节。芸备小酌，拟邀月畅饮。夜忽阴云如晦，芸愀然曰：“妾能与君白头偕老，月轮当出。”余亦索然。但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梳织于柳堤蓼渚间。

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而两韵之后逾联逾纵，想入非夷，随口乱道。芸已漱涎涕泪，笑倒余怀，不能成声矣。觉其鬓边茉莉浓香扑鼻，因拍其背，以他词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妆压鬓，不知此花必沾油头粉面之气，其香更可爱，所供佛手当退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须借人之势，其香也如胁肩谄笑。”余曰：“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爱小人耳。”

正话间，漏已三滴，渐见风扫云开，一轮涌出。乃大喜，倚窗对酌。酒未三杯，忽闻桥下哄然一声，如有人堕。就窗细瞩，波明如镜，不见一物，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余知沧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胆怯，未敢即言。芸曰：“噫！此声也，胡为乎来哉？”不禁毛骨皆栗。急闭窗，携酒归房。一灯如豆，罗帐低垂，弓影杯蛇，惊神未

定。剔灯入帐，芸已寒热大作，余亦继之，困顿两旬。真所谓乐极灾生，亦是白头不终之兆。

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半年新妇，未尝一至间壁之沧浪亭，先令老仆约守者勿放闲人。于将晚时，偕芸及余幼妹，一姬一婢扶焉，老仆前导。过石桥，进门折东，曲径而入。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巔。循级至亭心，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烂然。

隔岸名“近山林”，为大宪行台宴集之地，时正谊书院犹未启也。携一毯设亭中，席地环坐，守者烹茶以进。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芸曰：“今日之游乐矣！若驾一叶扁舟，往来亭下，不更快哉？”时已上灯，忆及七月十五夜之惊，相扶下亭而归。吴俗，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名曰“走月亮”。沧浪亭幽雅清旷，反无一人至者。

吾父稼夫公喜认义子，以故余异姓弟兄有二十六人；吾母亦有义女九人。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与芸最和好。王痴憨善饮，俞豪爽善谈。每集，必逐余居外，而得三女同榻；此俞六姑一人计也。余笑曰：“俟妹于归后，我当邀妹丈来，一住必十日。”俞曰：“我亦来此，与嫂同榻，不大妙耶？”芸与王微笑而已。

时为吾弟启堂娶妇，迁居饮马桥之仓米巷。屋虽宏畅，非复沧浪亭之幽雅矣。

吾母诞辰演剧，芸初以为奇观。吾父素无忌讳，点演《惨别》等剧，老伶刻画，见者情动。余窥帘见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内探之，俞与王亦继至。见芸一人支颐独坐镜奁之侧，余曰：“何不快乃尔？”芸曰：“观剧原以陶情，今日之戏徒令人断肠耳。”俞与王皆笑之。余曰：“此深于情者也。”俞曰：“嫂将竟日独坐于此耶？”

芸曰：“候有可观者再往耳。”王闻言先出，请吾母点《刺梁》《后索》等剧，劝芸出观，始称快。

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无后，吾父以余嗣焉。墓在西跨塘福寿山祖莹之侧，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扫。王二姑闻其地有戈园之胜，请同往。

芸见地下小乱石有苔纹，斑驳可观，指示余曰：“以此叠盆山，较宣州白石为古致。”余曰：“若此者恐难多得。”王曰：“嫂果爱此，我为拾之。”即向守坟者借麻袋一，鹤步而拾之。每得一块，余曰“善”，即收之；余曰“否”，即去之。未几，粉汗盈盈，拽袋返曰：“再拾则力不胜矣。”芸且拣且言曰：“我闻山果收获，必藉猴力，果然！”王愤撮十指作哈痒状，余横阻之，责芸曰：“人劳汝逸，犹作此语，无怪妹之动愤也。”

归途游戈园，稚绿娇红，争妍竞媚。王素憨，逢花必折。芸叱曰：“既无瓶养，又不簪戴，多折何为！”王曰：“不知痛痒者何害？”余笑曰：“将来罚嫁麻面多须郎，为花泄忿。”王怒余以目，掷花于地，以莲钩拨入池中，曰，“何欺侮我之甚也！”芸笑解之而罢。

芸初缄默，喜听余议论。余调其言，如蟋蟀之用纤草，渐能发议。其每日饭必用茶泡，喜食芥卤乳腐，吴俗呼为“臭乳腐”；又喜食虾卤瓜。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恶者，因戏之曰：“狗无胃而食粪，以其不知臭秽；蜣螂团粪而化蝉，以其欲修高举也。卿其狗耶，蝉耶？”芸曰：“腐取其价廉而可粥可饭，幼时食惯。今至君家已如蜣螂化蝉，犹喜食之者，不忘本也。至卤瓜之味，到此初尝耳。”余曰：“然则我家系狗窠耶？”芸窘而强解曰：“夫粪，人家皆有之，要在食与不食之别耳。然君喜食蒜，妾亦啖之。腐不敢强，瓜可扼鼻略尝，入咽当知其美；此犹无盐貌丑而德美也。”余笑曰：“卿陷我

作狗耶？”芸曰：“妾作狗久矣，屈君试尝之。”以箸强塞余口。余掩鼻咀嚼之，似觉脆美；开鼻再嚼，竟成异味，从此亦喜食。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许拌卤腐，亦鲜美。以卤瓜捣烂拌卤腐，名之曰“双鲜酱”，有异味。余曰：“始恶而终好之，理之不可解也。”芸曰：“情之所钟，虽丑不嫌。”

余启堂弟妇，王虚舟先生孙女也，催妆时偶缺珠花。芸出其纳采[2]所受者呈吾母，婢姬旁惜之，芸曰：“凡为妇人，已属纯阴；珠乃纯阴之精，用为首饰，阳气全克矣。何贵焉？”

而于破书残画，反极珍惜。书之残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门，汇订成帙，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字画之破损者，必觅故纸粘补成幅，有破缺处，倩予全好而卷之，名曰“弃余集赏”。于女红中馈之暇，终日琐琐，不惮烦倦。芸于破笥烂卷中，偶获片纸可观者，如得异宝。旧邻冯姬每收乱卷卖之。

其癖好与余同，且能察眼意，懂眉语，一举一动，示之以色，无不头头是道。余尝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

芸曰：“此何难，俟妾鬓斑之后，虽不能远游五岳，而近地之虎阜、灵岩，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尽可偕游。”

余曰：“恐卿鬓斑之日，步履已艰。”

芸曰：“今世不能，期以来世。”

余曰：“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

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觉有情趣。”

余笑曰：“幼时一粥犹谈不了；若来世不昧今生，合盞之夕，细谈隔世，更无合眼时矣。”

芸曰：“世传月下老人专司人间婚姻事，今生夫妇已承牵合，来世姻缘亦须仰藉神力，盍绘一像祀之？”

时有茗溪戚柳堤，名遵，善写人物。倩绘一像：一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姻缘簿，童颜鹤发，奔驰于非烟非雾中。此戚君得意笔也。友人石琢堂为题赞语于首，悬之内室，每逢朔望，余夫妇必焚香拜祷。后因家庭多故，此画竟失所在，不知落在谁家矣。“他生未卜此生休”，两人痴情，果邀神鉴耶？

迁仓米巷，余颜其卧楼曰“宾香阁^[3]”，盖以芸名而取如宾意也。院窄墙高，一无可取。后有厢楼，通藏书处，开窗对陆氏废园，但有荒凉之象。沧浪风景，时切芸怀。

有老姬居金母桥之东、埂巷之北，绕屋皆菜圃，编篱为门。门外有池约亩许，花光树影，错杂篱边，其地即元末张士诚王府废基也。屋西数武，瓦砾堆成土山，登其巅可远眺，地旷人稀，颇饶野趣。

姬偶言及，芸神往不置，谓余曰：“自别沧浪，梦魂常绕，今不得已而思其次，其老姬之居乎？”余曰：“连朝秋暑灼人，正思得一清凉地以消长昼。卿若愿往，我先观其家可居，即袱被而往，作一月盘桓何如？”芸曰：“恐堂上不许。”余曰：“我自请之。”

越日至其地，屋仅二间，前后隔而为四，纸窗竹榻，颇有幽趣。老姬知余意，欣然出其卧室为赁，四壁糊以白纸，顿觉改观。于是稟知吾母，挈芸居焉。

邻仅老夫妇二人，灌园为业，知余夫妇避暑于此，先来通殷勤，并钓池鱼、摘园蔬为馈。偿其价，不受，芸作鞋报之，始谢而受。

时方七月，绿树阴浓，水面风来，蝉鸣聒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阴深处。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姬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浴罢则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三鼓归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

篱边倩邻老购菊，遍植之。九月花开，又与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来观，持螯对菊，赏玩竟日。

芸喜曰：“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姬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余深然之。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可胜浩叹！

离余家半里许，醋库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庙，回廊曲折，小有园亭。每逢神诞，众姓各认一落，密悬一式之玻璃灯，中设宝座，旁列瓶几，插花陈设，以较胜负。日惟演戏，夜则参差高下插烛于瓶花间，名曰“花照”。花光灯影，宝鼎香浮，若龙宫夜宴。司事者或笙箫歌唱，或煮茗清谈，观者如蚁集，檐下皆设栏为限。

余为众友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归家向芸艳称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于是易髻为辫，添扫蛾眉；加余冠，微露两鬓，尚可掩饰；服余衣，长一寸又半，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芸曰：“脚下将奈何^[4]？”余曰：“坊间有蝴蝶履，大小由之，购亦极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

及晚餐后，装束既毕，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忽变卦曰：“妾不去矣，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余怂恿曰：“庙中司

事者谁不知我，即识出亦不过付之一笑耳。吾母现在九妹丈家，密去密来，焉得知之。”芸揽镜自照，狂笑不已。余强挽之，悄然径去。

遍游庙中，无识出为女子者。或问何人，以表弟对，拱手而已。最后至一处，有少妇幼女坐于所设宝座后，乃杨姓司事者之眷属也。芸忽趋彼通款曲，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旁有婢媼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尔！”余欲为措词掩饰，芸见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与愕然，转怒为欢。留茶点，唤肩舆送归。

吴江钱师竹病放，吾父信归，命余往吊。芸私谓余曰：“吴江必经太湖，妾欲偕往，一宽眼界。”余曰：“正虑独行踽踽，得卿同行固妙，但无可托词耳。”芸曰，“托言归宁。君先登舟，妾当继至。”余曰：“若然，归途当泊舟万年桥下，与卿待月乘凉，以续沧浪韵事。”

时六月十八日也。是日早凉，携一仆先至胥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舆至。解维出虎啸桥，渐见风帆沙鸟，水天一色。芸曰：“此即所谓太湖耶？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想闺中人有终身不能见此者！”闲话未几，风摇岸柳，已抵江城。

余登岸拜奠毕，归视舟中洞然，急询舟子。舟子指曰：“不见长桥柳阴下观鱼鹰捕鱼者乎？”盖芸已与船家女登岸矣。余至其后，芸犹粉汗盈盈，倚女而出神焉。余拍其肩曰：“罗衫汗透矣！”芸回首曰：“恐钱家有人到舟，故暂避之。君何回来之速也？”余笑曰：“欲捕逃耳。”

于是相挽登舟，返棹至万年桥下，阳乌犹未落山。舟窗尽落，清风徐来，纨扇罗衫，剖瓜解暑。少焉霞映桥红，烟笼柳暗，银蟾欲上，渔火满江矣。命仆至船梢与舟子同饮。

船家女名素云，与余有杯酒交，人颇不俗。招之与芸同坐。船头不张灯火，待月快酌，射覆为令。素云双目闪闪，听良久，曰：“觴政依颇娴习，从未闻有斯令，愿受教。”芸即譬其言而开导之，终茫然。

余笑曰：“女先生且罢论，我有一言作譬，即了然矣。”芸曰：“君若何譬之？”余曰：“鹤善舞而不能耕，牛善耕而不能舞，物性然也。先生欲反而教之，无乃劳乎？”

素云笑捶余肩曰：“汝骂我耶？”

芸出令曰：“只许动口，不许动手。违者罚大觥。”

素云量豪，满斟一觥，一吸而尽。

余曰：“动手但准摸索，不准捶人。”芸笑挽素云置余怀，曰：“请君摸索畅怀。”余笑曰：“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无意间耳，拥而狂探，田舍郎之所为也。”

时四鬟所簪茉莉，为酒气所蒸，杂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余戏曰：“小人臭味充满船头，令人作恶。”素云不禁握拳连捶曰：“谁教汝狂嗅耶？”芸呼曰：“违令，罚两大觥！”素云曰：“彼又以小人骂我，不应捶耶？”芸曰：“彼之所谓小人，盖有故也。请干此，当告汝。”素云乃连尽两觥，芸乃告以沧浪旧居乘凉事。素云曰：“若然，真错怪矣，当再罚。”又干一觥。芸曰：“久闻素娘善歌，可一聆妙音否？”素即以象箸击小碟而歌。芸欣然畅饮，不觉酩酊，乃乘舆先归。余又与素云茶话片刻，步月而回。

时余寄居友人鲁半舫家萧爽楼中。越数日，鲁夫人误有所闻，私告芸曰：“前日闻若婿挟两妓饮于万年桥舟中，子知之否？”芸曰：“有之，其一即我也。”因以偕游始末详告之，鲁大笑，释然而去。

乾隆甲寅七月，余自粤东归。有同伴携妾回者，曰徐秀峰，余之表妹婿也，艳称新人之美，邀芸往观。芸他日谓秀峰曰：“美则美矣，韵犹未也。”秀峰曰：“然则若郎纳妾，必美而韵者？”芸曰：“然。”从此痴心物色，而短于资。

时有浙妓温冷香者，寓于吴，有咏柳絮四律，沸传吴下，好事者多和之。余友吴江张闲憨素赏冷香，携柳絮诗索和。芸微其人而置之，余技痒而和其韵，中有“触我春愁偏婉转，撩他离绪更缠绵”之句，芸甚击节。

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将挈芸游虎丘，闲憨忽至曰：“余亦有虎丘之游，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因请吾母先行，期于虎丘半塘相晤。拉余至冷香寓，见冷香已半老；有女名憨园，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款接间，颇知文墨。有妹文园，尚雏。余此时初无痴想，且念一杯之叙，非寒士所能酬，而既入个中，私心忐忑，强为酬答。

因私谓闲憨曰：“余贫士也，子以尤物玩我乎？”闲憨笑曰：“非也，今日有友人邀憨园答我，席主为尊客拉去，我代客转邀客。毋烦他虑也。”余始释然。

至半塘，两舟相遇，令憨园过舟叩见吾母。芸、憨相见，欢同旧识，携手登山，备览名胜。菩独爱千顷云高旷，坐赏良久。返至野芳滨，畅饮甚欢，并舟而泊。及解维，芸谓余曰：“子陪张君，留憨陪妾，可乎？”余诺之。返棹都亭桥，始过船分袂，归家已三鼓。芸曰：“今日得见美丽而韵者矣。顷已约憨园明日过我，当为子图之。”余骇曰：“此非金屋不能贮，穷措大岂敢生此妄想哉？况我两人伉俪正笃，何必外求？”芸笑曰：“我自爱之，子姑待之。”

明午，憨果至。芸殷勤款接，筵中以猜枚^[5]——赢吟输饮——为令，终席无一罗致语。及憨园归，芸曰：“顷又与密约，十八日来此结为姊妹，子宜备牲牢以待。”笑指臂上翡翠钏曰：“若见此钏属于憨，事必谐矣。顷已吐意，未深结其心也。”余姑听之。

十八日大雨，憨竟冒雨至。入室良久，始挽手出，见余有羞色，盖翡翠钏已在憨臂矣。焚香结盟后，拟再续前饮，适憨有石湖之游，即别去。芸欣然告余曰：“两人已得，君何以谢媒耶？”余询其详，芸曰：“向之秘言，恐憨意另有所属也，顷探之无他。语之曰：‘妹知今日之意否？’憨曰：‘蒙夫人抬举，真蓬蒿倚玉树也。但吾母望我奢，恐难自主耳，愿彼此缓图之。’脱钏上臂时，又语之曰：‘玉取其坚，且有团圆不断之意，妹试笼之以为先兆。’憨曰：‘聚合之权，总在夫人也。’即此观之，憨心已得，所难必者，冷香耳。当再图之。”余笑曰：“卿将效笠翁^[6]之《怜香伴》^[7]耶？”芸曰：“然。”自此无日不谈憨园矣。

后憨为有力者^[8]夺去，不果。芸竟以之死。

译文：

我出生在乾隆癸未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正逢上太平光景，而且我的家庭也属于小康家庭，在苏州沧浪亭旁边，上天对我算是非常厚待了。苏东坡说：“事如春梦了无痕”，如果不把我的人生记之于笔墨，那么就太辜负上苍的厚待了。因为《关雎》被列于诗三百篇的冠首，所以将夫妇之间的事情列在首卷，以这个顺序来记载。令我羞愧的是，我少年的时候没学到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见识，只不过是把发生过的真实事情记载下来罢了，如果要考究我的文法，那就好比是苛责满是灰尘的镜子为什么不能反光一样。

我小时候和金沙的于氏定亲，结果她在八岁的时候就夭亡了。后来娶了陈氏，陈氏名芸，字淑珍，是我的舅舅心余先生的女儿。她生来就非常聪颖，学说话时，别人口授她白居易的《琵琶行》，她即能过耳成诵。她四岁的时候死了父亲，只留下她和母亲金氏以及幼弟克昌，家徒四壁，生活十分的窘迫。

芸年纪稍大之后，擅长做女红之事，一家三口就靠她的双手养活，连她弟弟上学的学费也没缺少过。一天，芸偶然从一个竹制的书箱中找到一本载有白居易那首《琵琶行》的书，挨个认字，从这时候才开始识字。从此，在刺绣的闲暇，慢慢地也学会了吟诗，甚至还写过“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样的诗句。

我十三岁那年，跟着妈妈去舅母家，和芸两小无猜，所以有幸见到她的诗作。但是，我虽然感叹她才思俊秀，心里却担心写出这样的诗句恐怕不是很有福气的人，只是心里始终放不下她，就跟母亲说：“如果您要给儿子择妻，儿子是非淑珍姐姐不娶！”好在母亲也喜欢芸的柔和性情，当即就脱下自己手上的金戒指给芸戴上，缔结了芸与我的婚约。这一天是乾隆乙未年(1775年)七月十六日。

那一年的冬天，芸的堂姐出嫁，我又跟着母亲去了舅母家。

芸跟我同年，却比我大十个月，我从小就以姐弟相称，这时还依旧称呼她为淑姐。

到她家时，看见满屋子人都穿得很光鲜，唯独芸上下素淡，仅仅穿着一双新鞋。那双鞋绣制得很精巧，问她，知道是她自己做的，我这才了解她的聪慧并不仅仅体现在笔墨之上。

芸的身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清目秀，顾盼神飞，就是两颗门齿稍稍外露，恐怕不是福相。但是有一种缠绵的神态，真让人

心向往之。

我要过她的诗稿来一看，有的仅成一联，有的只写了三四句，大都是未完成的。我问是什么缘故，她说：“这些诗都是无师之作，希望有个能当我老师的知己把这些句子推敲成篇。”我就开玩笑地在她的诗稿前面题了“锦囊佳句”四字，却不知她夭寿的命运在这里就埋下了伏笔。

这天晚上送亲送到城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时分，我肚饥难耐，便让仆妇们拿些吃的，仆妇拿来枣脯，我嫌太甜没吃。这时，芸偷偷地扯了扯我的衣袖，示意让我去她的房间。进了她的屋子，看见桌上摆有热粥和小菜，我高兴地拿起筷子就吃。忽然听见芸的堂兄玉衡喊她：“淑妹出来下！”芸赶忙把门关上说：“我累了，要睡下了。”玉衡将门推开，挤身而入，看见我在吃粥，就笑眯眯地看着芸说：“刚才我来要粥，你说没了，原来藏起来专门给你的夫婿吃呀？”芸窘得躲了出去。玉衡将这事告知长辈，全家上下也都笑话她。我也非常尴尬，一赌气就带着老仆人先回家了。

自从吃粥这件事以后，我再去舅母家，芸就开始故意躲我，我知道她是害怕别人再拿吃粥之事来笑话她。

到了乾隆庚子年(1780年)正月二十二我和陈芸花烛之夜，见到她瘦弱的身材依然如故，揭开红盖头，我们两人便相视而笑。饮过交杯酒之后，我和她并肩而坐吃夜宵，我从桌下偷偷握她手腕，抚摸她那温暖的指尖，不觉心中怦然作跳。我让她吃菜，当时却正逢她的斋期，已经坚持了好几年了。回想起她当年开始吃斋时，正是我出天花的那阵子！我就笑着逗她说：“现在我的脸上光滑鲜亮，安然无恙，淑姐从此可以开戒了吧？”她含笑看着我，点了点头。

二十四日我姐姐出嫁，二十三日因是国忌不能办喜事，所以就在二十二日我们结婚的当天晚上，为姐姐设宴送行。芸到堂屋去陪宴，我就在洞房里与伴娘划拳赌酒，结果我屡战屡败，最后大醉而卧，等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芸已经起床正在梳妆。

这一天，亲戚朋友络绎不绝，到晚上上灯以后才开始办喜事。半夜十二点整，我作为新妇的弟弟送嫁，丑末时分(凌晨3点)才回到家中，这时已经是灯残人静了！我悄悄进屋，看到老仆妇在床下打盹，而芸虽然已经卸妆却尚未睡下，在明亮的银烛的照耀下，她低垂粉颈，不知道看什么书正看得入神呢。我就走过去抚摸她的肩膀说道：“淑姐连日辛苦，怎么还如此孜孜不倦地攻读呀？”

芸赶紧回头站起来说：“刚才正想去睡，打开书柜发现这本书，看着看着就忘记疲乏了。《西厢》的大名很早就听说过，今天才第一次看到，真不愧是才子书，只不过总觉言语描写有些尖酸刻薄呢！”

我笑着回答道：“正因是才子，才能下笔尖酸刻薄呀！”仆妇在一旁催促我俩早点休息，我就打发她自己先去歇着，而与陈芸并肩说笑，就好像密友重逢！我试着将手探入她的胸中一摸，发觉她的心也是怦怦乱跳，便在她耳边小声问道：“淑姐的心怎么跟舂米似的呀？”芸回眸一笑，就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我拥着她入床帐，到了第二天东方大亮仍旧是浑然不觉！

芸作为新娘子，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爱说话，也从来不发脾气，跟她说话，也只是微笑应对。侍奉长辈时她非常恭敬，而对待仆佣也很和气，一切都做得井井有条而没有丝毫过失。每天早上，看到窗外微亮时她就赶紧穿衣起床，好像有人在催她一般。我开玩笑说：“如今又不是当年吃粥的时候了，你怎么还怕人笑话呀？”芸答道：“当年为你藏粥，被家里人传为笑柄，现在却不是怕人笑话，只是担心父母说新媳妇懒惰而已。”我虽然想让她继续睡，却知道她的做法是对

的，于是也跟着早起。从此两人耳鬓厮磨，形影不离，感情之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然而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已是婚后一个月了。当时我的父亲稼夫公在会稽做幕府，专门来信让我过去。我之前师从于在会稽开馆的杭州的赵省斋先生，赵先生循循善诱，我今天所以还能握笔为文，都是先生教导的结果。原定的是从会稽回来与陈芸完婚之后就继续回到会稽完成学业，可是收到父亲的信之后，心中还是怅然若失，害怕芸会因此而难过。可是芸反而强装着笑脸劝慰我，为我整理行装，只是当天晚上感觉她脸色不太一样而已。第二天临走的时候，芸向我小声嘱咐道：“你这一走就没人照顾了，自己要多保重！”登舟解缆而去时，正是桃李争艳的季节，而我的心却如同林鸟失群，天地也因之变色。等我到了会稽之后，父亲却又渡江东去了。

在学馆里住了三个月，却好像已经有十年之久。芸虽然不时寄来书信关心我的起居，同时勉励我用功读书，可是我的回信却多是套话，所以心里很是有些愧疚。风吹着院子里的竹子沙沙作响，月光从长着芭蕉的窗前散落，对景怀人，真让人梦魂颠倒呀！省斋先生察觉到了我的感情，就写信和我的父亲商量，给我出了十个题目，让我暂时回家写文章。我高兴得就像罪犯遇赦一样。

登上回家的船以后，更觉得一刻如年。终于到了家，先到母亲那里问了安，就马上回到我的房间，芸起身相迎，我们手握着手，却谁也说不出话来。魂魄仿佛化成了烟化成了雾，直觉耳中轰然作响，好像都不是自己的身子了。

那时正值六月，屋子里闷热得像蒸笼一样。幸而住在沧浪亭爱莲居西间隔壁，板桥院内河边有一个带窗的长廊，名为“我取”轩，其含义取的是孔子说的“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的意思。檐前有一株老树，浓荫覆盖着窗户，把人脸都映绿了。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是父亲

稼夫公垂帘宴请客人的地方。禀告母亲得到允许以后，我就携同芸住在这里消夏避暑。芸因为太热也就不做刺绣了，整天只是陪着我读书作文谈古论今，品评风花雪月。芸不善饮酒，勉强她，她也顶多只能喝三杯，于是我就教给她射覆的游戏以助酒兴。我自以为人间的快乐，没有能超过这段时间的了。

一天，芸问我：“各种古文门派，效法谁的才正确呢？”我答道：“《国策》、《南华》取其灵动明快，匡衡、刘向取其高雅雄健，司马迁、班固取其博大精神，韩昌黎取其浑厚，柳宗元取其峻峭，欧阳修取其飘逸，三苏父子取其雄辩，其他的像贾谊、董仲舒的策对，庾信、徐陵的骈文，以及陆贽的奏议，有可取之处的无法一一列举，只在各人心领神会罢了！”

芸说：“写古文全在见识高超而意气雄发，女子学习古文恐怕难以登堂入室，唯有作诗一道，我还算稍稍有所领悟。”我说：“唐朝以诗来选拔人才，而说起诗人中的宗师，必推李白、杜甫，你喜欢学谁呢？”芸评判道：“杜甫的诗锤炼精纯，李白的诗潇洒浪漫。与其学杜诗的格律森严，不如学李诗的生动活泼！”我问道：“杜甫是诗家集大成者，学诗的人大多以他为师，你却效法李白，这是为什么呢？”芸答道：“论及格律谨严，词旨高深，当然没有人超过杜甫；但是李白的诗却宛如姑射山上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的情趣，让人喜欢不已！所以并非杜甫比李白差，只是我心下爱李诗要多于杜诗罢了。”我笑笑说：“当初还真不知道陈淑珍女士竟然还是青莲居士的知己呢！”芸笑道：“我还有一个启蒙师父白乐天先生呢！常常让我有感于心，只是没有表露过罢了。”我问她缘故。她说：“白乐天不是《琵琶行》的作者吗？”我笑而叹道：“怪了！李太白是你的知己，白乐天是你的启蒙师父，我恰巧又表字三白，是你的夫婿，你与‘白’字怎么这么有缘呀！”芸笑着说：“现在是‘白字有缘’，将来恐怕就是‘白字连篇’了！”两个人相视大笑！我问她：“你既然了

解诗，也应当知道赋的好坏吧？”芸答道：“《楚辞》是赋的源头，但我学识太浅难以理解；论汉、晋文章的格调高雅、语句精美，我觉得司马相如算是最好的了吧！”我逗她道：“当年卓文君愿意跟随司马相如，或者不在他的琴而在他的赋也不一定呢！”说完两人便又相望大笑！

我的性情直爽，放荡不羁；而芸却像个老夫子，迂腐拘谨而又极讲礼数。偶尔给她披件衣服整整袖子，她必定连声说“得罪了”；有时候给她递块毛巾或者扇子，她必定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接过去。开始我很厌烦她这样，就说：“你想要用礼数来束缚我吗？俗话说，礼多必诈呀。”闻听此言，芸面颊发红，争辩道：“恭敬而有礼节，怎么反倒说是欺诈呢？”我解释说：“恭敬存在心里就好，不需要来那些虚的东西。”芸说：“世间最亲的人莫过于父母，难道也可以心里存着恭敬而表现出狂乱放肆的样子吗？”我顿时哑口无言，便开始给自己解围，对她说：“我刚才的话是逗你玩儿的。”芸说：“世上反目成仇的事情多数起自戏言，以后你千万不要再误解我，让人委屈死了！”我把她搂到怀里，不停地抚慰她，她才脸色和缓笑了起来。此后，“岂敢”呀、“得罪”呀，就成了我们说话时常用的词了。

我和芸两人举案齐眉二十三年，时间越长感情越亲密。在家里的时候，不管是屋子里还是在路上相遇，总是握着对方的手问：“你去什么地方呀？”心里怦怦跳，好像害怕别人看见一样。而实际上两人同行并坐，刚开始还避着别人，时间长了就不当一回事儿了。芸有时候跟别人说话，看见我来了，就会站起来往旁边挪挪身子，我就会过去跟她并肩坐下。彼此都不知道怎么会变得这样随意，起初还觉得羞惭，后来就顺其自然了。我甚至奇怪有些老年夫妇怎么会看着对方就像仇人一样？有人说：“不是这样，怎么能白头偕老呢？”这话真的对吗？

这一年的七夕，芸在“我取轩”里摆上香烛瓜果，与我共拜天孙（织女星）。我事先刻了两枚印有“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字样的图章，我自己留的是阳文，而将阴文交给了陈芸，以为两人书信往来的时候使用。

那天夜里月色很好，俯看河面，波光粼粼就像白丝绸一样，我们摇着轻罗小扇，并坐在临水的窗前，仰头看见云彩飞过，变幻千姿百态。芸叹道：“宇宙这么大，共享这一弯明月，不知道今天晚上，还有没有像我们俩这样有情致的夫妇呢？”我说：“夏夜乘凉赏月到处都有，要是说到品论云霞，独具慧心而能参悟其中道理的人也不会少。但要像你我夫妻共同赏月，所品论的恐怕就不在这云霞上面了。”没一会儿，蜡烛燃尽了，月亮也落下去了，我们就撤掉瓜果回房间休息了。

七月十五日俗称“鬼节”，芸准备了一些酒菜，打算晚上的时候邀月畅饮。到了入夜时分，却忽然阴云密布，芸闷闷不乐地说：“我们要是能够白头偕老的话，明月应当出来啊。”我也觉得意兴索然，四顾之下，只见对岸万点萤光明灭闪烁，散落在柳岸蓼渚之间。

我便和芸联句解闷，结果联了两韵之后，都越联越没章法，奇思怪想，信口胡说。芸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最后倒在我身上，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其时我觉得她颈部有一股茉莉花香扑鼻而来，就拍着她的肩膀叹道：“古人因为茉莉花形状颜色如珠，所以才用来作为化妆压鬓之用，却不知这花沾染了油头粉面之气之后，它的芳香才更可爱！真真把你供奉的佛手都比下去了！”芸止住笑声，答道：“佛手是香中君子，香气只在若即若离之间；茉莉花是香中小人，必须凭借势力，所以它的香气也就像小人那样谄媚。”我赶紧接道：“那你怎么远君子而近小人呢？”芸笑道：“我就是在笑你这个君子怎么爱小人呢！”

说话间，已是三更时刻，仰望夜空，竟见风扫云开，一轮圆月随之而出！我们都非常高兴，便倚窗对酌。还没喝几杯，就忽然听到桥下“扑通”一声，好像有人落水。趴在窗前仔细看过去，却见水面平静得像面镜子，并看不见什么东西，只是听见滩边有鸭子急奔的声音。我知道沧浪亭畔曾经淹死过人，担心芸会害怕，当时就没敢告诉她。芸不安地问道：“噫？这种声音是从哪来的？”我们一时毛骨悚然，赶紧关上窗户，带上酒回房间了。点上蜡烛，便见一灯如豆，罗帐低垂，然而杯弓蛇影，到底有些惊魂未定！我赶紧把灯拨亮，准备入帐休息，而这时芸已经在发烧了！接着我也病了，一下子难受了一整月！真的是乐极生悲，也是白头不终之兆啊！

中秋节的那天，我刚刚大病初愈。因为芸嫁入我家已经半年，却从来没有去过隔壁的沧浪亭，就让老仆去跟守亭者约好不要放闲人进去。在傍晚时分，带着芸和我的小小妹妹，在老仆的引导下，过石桥，进入园门向东转，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向前走。园子里有用石头堆砌成的假山，林木葱茏苍翠，亭子就在一座土山的顶上。沿着台阶走到亭里，四下可望数里之远。这时正值将暮时分，只见炊烟四起，晚霞灿然。

隔河对岸的园子叫做“近山林”，是地方官员跟中央特使宴饮相聚的地方，那时候正谊书院还没有开设。拿一块毯子铺在亭子中间，席地而坐，守亭者烹好茶端了上来。不一会儿，一轮明月升上林梢，渐觉凉风吹进了衣袖，月亮映照在河心，顿觉那些俗虑尘怀一扫而光。芸说：“今天的游园虽然很快乐，但要是能驾一叶扁舟，往来于亭下，岂不更畅快！”这时候已经天黑了，想起七月十五那天夜里受到的惊吓，我们就相互搀扶着下了亭子回去了。吴地风俗，中秋节晚上不论大家小户的妇女都要出来结队游玩，名曰“走月亮”，沧浪亭幽雅清静，反倒没有一个人来。

我的父亲稼夫公喜欢认养义子，所以我的异姓兄弟有二十六人之多！我母亲也有九个干女儿，九人当中王二姑、俞六姑跟芸的关系最亲密。王二姑生性痴憨，喜欢喝酒；俞六姑性情豪爽，能说会道。她们每次聚会，总会把我赶到屋子外面，她们三人同睡一张床，这都是俞六姑一个人的主意。我笑着说：“等俞妹妹回家后，我就把妹夫邀请来，一住就是十天。”俞六姑说：“那我也来呀，我跟嫂子睡一处，不是很好吗？”芸和王二姑就在旁微笑。

后来，因为弟弟启堂娶妻，我便和芸迁居到饮马桥的米仓巷。这里屋子虽然很大，但却没有沧浪亭的那种幽雅。

母亲的寿辰请了戏班子表演，芸刚开始觉得很新奇，很爱看。父亲向来没有什么忌讳，点了《惨别》等几出戏，老演员表演逼真，观者无不动情！我透过帘子看见芸突然起身离去，很久都不出来，便进去探视，俞六姑和王二姑也跟着过来。只见芸一人用手支着下巴独坐在镜窗旁边。我问道：“怎么这么不高兴呀？”芸答道：“看戏原是为了陶冶性情的，今天的戏却只让人肝肠寸断呢！”俞王二人都笑着叹道：“这是太重感情了！”俞六姑问道：“嫂子要一个人在这儿坐一整天吗？”芸答道：“等有能看的戏的时候再出去吧！”王二姑听了便先走出去，请母亲点了《刺梁》、《后索》等几出戏，然后劝陈芸出去看，她看了才又高兴起来。

我的堂伯父素存公很早就去世了，因为他没有子嗣，父亲便让我继承他的香火。他的墓在西跨塘福寿山祖坟的旁边，每年春天，我都会带着芸一起去祭拜扫墓。王二姑听说那附近有个风景胜地戈园，便跟着一起去。

芸见地下的小乱石有类似青苔的花纹，斑驳可爱，就指给我看，说：“用这样的石头做假山，比宣州的白石显得更有古趣呢！”我叹道：“像这么好看的石头恐怕很难拾到多少！”王二姑听了，接道：

“嫂子如果真的喜欢这石头，我给你拾些！”说着便向守坟的人借了一条麻袋，像个仙鹤似的弯着腰开始拾了。每拾一块，我说“好”，就收起来；我说“不好”，就扔掉。没有多一会儿，她就满脸汗津津的，拽着麻袋回来了，说：“再拾我可就没力气拿了！”芸一边拣一边接道：“我听说山中果子收获的时候，一定要借助猴子的力量，原来真是这么回事儿呀。”王二姑恼怒地撮起十指，作出要给芸呵痒的样子，我横在中间挡住了她，责备芸说：“人家为你辛苦，还说这样的话，难怪二妹妹生气呢。”

上坟回来的路上，我们去游戈园，初春枝头的嫩绿娇红，争相展颜取媚于人。王二姑平素就憨憨的，进园以后遇见花就折下来。芸怪她道：“又没有花瓶养，又不插在头上戴，你折这么多干什么呢？”王二姑说：“花也不知道痛痒，有什么好心疼的？”我开玩笑说：“将来罚你嫁给一个满脸胡须的麻子老公，好为花出气报仇。”王二姑生气地用眼瞪着我，把花扔在地上，然后用那莲瓣般的秀足将它们拨到池子里，说：“为什么这么欺负我呀！”芸赶紧笑着解劝，她才不再生气。

芸刚嫁过来的时候不怎么说话，只喜欢听我发议论。我逗她开口，就像用细草逗蟋蟀一样，后来她也渐渐会发出些议论来。芸每天吃饭必用茶水泡着吃，喜欢吃芥卤乳腐——吴地俗称臭豆腐，喜欢吃虾卤瓜。这两样都是我平生最讨厌的，所以我就逗她说：“狗没有胃才喜欢食粪，因为它不知道脏臭；蜣螂团粪而化为蝉，是因为它想到高处飞翔。那么，你是狗呢，还是蝉呢？”芸答道：“我爱吃腐乳是因为它便宜又可配粥饭，小时候吃惯了的，现在到了你家虽然已经像是蜣螂化蝉，但还是喜欢吃它，也是不忘本的意思；至于喜欢卤瓜，则是到你家后才尝到的。”我接道：“这么说，你是把我当狗洞了？”芸非常窘迫，勉强辩解说：“粪便家家都有，只在吃与不吃的分别！你喜欢吃蒜，我也勉强陪着你吃。臭豆腐不敢勉强你吃，卤瓜你

则可以捏着鼻子尝一点，吃了你就知道它是多么的美味了！这就像无盐的钟离春一样，相貌丑陋却品德高尚。”我笑着说：“你想让我做狗呀？”芸说：“我做了那么久，委屈你也试着尝尝吧！”说着便用筷子夹了一块硬塞在我的嘴里。我捏着鼻子试着嚼了嚼，好像确实挺脆美的，松开鼻子又嚼了嚼，竟成了非常奇妙的美味！从此我便也喜欢吃了！芸以香油加上少许白糖拌腐乳，味道也很鲜美；把卤瓜砸烂拌腐乳，起名叫做“双鲜酱”，味道很奇妙。我问芸：“起初讨厌它，后来却又喜欢上它，这其中的道理真的是想不通呢！”芸答道：“情之所钟，即使丑也不会嫌弃了！”

我启堂弟的媳妇是王虚舟先生的孙女，迎娶她的时候临时缺少珠花，芸就拿出她接受彩礼时候的珠花给了我母亲，婢姬在一旁惋惜，都有些舍不得，芸说：“作为妇人已经属于纯阴了，珍珠更是纯阴的精华，用作首饰，把阳气都克掉了，有什么珍贵的呀？”

但是，对于破书残画，芸却极为珍惜。书有残缺不全的，她必定搜集起来分门别类，然后汇订成册，名之曰“继简残编”；字画有破损的，她一定要找来古旧的纸张粘补成完整的一幅，有破损的地方就请我给补全补好，然后卷起来，名之曰“弃余集赏”。在做手工活儿和做饭的闲暇，她整天干这些事儿，没有丝毫烦倦的意思。在破箱子烂书堆里，偶尔得到值得一看的一片纸，就会如获至宝。我们的老邻居冯老太太常因此收集一些乱旧书画卖给她。

芸的喜好与我相同，而且能够察读懂我的眉目言语，一举一动，只要给她一个眼色，就都做得头头是道。我曾对她说：“可惜你是个女人，如果能变成男人，我们一起遍访名山古迹，畅游天下，岂不是很快活的事情吗！”

芸答道：“这有什么难的呀！等到我两鬓斑白以后，虽然不能远游五岳，但近处的虎阜、灵岩，南至西湖，北至平山，我都可以陪你一

起去游玩。”

我笑道：“恐怕到你两鬓斑白的时候，已经步履维艰了。”

芸也笑道：“这一辈子如果不能，那就等下一辈子吧！”

我接道：“下一辈子你来做男子，我则化为女子跟随你。”

陈芸道：“那必得不忘记此生，才觉有趣呢！”

我笑着说：“小时候一碗粥的故事都说个没完，如果来世不忘记此生，到了洞房花烛之夜，细谈这两辈子的事情，就更没有合眼的时候了！”

芸说：“传说月下老人专管人间婚姻之事，今生你我夫妇已承蒙他的撮合，来世姻缘也得仰仗他的神力，何不画一张月下老人像来供奉呢？”

当时苕溪有一个画家戚遵，字柳堤，擅长画人物。我就请他画了一张像：月下老人鹤发童颜，一手挽着红丝线，一手拿着拐杖，拐杖上悬挂着姻缘簿，奔驰于非烟非雾之中。这是戚先生的得意之作，我的好友石琢堂则在画像上面题写了赞语。画像悬挂在卧室里，每逢初一、十五，我们夫妻必定焚香拜祷。可惜后来因为家里出了很多变故，这张画像竟然不知道遗失在何处。“他生未卜此生休”，我们夫妻两人的痴情，真的能够得到神仙的保佑吗？

迁居到仓米巷之后，我将卧室命名为“宾香阁”，是因芸的名字，取相敬如宾的意思。仓米巷的住处院窄墙高，一无可取。院后有一小楼，可以通到藏书的地方，开窗就能看到陆氏废园，只得见一片荒凉之象！沧浪亭的风景，还时时让芸怀念。

那时，有一个老妪住在金母桥的东边，埂巷的北面。她的房屋的周围都是菜地，院墙和门都是篱笆编的，门外有个一亩大小的池塘。花光树影错错杂杂地围在篱笆墙边。这块地方就是元末张士诚的王府旧地。屋子西边几步远，有瓦砾堆成的土山，可以登高远望，而且地旷人稀，颇有一番野趣。

老妪偶然一次谈到这块地方，芸便神往不已，跟我说道：“自从离开沧浪亭旧居，常让我魂牵梦萦！既然不能回去，就退而求其次，这位老妪住的地方怎么样？”我答道：“连日来暑热逼人，正想着寻一处清凉地来消暑呢！你既然喜欢那里，我就先去看看，如果可以居住，就带上被褥搬过去，在那儿住一个月如何？”芸说：“恐怕父母不会答应咱们吧？”我说：“我会亲自去和他们说。”

隔了一天，我到老妪的家里一看，虽然只有两间屋子，但前后隔为四间，且纸窗竹榻，颇有一番幽趣！老妪得知我的意思后，也很高兴地腾出自己的卧室出租给我。我将四壁用白纸糊上，顿时觉得大为改观！在禀知母亲之后，便和芸住到了这里。

我们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以种菜为业，知道我们夫妻是来这里避暑的，就来打招呼，并将他们池子里钓得的鱼和园子里种的蔬菜送给我们，给他们钱他们推辞不要，芸做鞋作为回礼，他们才感谢着接受。

当时正值七月，新居绿树成荫，并且时有凉风从水面吹来，群蝉鸣叫，颇具夏趣。邻居老人又给我们制作了鱼竿，我便和芸坐在柳树的浓荫里垂钓；日落时，我们则登山观赏晚霞夕照，并随意联句对对，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这样的句子。到了晚上的时候，明月倒映池中，蟋蟀之类的昆虫的叫声在四面八方响起，我们在篱下设一竹榻，老妪送来酒食，夫妻二人便于月下对酌，直喝到都有些微醉才开始吃饭。洗浴之后，就脚穿凉鞋，手拿蕉扇，或坐或躺，听邻

居老人谈因果报应的故事，直到三更时分才回房歇息，这时便觉全身清凉，几乎察觉不出是生活在城市之中。

后来我又请邻居老人买来菊花，种在篱笆周围。九月菊花盛开之时，又和芸来住了十天，母亲也高兴地来观赏。大家一边吃着螃蟹一边欣赏菊花，从早到晚都不觉得累。

芸高兴地说道：“将来咱们迁居此地，买上十亩绕屋菜园，让仆人种植瓜果蔬菜以供生活之资，你画画我刺绣，以此来满足诗酒的开销。布衣茶饭便可快乐一生，不必再考虑到外面谋生了。”我很赞同她的想法，但是如今即使有了这样的地方，知己却早已经死去，这真是让人遗憾呀！

距离我家半里路的地方就是醋库巷，里面有个洞庭君祠堂，俗称“水仙庙”。里面有曲折的回廊，有座小亭子立在园中。每逢神仙的诞辰，每家每户都在祠中寻一所在，密密地悬挂统一样式的玻璃灯，然后在廊子中间设一宝座，两旁各置一几，上面放些花瓶，插上鲜花，陈列着来比较高低。白天只是演戏，到了晚上则各自往自家瓶花间插上蜡烛，烛光参差上下，名曰“花照”。灯光下百花争妍，宝鼎中暗香浮动，犹如龙宫夜宴一般。管事的有的以笙箫奏乐唱歌，有的烹茶聊天，围观者像蚂蚁般簇拥着，好在檐下设有栏杆来隔开。

朋友们邀请我也去插花布置，因此得以亲历这样的盛事。回到家中后，我形象地向芸描述一番，芸称赏不已，芸说：“可惜我不是男子，不能去啊！”我说：“戴上我的帽子，穿上我的衣裳，就可以扮成男子了！”于是就将芸的头发编起，再稍将眉毛描浓，然后戴上帽子，虽然微露鬓角，但还能够掩饰；穿上我的衣服后长出一寸多了，就在腰间折起来缝上，外面再套上马褂遮挡。芸问道：“脚怎么办呢？”我说：“外边有卖蝴蝶履的，各种大小都有，很容易买到，而且早晚可作拖鞋之用，岂不是一举两得吗？”陈芸听后可便转忧为喜。

晚饭过后，芸打扮好了，便模仿男人姿态拱手阔步练习好一大会儿，突然又变卦说道：“我还是不去了，要是被人家识破的话就太不方便了，而且父母知道了也不好。”我怂恿她说：“庙中管事的那些人谁不知道我的脾气，即使认出来也不过一笑置之罢了。母亲现在在九妹夫家，咱们偷偷去偷偷回，他们怎么会知道呢？”芸顾镜自照，止不住大笑不已。我强挽着她的胳膊，悄悄出了门。

在庙里游逛了个遍，没有认出她是女子的人。有问是谁的，我就回答说是我的“表弟”，芸也只是拱手为礼而已。后来到了一个地方，有一妇人和一幼女在宝座后坐着，是杨姓管事人的家眷。芸跑过去想问候，身子一侧，便不自觉地拍了一下那妇人的肩膀，旁边的婢姬们站起来生气地说：“你是谁家的小子！怎么这么没规矩！”我赶紧上前找词遮掩，芸见势不妙，便脱掉帽子，翘起脚尖对众人说道：“我也是女子呀！”大家面面相觑，都非常惊讶，但马上又转怒为欢，留我俩吃了些茶点，还特意唤轿子将芸送回家。

吴江的钱师竹先生病逝，我收到父亲的来信让我去悼念。芸悄悄地对我说道：“去吴江必然经过太湖，我想和你一起去，也算开开眼界。”我高兴地说：“正忧愁一个人上路太过孤单，你如果能一起去，那实在太好了，苦恼的是没有什么理由呀！”芸说：“不妨托言回娘家去，你先上船，我稍后跟上。”我说：“假如能一起去，那么回来的时候就把船停在万年桥下，我们一起乘凉赏月，也可继续当时沧浪亭联韵的美事。”

那一天是六月十八日，早晨天气还很凉爽，我带着一个仆人先到了胥江渡口，上船等着。过了一会儿，芸果然坐一乘小轿来了。解开缆绳出发，穿过虎啸桥，便渐渐可以看到远处的帆船，几只沙鸥飞翔在空中，湖水跟蓝天几乎成了一个颜色。芸高兴地说道：“这就是所谓的太湖吧？今天见到了天地的广阔，真是不虚此生呀！想想深闺里面

的女人有几个见过这样的景象呢!”我们闲聊着，没过多长时间，就看见对岸的杨柳在风中摇摆，已经到了吴江城。

我上岸到钱家拜奠完毕之后，回来船上却发现芸不在，急忙问舟子人去哪儿了。舟子指道：“没看到那桥旁柳树下，几个人在看鱼雁捕鱼吗？”原来陈芸已跟着船家女儿登上岸了。我慢慢走到芸的身后，见她香汗盈盈，斜靠在船家女儿身上，出神地看着水里的鱼鹰扑腾。我拍了一下她肩膀，说道：“衣裳都被汗湿透了!”芸回过头来对我说：“我怕钱家会有人来船上，所以暂且来这里躲避，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呀？”我笑着说：“不就是为了追捕逃犯嘛!”

我们两人相互搀扶着上船，在回程途中行至万年桥下，当时夕阳尚未落山，打开舟窗，站在船头，便觉清风徐来。两人身着罗衫，手摇纨扇，切开瓜果解暑。没过多久，晚霞映红石桥，暮烟笼罩岸柳，月亮升了起来，渔火已经布满江边了。于是我就让仆人去船尾与舟子同饮。

船家的女儿名叫素云，和我有喝过酒的交情，人也相当的不俗气，便招呼过来与芸同坐。船头不点灯火，三人对月畅饮，以射覆作为酒令。素云眨着眼睛专注地听了好久，说：“酒令我很熟悉，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酒令，请教教我吧!”芸便举例给她讲解，可素云却始终茫然。

我笑道：“女先生你先停一下，我来打比方，她就会明白了。”芸问道：“是什么样的打比方呢？”我答道：“鹤擅长跳舞却不能耕地，牛擅长耕地却不能跳舞，事物的本性原本就是如此，你却试图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徒劳无功吗？”素云笑着捶我肩膀，道：“你这是在骂我呀!”芸赶紧拦道：“只许动口，不许动手!违者罚一大杯!”素云的酒量向来就大，便满斟一大杯，一饮而尽。我开玩笑说：“动手的话只许抚摸，不准捶人!”芸笑着将素云推入我怀中，笑道：“那就

请你痛痛快快地摸个够吧!”我说:“你不是明白人呀!抚摸只在有意无意的接触而已,抱在怀里乱摸一气,是乡下小子才会干的事情!”

当时素云发簪茉莉花,为酒气所熏,又杂以粉汗油香,便觉香气扑鼻!我逗她道:“小人臭味充斥船头,真是让人恶心。”素云忍不住又握拳不停捶我,道:“谁让你闻个不停了!”芸喝道:“违令!罚两大杯!”素云说:“他骂我是小人,难道我不应该捶吗?”芸答道:“他之所以说你小人,是有缘故的!等你喝了这酒,我就告诉你。”素云于是连干了两杯,芸这才把在沧浪亭旧居乘凉的事儿告诉给她。素云听完后笑道:“如果真是这样,那真的是错怪你了,应当再罚!”说完便又干一大杯。芸说道:“早就听说素娘歌儿唱得好听,能不能让我们听一听你美妙的声音呢?”素云便边用象牙筷子敲打小碟边唱起歌来。芸听得非常尽兴,酒喝得也很痛快,不知不觉间就喝醉了,于是便乘轿先回。我和素云则又喝着茶聊了会儿天,才踏着月光回家了。

当时我寄居在朋友鲁半舫家里的萧爽楼中,过了几天,鲁夫人误听传闻,偷偷地告诉芸说:“我听说前几天在万年桥底下,你丈夫带着两个妓女在船上喝酒,你知道吗?”芸说:“是有这么回事儿,其中一个就是我。”接着就将我们一同出游之事前前后后详细地告诉了她,鲁太太听完抚掌大笑,这才放心地走了。

乾隆甲寅年(1794年)七月,我从广东回来,跟我同路回来的有我的表妹夫徐秀峰,他带了一个新纳的小妾回来。他四处夸耀新人的美貌,并邀请芸去看。芸看过后对秀峰说:“美确实是美,可惜就是韵味不足。”秀峰笑道:“这么说你家相公要是娶小妾,一定是极漂亮而且有韵味的吧?”芸说:“是的。”从此她就痴心地为我寻找,可是苦于资产不足而难以如意。

当时有个浙江来的妓女，名字叫做温冷香，住在吴地，她作了四首歌咏柳絮的律诗，在吴地盛传，有很多好事者写诗相和。我的朋友吴江张闲愁一直非常欣赏温冷香，便拿着那四首柳絮诗来让我帮他写和诗。芸看不起他的为人就将其放置起来了。我看到后有些手痒，就写了和诗，其中有“触我春愁偏婉转，撩他离绪更缠绵”的句子，芸极为赞赏。

第二年秋天八月五日，母亲带着陈芸出游虎丘，张闲愁忽然过来说：“我也打算去虎丘游玩，今天特地邀请你来作探花使者。”于是我就让母亲她们先行，约定在虎丘半塘相会。张闲愁拉我到温冷香的住处，一见那冷香已是半老之年，她有个女儿名叫憨园，年未二八，还未被破身，人长得亭亭玉立，真称得上是“一泓秋水照人寒”呢！言语问答之间，还发现她颇知文墨。她有一妹妹，名唤文园，年纪还很小。我当时并没有什么痴心妄想，而且即使在那里喝酒聊天，其消费也不是我一介寒士所能负担得起的！可是既然已到其处，虽然心中忐忑，但还是勉强与其应答。

我私下问张闲愁：“我是个穷书生，你这是拿这个尤物戏耍我吧？”张闲愁笑着说：“不是这样的，本来今天是有朋友邀请我来看憨园的，结果他被一个贵客拉走了，我就替他再邀请你这个客人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这才放下心来。

等到了半塘，我们和母亲两船相遇，就让憨园过船拜见母亲。芸跟她相见就好像旧友重逢般高兴，两人携手登山，游遍名胜。芸喜欢千顷云的高远宽旷，便坐在那里欣赏了很久。返回野芳滨之后，将两舟并泊在一起，大家畅饮之下，言谈甚欢。等到船要解缆回程时，芸对我说：“你陪张君，让憨园来陪我好吗？”我答应了，行至都中桥时才又回各自舟中，然后众人分手。到家之时已经是三更时分，芸说：“今天算是见了美丽而且有韵味的人了！刚才我已经约了憨园明天

过来，为你牵牵红线。”我听后大吃一惊，说道：“她是没有金屋不能存住的人，像我这样的穷光蛋怎么敢有此妄想呢？况且你我夫妻伉俪情深，何必再寻别人！”芸笑着说：“我自己也很喜欢她，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第二天中午，憨园果然依约而来。芸殷勤地款待她，宴席上以猜枚为酒令，赢的吟诗，输了的则喝酒，直到宴席终了也没有听见芸说一句笼络她的话。等到憨园走了以后，芸说：“刚才我跟她密约，十八日那天她来这里跟我结为姐妹，你要准备好结拜时用的供品啊！”说完又笑着指了指手臂上的翡翠镯子说：“只要你看到这只镯子归了憨园，这件事情就算办妥了。刚才我私下已经向她表露了这层意思，只是暂时还不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我也就姑且听她说说。

十八日那天下起大雨，但憨园还是冒雨前来，她们进屋待了很久才手挽手一起出来。看到我时憨园双颊羞红，大概翡翠镯子已经戴在她胳膊上了吧。她们焚香结拜后，打算像上一次那样再接着喝酒，却碰巧憨园跟客人约了要去石湖游玩，便先离去。芸笑着对我说：“佳人已得，你拿什么来感谢我这媒人呢？”我问她详细的情况，芸道：“之前我没有明说，是怕她心有所属，刚才也只是问她‘你知道今天叫你来是什么意思吗’；她说‘蒙夫人抬举，真的是蓬蒿依玉树呢！只是妈妈要的赎身价很过分，我无法自作主张，还是从长计议吧。’给她戴上翡翠镯子时，我又跟她说‘玉取其坚，且有团圆不断的意思，妹妹先戴上讨个好兆头吧’；憨园说‘聚合之间，全仰仗夫人了’。由此可见，憨园的心已经靠过来了！只是温冷香那边比较麻烦，咱们还得再想办法！”我笑道：“你想要效仿李渔（号笠翁）的《怜香伴》那出戏吗？”芸答道：“正是！”从此我们便没有一天不谈到憨园的。

后来，憨园被有权有势的人夺去，这件事最终没有了结果，而芸也因此郁郁而逝。

赏析：

《闺房记乐》是《浮生六记》的第一记，这篇的文字类同于现代人的蜜月日记，是作者沈复最甜蜜的爱情记忆。文章描写了沈复、陈芸婚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儿女痴情，甜蜜恩爱；婚后伉俪情深，举案齐眉，论古赏今，品月赏花，游湖逛庙，是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爱情生活剪辑。

本篇文章自然纯净，虽写闺房之乐，却无丝毫淫诲轻薄，使人意会而无须言传。其表现手法率真自然，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堪称是明清文言笔记中的“美玉”。

从这一篇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沈复的妻子陈芸不仅是他的爱人，也是他的知交好友。他们二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关心，夫妻之间，自有一块明净而自适的小天地。

通过沈复的文字，陈芸的优点一点一点浮现在我们眼前：

她很会持家，精刺绣，擅烹饪，寻常“瓜蔬鱼虾，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房间收拾得纤尘不染且有雅意，为沈复料理的衣装不奢不寒，得体自然。

她恪守妇职，孝敬父母，善待丈夫的兄弟和朋友。

她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爱看山水，爱游园林，爱花草，爱书画。闲暇时，她与沈复吟咏诗歌，点评文章。

她非常具有生活情趣，总有一些为生活增添雅趣的巧思，如在一丛盆景上放上昆虫的标本；用藤萝木格制成可以移动的活屏风；设计梅花形的食盒，助沈复小酌时的酒兴等等。（事见卷二）

她的聪明也令人惊讶。她没有正式念过书——这是那时一般女子的常态——却靠自学达到能吟诗作文的程度。她有极高的艺术领悟力，爱读李白的诗和司马相如的赋。

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志趣高雅脱俗，是沈复精神上的同道和知音。沈复其人一生游离于功名之外，而陈芸也不像一般的女子那样看重名利，他们二人最喜欢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乐趣，就像文中所说的，她平生的愿望就只是与丈夫筑一小屋，“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姬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桑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其品性之高洁，百载之后，更令人神往不已。

能娶到陈芸这样的女子真是人生莫大的福分，难怪作者沈复会发出“老天待我至为厚矣”的感慨。而林语堂先生对陈芸的赞美更是无以复加，认为“陈芸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非故甚其辞。”“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之宽，或者同她在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去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钞本？”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几乎可以令所有男人心动的女子，却最终郁郁而逝，其原因是什么呢？在本篇文末，沈复写道“憨园被有权势的人夺去”是导致陈芸郁郁而逝的原因，但事实上，这不是最主要的，陈芸之死的关键在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摧残，对此，后文会有详细介绍，读者当细察之。

附注

[1]射覆：所谓射覆，就是在瓿、孟等器具下覆盖某一物件，让人猜测里面是什么东西，猜错了就要被罚酒。

[2]纳采：即纳彩，男方托媒去女方提亲，送上钱财礼物等。

[3]宾香阁：“宾香阁”的“香”字含有芸的名字，芸香为香草名，香气极为浓郁。

[4]脚下将奈何：我国古代女子多小脚，此句陈芸的意思是问如何掩饰自己的小脚，以防止被别人识破。

[5]猜枚：行酒令的一种方式，其法是把一些小物件如棋子、铜钱等握在手心里，让别人猜单双，猜中者为胜，不中者罚酒。

[6]笠翁：指明末清初的著名戏曲家李渔。

[7]《怜香伴》：李渔戏曲集《笠翁十种曲》其中的一篇，讲述了石笺云与曹语花两名女子以诗文相会，互生倾慕，两人想方设法争取长相厮守的故事。

[8]有力者：指有权势的人。

【卷二】 闲情记趣

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1]。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2]。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常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蛤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蛤蟆，鞭数十，驱之别院。

年长思之，二虫之斗，盖图奸不从也，古语云“奸近杀”，虫亦然耶？贪此生涯，卵为蚯蚓所哈（吴俗称“阳”曰“卵”），肿不能便，捉鸭开口哈之，婢姬偶释手，鸭颠其颈作吞噬状，惊而大哭，传为语柄。此皆幼时闲情也。

及长，爱花成癖，喜剪盆树。识张兰坡，始精剪枝养节之法，继悟接花叠石之法。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兰坡临终时，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皆肩平心阔，茎细瓣净，可以入谱者，余珍如拱璧，值余幕游于外，芸能亲为灌溉，花叶颇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视之，皆白如玉，且兰芽勃然，初不可解，以为无福消受，浩叹而已，事后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滚汤灌杀也。从此誓不植兰。次取杜鹃，虽无香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以芸惜枝怜叶，不忍畅剪，故难成树。其他盆玩皆然。

惟每年篱东菊绽，积兴成癖。喜摘插瓶，不爱盆玩。非盆玩不足观，以家无园圃，不能自植，货于市者，俱丛杂无致，故不取耳。

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取一种不取二色，瓶口取阔大不取窄小，阔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于瓶口中一丛怒起，以不散漫、不挤轧、不靠瓶口为妙，所谓“起把宜紧”也。或亭亭玉立，或飞舞横斜。花取参差，间以花蕊，以免飞钹耍盘^[3]之病；况取不乱；梗取不强；用针宜藏，针长宁断之，毋令针针露梗，所谓“瓶口宜清”也。

视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则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须参差高下互相照应，以气势联络为上，若中高两低，后高前低，成排对列，又犯俗所谓“锦灰堆”矣。或密或疏，或进或出，全在会心者得画意乃可。

若盆碗盘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面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胶，以铜片按钉向上，将膏火化，粘铜片于盘碗盆洗中。俟冷，将花用铁丝扎把，插于钉上，宜偏斜取势不可居中，更宜枝疏叶清，不可拥挤。然后加水，用碗沙少许掩铜片，使观者疑丛花生于碗底方妙。

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觅，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必先执在手中，横斜以观势，反侧以取其态；相定之后，剪去杂技，以疏瘦古怪为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或曲，插入瓶口，方免背叶侧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势必枝乱梗强，花侧叶背，既难取态，更无韵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锯其梗之半而嵌以砖石。则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二钉以管之。即枫叶竹枝，乱草荆棘，均堪入选。或绿竹一竿配以枸杞数粒，几茎细草伴以荆棘两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若新栽花木，不妨歪斜取势，听其叶侧，一年后枝叶自能向上，如树树直栽，即难取势矣。

至剪裁盆树，先取根露鸡爪者，左右剪成三节，然后起枝。一枝一节，七枝到顶，或九枝到顶。枝忌对节如肩臂，节忌臃肿如鹤膝；须盘旋出枝，不可光留左右，以避赤胸露背之病；又不可前后直出，有名“双起”“三起”者，一根而起两三树也。如根无爪形，便成插树，故不取。然一树剪成，至少得三四十年。余生平仅见吾乡万翁名彩章者，一生剪成数树。又在扬州商家见有虞山游客携送黄杨、翠柏各一盆，惜乎明珠暗投，余未见其可也。若留枝盘如宝塔，扎枝曲如蚯蚓者，便成匠气矣。

点缀盆中花石，小景可以入画，大景可以入神。一瓯清茗，神能趋入其中，方可供幽斋之玩。种水仙无灵璧石，余尝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黄芽菜心其白如玉，取大小五七枝，用沙土植长方盘内，以炭代石，黑白分明，颇有意思。以此类推，幽趣无穷，难以枚举。如石菖蒲结子，用冷米汤同嚼喷炭上，置阴湿地，能长细菖蒲，随意移养盆碗中，茸茸可爱。以老莲子磨薄两头，入蛋壳使鸡翼之，俟雏成取出，用久中燕巢泥加天门冬十分之二，捣烂拌匀，植于小器中，灌以河水，晒以朝阳，花发大如酒杯，叶缩如碗口，亭亭可爱。

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间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矣。大中见小者，散漫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嵌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有月台而实虚也。贫士屋少人多，当仿吾乡太平船后梢之位置，再加转移。其间台级为床，前后借凑，可作三榻，间以板而裱以纸，则前后上下皆越绝，譬

之如行长路，即不觉其窄矣。余夫妇乔寓扬州时，曾仿此法，屋仅两椽，上下卧室、厨灶、客座皆越绝而绰然有余。芸曾笑曰：“位置虽精，终非富贵家气象也。”是诚然欤？

余扫墓山中，检有峦纹可观之石，归与芸商曰：“用油灰叠宣州石于白石盆，取色匀也。本山黄石虽古朴，亦用油灰，则黄白相阅，凿痕毕露，将奈何？”芸曰：“择石之顽劣者，捣末于灰痕处，乘湿糝之，干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兴窑^[4]长方盆叠起一峰：偏于左而凸于右，背作横方纹，如云林^[5]石法，巉岩凹凸，若临江石矾状；虚一角，用河泥种千瓣白萍；石上植芎萝，俗呼云松。经营数日乃成。

至深秋，芎萝蔓延满山，如藤萝之悬石壁，花开正红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红白相间。神游其中，如登蓬岛。置之檐下与芸品题：此处宜设水阁，此处宜立茅亭，此处宜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间”，此可以居，此可以钓，此可以眺。胸中丘壑，若将移居者然。一夕，猫奴争食，自檐而堕，连盆与架顷刻碎之。余叹曰：“即此小经营，尚干造物忌耶！”两人不禁泪落。

静室焚香，闲中雅趣。芸尝以沉速等香，于饭镬蒸透，在垆上设一铜丝架，离火中寸许，徐徐烘之，其香幽韵而无烟。佛手忌醉鼻嗅，嗅则易烂；木瓜忌出汗，汗出，用水洗之；惟香圆无忌。佛手、木瓜亦有供法，不能笔宣。每有人将供妥者随手取嗅，随手置之，即不知供法者也。

余闲居，案头瓶花不绝。芸曰：“子之插花能备风晴雨露，可谓精妙入神。而画中有草虫一法，盍仿而效之。”余曰：“虫踣躅不受制，焉能仿效？”芸曰：“有一法，恐作俑^[6]罪过耳。”余曰：“试言之。”曰：“虫死色不变，觅螳螂蝉蝶之属，以针刺死，用细丝扣虫项系花草间，整其足，或抱梗，或踏叶，宛然如生，不亦善乎？”

余喜，如其法行之，见者无不称绝。求之闺中，今恐未必有此会心者矣。

余与芸寄居锡山华氏，时华夫人以两女从芸识字。乡居院旷，夏日逼人，芸教其家作“活花屏”法甚妙。每屏一扇，用木梢二枝约长四五寸作矮条凳式，虚其中，横四挡，宽一尺许，四角凿圆眼，插竹编方眼，屏约高六七尺，用砂盆种扁豆置屏中，盘延屏上，两人可移动。多编数屏，随意遮拦，恍如绿阴满窗，透风蔽日，纡回曲折，随时可更，故曰活花屏，有此一法，即一切藤本香草随地可用。此真乡居之良法也。

友人鲁半舫名璋，字春山，善写松柏及梅菊，工隶书，兼工铁笔。余寄居其家之萧爽楼一年有半。楼共五椽，东向，余后其三，晦明风雨，可以远眺。庭中有木犀一株，清香撩人。有廊有厢，地极幽静。移居时，有一仆一姬，并挈其小女来。仆能成衣，姬能纺绩，于是芸绣、姬绩、仆则成衣，以供薪水。

余素爱客，小酌必行令。芸善不费之烹庖，瓜蔬鱼虾，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同人知余贫，每出杖头钱，作竟日叙。余又好洁，地无纤尘，且无拘束，不嫌放纵。时有杨补凡名昌绪，善人物写真；袁少迂名沛，工山水；王星澜名岩，工花卉翎毛，爱萧爽楼幽雅，皆携画具来。余则从之学画，写草篆，镌图章，加以润笔，交芸备茶酒供客，终日品诗论画而已。更有夏淡安、揖山两昆季，并缪山音、知白两昆季，及蒋韵香、陆橘香、周啸霞、郭小愚，华杏帆、张闲酣诸君子，如梁上之燕，自去自来。芸则拔钗沽酒，不动声色，良辰美景，不放轻越。今则天各一方，风流云散，兼之玉碎香埋，不堪回首矣！非所谓“当日浑闲事，而今尽可怜”者乎！

萧爽楼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犯必罚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

默。长夏无事，考对为会，每会八人，每人各携青蚨二百。先拈阄，得第一者为主考，关防别座，第二者为誊录，亦就座，余作举子，各于誊录处取纸一条，盖用印章。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刻香为限，行立构思，不准交头私语，对就后投入一匣，方许就座。各人交卷毕，誊录启匣，并录一册，转呈主考，以杜徇私。十六对中取七言三联，五言三联。六联中取第一者即为后任主考，第二者为誊录，每人有两联不取者罚钱二十文，取一联者免罚十文，过限者倍罚。一场，主考得香钱百文。一日可十场，积钱千文，酒资大畅矣。惟芸议为官卷，准坐而构思。

杨补凡为余夫妇写载花小影，神情确肖。是夜月色颇佳，兰影上粉墙，别有幽致，星澜醉后兴发曰：“补凡能为君写真，我能为花图影。”余笑曰：“花影能如入影否？”星澜取素纸铺于墙，即就兰影，用墨浓淡图之。日间取视，虽不成画，而花叶萧疏，自有月下之趣。芸宝之，各有题咏。

苏城有南园、北园二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携盒而往，对花冷饮，殊无意味。或议就近觅饮者，或议看花归饮者，终不如对花热饮为快。众议未定。芸笑曰：“明日但各出杖头钱，我自担炉火来。”众笑曰：“诺。”众去，余问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见市中卖馄饨者，其担锅、灶无不备，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调端整^[7]，到彼处再一下锅，茶酒两便。”余曰：“酒菜固便矣，茶乏烹具。”芸曰：“携一砂罐去，以铁叉串罐柄，去其锅，悬于行灶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余鼓掌称善。

街头有鲍姓者，卖馄饨为业，以百钱雇其担，约以明日午后，鲍欣然允议。

明日看花者至，余告以故，众咸叹服。饭后同往，并带席垫至南园，择柳阴下团坐。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时风和日丽，

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担者颇不俗，拉与同饮。游人见之莫不羡为奇想。杯盘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卧，或歌或啸。红日将颓，余思粥，担者即为买米煮之，果腹而归。芸曰：“今日之游乐乎？”众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

贫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俭而雅洁，省俭之法曰“就事论事”。余爱小饮，不喜多菜，芸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盖均起凹楞，盖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覆桌；启盖视之，如菜装于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随意取食，食完再添。另做矮边圆盘一只，以便放杯箸酒壶之类，随处可摆，移掇亦便。即食物省俭之一端也。余之小帽领袜皆芸自做，衣之破者移东补西，必整必洁，色取暗淡以免垢迹，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饰省俭之一端也。

初至萧爽楼中，嫌其暗，以白纸糊壁，遂亮。夏月楼下去窗，无阑干，觉空洞无遮拦。芸曰：“有旧竹帘在，何不以帘代栏？”余曰：“如何？”

芸曰：“用竹数根，黝黑色，一竖一横，留出走路，截半帘搭在横竹上，垂至地，高与桌齐，中竖短竹四根，用麻线扎定，然后于横竹搭帘处，寻旧黑布条，连横竹裹缝之。偶可遮拦饰观，又不费钱。”此“就事论事”之一法也。以此推之，古人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良有以也。

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条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译文：

想起我童年的时候，可以张开眼睛直对太阳，明察秋毫；发现非常微小的事物，必然仔细观察它的纹理，所以经常能体会到事物本身之外的乐趣。夏天，蚊子的鸣叫声就像打雷一样，我个人把它看作是在空中飞舞的群鹤，心里这样想，则那些蚊子在我眼里果然成了鹤。因为抬着头长时间观看，导致脖子发僵发硬。此外，我还想方设法将蚊子留在帐子里，然后在外面对其喷烟，让它们向着烟的方向飞并不断鸣叫，就如同看青云中的白鹤一般，而蚊子也果然像鹤一般鸣叫于云端，我则高兴地在一旁拍手叫好。在土墙的凹凸不平、花台下小草丛生处，我常常蹲下身子，使自己与花台一般高，然后聚精会神地观看，将草丛当做森林，虫蚁当做野兽，土砾凸起来的地方当做山，凹进去的地方当做深沟，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一次，我发现两只虫子在草丛间争斗，看得正高兴时，突然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东西，像拔山倒树一般地闯了过来，原来是一只癞蛤蟆，只见它舌头一伸，两只虫子就全被它吞进了肚里。我那时年纪尚小，正看得出神，不禁吓得叫了起来。心神镇定下来，捉住了蛤蟆，鞭打它几十下，驱逐它到别的院子里去了。

后来年龄大了，再回头思考这件事就有了新的看法，两只小虫相斗，大都是因为一方贪图奸淫，而另一方不服从的原因。古话说：“奸近杀”，难道虫子也跟人一样吗？

后来我贪恋这种玩闹的乐趣，将自己的蛋蛋(苏州一带的方言把男性的睾丸称为蛋)给蚯蚓吸吮，结果因此肿得无法小便。又捉了鸭子准备让它开口吸，婢女老姬们偶然一松手，鸭子即扑腾着伸直脖子作吞咽状，吓得我大哭不止。此后，这件事就传为众人的笑料话柄了。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闲情啊。

等到长大了，我养成了爱花之癖，喜欢修剪盆景花木。认识一个叫张兰坡的朋友，跟他学习了“剪枝养节”的技巧，慢慢地通过自己

摸索也开始精通“接花叠石”的盆景技巧。花草中我最喜欢兰花，喜欢它的幽香雅致。不过兰花中那种花形品种稍微入流的非常难得。张兰坡临终的时候，曾送给我一盆极为珍贵的荷瓣素心春兰。它的叶子平整舒展，花茎细，花瓣成色非常之干净，完全可以列入花谱之中。我非常喜欢它，珍惜它就像玉璧。后来我去外地做幕僚，芸亲自灌溉打理，将这盆兰养得花繁叶茂。但不料没开两年，就突然枯萎死亡了。我将其连根拔出，想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却发现花根并没有半点烂死的迹象，而且还有一些新芽准备长出。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百思不得其解，以为是自己没福气消受这盆上品的兰花，为此感叹不已。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人曾向我索要兰花分株栽种，我没答应，他就用滚烫的开水浇灌，将兰花烫死。这件事气得我当场发誓，从此不再栽种兰花。盆景次取杜鹃，杜鹃虽然香味平凡，但是花色耐看，花开长久，适合长期欣赏。因为芸怜惜枝叶，使我不忍大剪其枝，所以很难养成上好盆栽，只好随其自然生长，偶尔小修一下。其他的盆景也都是这样，尽量随其自然形成。

每年菊花盛开的时候，我们便大发秋兴，喜欢采摘菊花插在瓶中玩赏，不喜欢拿菊花做盆景欣赏。这并不是因为菊花做盆景不好看，只是家中没有花圃，不能自己栽种，只能从市场上购买，但是市场上的菊花品种杂乱，良莠不齐，缺少品位，因此不用菊花做盆景。

瓶中插花，花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只插一个品种一种颜色，选用的花瓶，瓶口应该选开口大的，不要用那种很窄小的，瓶口阔大则插花舒展。每瓶插花，花数不限，根据瓶口大小可插上五七朵甚至三四十枝都行，一定要使它们在瓶口舒展怒放，太过散漫或者太过紧凑都不好，这正是所谓“起把宜紧”的原则。瓶花可以插得亭亭玉立，也可以插得飞舞横斜，不拘一格，全凭个人的想象爱好。花朵之间的位置不要太整齐，当有所差别，花枝花蕊穿插进行，使其错落有致，避免造作修饰的痕迹太过明显。花叶不能杂乱，花梗不能太硬。使用别

针固定花束的时候，针要用得不露痕迹，如果针太长了，可以把针折断，不要让针露出花梗。这就是“瓶口宜清”的原则。

摆放的时候，要根据桌子的大小格局而置，一般书桌、茶几放一到三瓶为止，书架顶多放一到七瓶，摆的太多就显得杂乱无章，混淆不清，就像放在市场上售卖的菊屏一样俗气了。数瓶插花一起摆放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放在同一水平线上，高低相差三四寸到二尺五六寸之间，尽量将花瓶摆放得参差错落，相互照应，使花瓶气势流畅，一气呵成。假如放得中间高两边低，或者后面高前排底，列成一排或左右对称整齐，那就犯了俗称的“锦灰堆”的忌讳了。摆放的时候，哪里应该紧凑，哪里应该稀疏，哪处前，哪处后，就全在于摆放者自己的布局了。

如果用的不是花瓶，而是盆、碗、盘等浅口类的器皿，则可以将漂青、松香、榆皮、面以及油混合在一起，加上稻灰，熬制成胶状。然后将中等长度的钉子钉在铜片上，使钉尖朝上，再用熬制的胶涂在铜片的背面，粘在盆、碗或盘上，待胶冷却后，再把用铁丝扎好的花束插在钉子上。插的时候最好插得有点偏斜，不要太垂直，也不要插在盆子正中央，太过突兀，花的枝叶要修剪干净，不能太拥挤杂乱，枝疏叶清为最佳。然后向容器内注水，在碗底铺上一层细沙来掩盖铜片。要让观者觉得插花宛如从水中自然生长而成，这才是最好的效果。

如果插花者选用的是枝干明显的花果为材料插瓶，剪裁的方法是这样的（切不可看到好看的就折下来插瓶，很多长在树上看上去漂亮，攀折下用来插瓶却都不甚理想）：先把需要裁剪的花果花木拿在手里，分别从横、斜两处观察它的气韵，再从反侧观看确定其姿态。确定之后，剪掉杂枝，剪成稀疏、清瘦、古朴、奇特为最好。然后考虑花梗或果梗怎样插进瓶中，最好是弯折一下插入瓶口，这样才能使花

和叶子以最好的角度展现出来。如果随便拿一枝也不打理就随便直直地插在花瓶中，肯定是枝乱叶杂，花被遮挡，叶被掩盖，既没办法突出它原有的形态，也没办法显出它的韵味。“折梗打曲”的办法是：将树枝的梗部锯开一小半，用小石头垫在里面，原本笔直的枝干就变弯曲了。假如担心枝梗倒下，可以把一两枚钉子敲进去，将其固定起来。这样，就算是枫叶竹枝、小草荆棘等普通草木都可以作为选材。比如，选用一竿青竹，枝节和叶子上粘上零星红色的枸杞；或者采几根狗尾草配上两枝荆棘，如果摆放恰当，也颇有世外野趣。如果栽种花木用作盆景，则不妨使其先以一定的角度在盆中侧着生长，一年之后枝叶自然能向上伸展。若每株植物都是直直地栽培，就很难有什么别致的姿态。

讲到修剪盆景，选材相当重要。首先选取根须外露像鸡爪一样的树材，然后根据树木原有的干枝走向，分左中右修成三个部分，再在每棵大枝上剪取小枝。每棵小枝作为一个节点，一棵大枝一般有七节或九节小枝。修剪枝节最忌讳的是小节修剪得像人的两个肩膀一样整齐，太过对称，看上去就显得不自然；小节太过臃肿也不行，像鹤鸟细腿上突出的膝盖一样，太过突兀抢眼。最好的须枝是伸展盘旋而上的状态。所以修剪的时候，切记不要太过突出左右两侧，也不要让枝叶从前后两面直接伸出，以免看上去赤胸露背，缺乏含蓄之美，但也不能让枝叶从前后两侧直接伸出。人称“双起”、“三起”的盆景，一般都是同一棵树根上生出两到三棵分叉。假如树根不是像鸡爪一样露出地面，而是全部埋在土里，那就变成插树，而不是盆景了。剪成一棵好树，至少要花三四十年时间打理，而精品就更是难得了。我这一生中只知道我们家乡的万彩章老先生花了一辈子的心血，也仅仅剪成寥寥数棵好树而已。还有一次就是在扬州一商人家中见到两盆上好的盆栽，那是虞山的游客赠送给他的，黄杨树和翠柏各一盆，都是非常稀有的品种。可惜明珠暗投，落在一个商人的手里。除此之外，我还真没见过比较上档次的盆栽了。假如一棵盆景树枝盘曲向上成宝塔

形，或者其盘曲像蚯蚓，就太过造作，显得庸俗，沾染了匠人之气了。

在盆中点缀些许花草山石，小盆景可以用花石构筑画面，大盆景则可以营造悠远的意境。沏上一壶清茶，边品茗边观赏，看着看着就入身其中，这才可以放在幽居雅室作品鉴之用。栽种水仙没有灵璧石点缀，我就用外观像石头而造型精致的木炭代替。黄芽菜的菜心色白如玉，可以找来五到七株，用沙土将其栽入长方形的盆子中，用炭代替石块将其固定。看上去黑白分明，很有意趣。如此类推，我想出了很多种趣味无穷的方法，这里无法一一列举。石菖蒲结籽的时候，可以用冷米汤和上石菖蒲籽，然后喷到木炭上，再将炭放在阴凉潮湿的地方。不久后木炭就长出一丛丛石菖蒲，随便将这木炭放在盆或碗中，绿茸茸的煞是可爱。还有就是将老莲子的两头磨薄，嵌入生鸡蛋的蛋壳中，放在鸡窝里让母鸡孵化。等到同一窝的鸡蛋都孵成小鸡时再把莲子取出来。然后用陈年的燕巢泥加上少许天门冬，捣烂拌均匀，盛在一个小容器中，将已经有点发芽的莲子种上，每天用河水灌溉，并使其沐浴朝阳。当莲花盛开的时候，花朵如酒杯般大小，而荷叶则小巧如碗口，挺拔纤巧，可爱之至。

说到布置园亭楼阁、套室回廊中的景致，一般是以叠石为假山，栽种花草取其生机。讲求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景物的隐显藏露、深浅曲折，不单单是“周回曲折”四个字所能包含的。而且园林境界的好坏不在于地广石多，这样只是多耗工费。可以在地上挖起一座土山，放上一些别致的大石块，种花草夹杂于其中，以梅树当篱笆，种长藤铺满墙壁，则就于无山处成山了。若是想大中见小，可在比较宽阔的地方种上容易生长的竹子，以树枝比较茂盛的梅树做屏挡住。若是想小中见大，则院子的墙壁，最好做得凹凸不平，用绿色颜料涂之，上面种上藤蔓，使其爬满墙头；镶嵌大石块，石上凿字做碑，推开窗子看到墙壁，给人的感觉就如同是面对着

一座陡峭的山壁一样，有一种险峻之美。若是想虚中有实，在看似景色穷尽的地方设一屏障，屏障后别留景致，使人转过屏障便觉豁然开朗；或在轩阁内设置壁橱一样的小门，轻轻推开，就能通达其他院落，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若是想实中有虚，在不通其他院子的房间后门处，种上竹子放上假山，使人看起来仿佛后门还有花园；或者将矮栏放在墙头上，看起来以为上面还有一个月台，但其实并没有。穷人一般屋少人多，居住环境拥挤，可以效仿我们家乡太平船后舱房的房屋摆设，将有限空间内的布置稍加转化调整。将台级做成床，前后借凑一下，可成三个榻，然后在各个床位之间用木板加以阻隔，木板挡不住的地方糊上白纸，前后连贯，上下畅通，打个比方，就像你走上一段远路，自然就不会觉得路面狭窄了。我和芸在扬州租房暂住的时候，就采用了这个法子。当时只有两间房子，卧室、厨房以及客厅都隔出来，仍然觉得空间余裕。芸曾笑着说：“位置布置得虽然精巧，但是终归不是富贵人家的气象呢！”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后来我在山中扫墓时，曾捡到一些好看的带有山峦纹理小石头，回来与芸商量说：“人们将宣州石堆叠在白石盆中，然后用白色油灰粘连固定，色彩显得和谐均匀。而我们山上的这种黄色山石虽然古朴，但是用油灰粘起来则显得黄白相间，而且敲凿的痕迹显露，你看怎么办为好？”芸笑着说：“我们从里面挑出几块劣等的石头，将之捣成粉末，趁油灰还未干的时候抹上去，等干了，颜色就会均匀一致，看上去毫无修饰的痕迹了。”我照陈芸说的说法去做，用宜兴（今江苏宜兴）窑出产的长方盆作为盆基，在其中堆叠起一座假山：向左边偏斜，而突出向右方；背面作横向纹理，就像元代画家倪瓒所画山石的样式，峻岩凹凸，如同临江石矶之状；盆内虚留一角，用河泥种植纤小的白浮萍，并在山石上栽种芎藭（芎藭俗称云松）。忙了好几天，终于大功告成。

等到了秋天，茑萝蔓延满山，就像藤萝般悬挂在石壁上，陆续开出小小的火红色的花朵，水上白浮萍也长得茂盛，红白相间，让人神游其中，仿佛遨游蓬莱仙境。我将它放在屋檐下，与芸共同评论品赏：这个地方应设置水阁，那个地方应设置茅亭；这个地方可以凿上六个字“落花流水之间”，那个地方适宜居住；这个地方可以垂钓，那个地方可以登高远眺。头脑中对其构思设计，好像真的都移到我家里一般了呢！一天傍晚，两个小猫因为争食相斗从屋檐上掉下来，顷刻间把盆景和盆架都砸碎了。我不禁长叹道：“就这么个小工艺品，难道上天也要因为嫉妒而破坏吗？”夫妻二人不禁潸然落泪。

在静室内焚香默坐是一件闲中别有雅趣的事情。芸曾试着将沉香放在锅里蒸透，再在火炉上设一铜丝架，离火焰大约半寸，将沉香放在铜丝架上慢慢烘烤，沉香的香味幽雅而无烟。佛手最忌讳的就是在醉酒后用鼻子去闻，闻了的话就会烂掉；木瓜则最忌讳用汗手触摸，摸了就要用水洗干净。唯有香圆果没有什么忌讳。佛手、木瓜也有特定的供法，这里无法用笔墨一一说清。经常有人将供品随手拿来闻，随手放置，这就是不懂得供法的人。

我闲居在家的時候，喜欢在案头摆上许多插花盆景，芸说：“这样插花，能表现花在雨露风晴中各种自然风韵，可谓精妙入神。然而画卷中有草木与昆虫共同相处的方法，你何不仿效一下？”我说：“虫子会爬会乱动，怎么让它们乖乖地放在花草上呢？”芸说：“我倒有一个方法，恐怕作为始作俑而引起罪过呢！”我说：“那你说说看。”芸说：“昆虫死后，其颜色神态并不会有多少变化，我们可以寻找螳螂、蝉、蝴蝶之类用针刺死，然后拿细丝线捆在它们的脖子上，将其系在花草间，再整理它们的脚足，或抱花梗，或踏草叶，这样画面就会显得生动活泼，岂不是很好么？”我很高兴，按她的方法去试验了，结果来看的人无不称绝赞美。这样求之于闺中的主意，如今恐怕未必再有这样会心的人了吧！

我与芸寄居在锡山华氏家中的时候，华夫人叫两个女儿跟芸学习读书写字。这里乡居旷阔，没有什么遮蔽，所以夏天的时候非常晒人，芸就教她家人制作“活屏风”的方法，方法非常绝妙：每扇屏风用长约四五寸的木梢两枝，做成矮脚长条凳子样式虚放在其中；横上宽一尺左右的四根木档，四角凿上圆洞，在圆洞中插入方格竹编；做成的屏风高约六七尺，可以移动。再用砂盆种植扁豆放在屏风下，让扁豆藤沿着竹屏往上爬。多编几个屏风随意遮拦，就好像绿荫满窗，既通风透气，又能遮挡太阳。再加上它们构架灵活，随时可更换，所以叫作“活屏风”。有了这个方法，一切藤本香草植物都可以随地种植，这真是乡居的一个绝佳方法啊！

我的朋友鲁半舫，名璋，字春山，善于画松柏和菊花梅花，且善于隶书和篆刻。我们曾经寄居在他家萧爽楼有一年半时间。此楼一共五套房间，房向朝东，我和芸住在第三间。无论天气是阴是晴，我都能在楼上远眺。庭院中一棵木樨树，清香撩人；楼内有走廊，有厢房，非常幽静。寄居萧爽楼时，我们带来一对佣人夫妻和他们的女儿。男仆会剪裁衣服，女佣会纺织，芸擅长绣工。于是，他们三人分工合作，靠做衣服来维持我们的生计。

我向来好客，小饮时必行酒令。芸善于烹饪，普普通通的瓜果蔬菜和鱼虾一经她的手，便做得别有一番风味。朋友们知道我生活窘迫，每次都拿出买酒钱，过来萧爽楼喝酒叙谈。我爱干净，喜欢地板上一尘不染，喜欢毫无拘束地与好友一起喝酒聊天。当时有很多朋友都是萧爽楼的座上宾。杨补凡，名昌绪，善于人物写真；袁少迂，名沛，善于画山水；王星澜，名岩，善于画花鸟。他们都很喜欢萧爽楼的幽雅，常带上画具来此作画，我便跟他们学习画画。他们或写草篆，或刻印章，得到的润笔费都交给芸去备茶水酒菜，我们则终日品诗论画而已。此外，还有夏淡安、夏揖山两兄弟和缪山音、缪知白两兄弟，以及蒋韵香、陆橘香、周啸霞、郭小愚、华杏帆、张闲憨等好

友，他们如同梁上燕子，全凭兴致来去。有时缺酒钱，芸就拔钗沽酒，不露丝毫声色，良辰美景，不能轻易放过。现在朋友们都已天各一方，风飘人散，再加上芸已经玉碎香埋，真是往事不堪回首！这不就是所谓的“当日浑闲事，而今尽可怜”吗？

萧爽楼共有四忌：一忌谈升官发财；二忌谈公文时事；三忌谈八股文章；四忌抛骰赌博。凡是违反四条原则的罚酒五斤（应该是罚买酒五斤给大家）。有四取：一取慷慨豪爽；二取风流蕴藉；三取落拓不羁；四取澄静缄默。漫长的夏日无事可做，我们就举行考试吟诗作对。每次考试需八人，每人各带二百铜钱。先抓阄，得一号的人为主考官，坐在上席，监考并审阅卷子；得第二名者则作为纪录员就座于次席。其余的人就都充当考生，在誊录处领取一张白纸，盖上自己的印章。主考官出五言、七言的诗题各一个，让考生应对，燃香计时为限制。考生可以站着构思，但不准交头接耳。考完后，将试卷投入匣中，方可就座。所有人都交完卷子后，由纪录员打开匣子，将卷合并成册交给主考人，以杜绝徇私舞弊。在十六个对句中抽出五言句、七言句各三联作为中榜的答卷。得到第一名的，即为下一任主考，第二名作为下一任纪录员。一个人有两联没被录用的话要罚二十文钱，被录用一联的减罚十文钱，超过答卷时限的加倍处罚。一场下来，主考可得一百多文钱。一天可以考十余场，积累起来的钱就有上千文，作为酒钱就已经相当丰盛了。唯独芸作为“官员子弟”享有特权，她应试的卷子，即使落榜了也可以免于处罚，而且被获准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构思。

杨补凡为我们夫妇画了一幅戴花的人物写真，神情惟妙惟肖。那天夜间，月色俱佳，兰花的影子照在墙上，别有一番雅趣兴致。王星澜趁着酒意对我说：“杨补凡能为你们画肖像，我能画墙上的兰花图影。”我笑着说：“花影能和人影一样么？”王星澜便拿一张白纸挂在墙上，对着兰花的影子开始作画。第二天再拿出来观看，虽然不能

称其为“画”，但花叶萧疏，却很有月下之趣。芸对此作珍爱如宝，朋友们也都在上面有所题咏。

苏州城有南园、北园二处胜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我们想去游玩欢聚，却苦于附近没有酒家，只好自己携带饮食前去。对花冷饮，一点兴致也没有。我们在一起商量这件事时，有人建议在附近找个酒馆喝上两杯就行，有人则建议赏花归来时再饮酒，但都觉得不如大家一起赏花时共饮热酒痛快。大家商量未定，芸则笑着说：“只要明日各自掏出买酒钱，我就亲自挑着炉火过来。”大家也都笑着说：“完全没问题！”等朋友们都走了以后，我就问芸：“淑姐你难道真的要亲自挑着火炉前去吗？”芸说：“不必这样做，我看见集市中有卖馄饨的，他们都挑着锅碗、炉火，无不齐全，咱们为何不雇佣他们去？我先在家里把酒菜备好，等到了园子，再热一热就成了，这样喝热茶热酒就都不是问题了。”我鼓掌称善。

街上有个姓鲍的小贩，以卖馄饨为生，我们用一百文雇下他，约定第二天下午一起过去。姓鲍的小贩很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朋友们都到萧爽楼来集合，我就把事情缘由和大家说了一下，他们都为芸的聪慧所叹服。饭后我们一起出发，并随身带上了席子坐垫。到了南园，选择了一个好的柳树阴团团围坐。先烹茶，喝完茶就暖酒热菜。那天下午风和日丽，遍地油菜花金黄一片，赏花者青衫红袖来来往往，蜂飞蝶舞，良辰美景，令人不禁陶醉于其中。过了一会儿，酒菜全部热好，大家就都坐在地上痛快地吃喝起来。姓鲍的小贩言谈举止颇为不俗，我们就拉他一起入席。游人看见后，无不羡慕这个奇妙的想法。酒足饭饱后，席上已经是杯盘狼藉，我们欢畅尽兴，众人有些小醉了。他们或坐或卧，或歌或啸。太阳将要落山时，我想喝点粥，姓鲍的小贩就立即买米来煮，吃饱了后就一起回家。到了萧爽楼，芸问我们：“今日之游，都快乐么？”大家都

说：“如非夫人之力，就不可能如此开心！”之后，大家都笑着分散了。

贫居人家的起居衣食，以及房舍器皿，都应该勤俭而雅洁，方法就叫做“就事论事”。我没事的时候喜欢喝上两杯，但不喜欢多用菜肴。芸特意为我布置了一个梅花形的食盒：用二寸大的白瓷深碟六个，中间放一个，周围放五个，再用油漆将其固定起来，形状像朵梅花。食盒的底部有凹棱，盖子上有像花蒂一样的抓手。食盒放在案头犹如一朵梅花覆盖在上面。打开再看，里面的各色菜肴有六种颜色，就好像放在花瓣中一样，两三个知己可以随意拿来吃，吃完了再添加。另外再做一张矮边的圆桌，以便摆放杯、筷、酒壶之类的器皿，收拾起来也都极为方便。这就是食物方面的省俭了。我的帽子、鞋袜都是芸亲手做的。衣服破了，她也只是拆补，但一定会做得干净整齐。衣料的颜色以暗淡一些为好，耐脏，既能作为出门会客的正装穿，又能作为便装穿在家里。这就是服饰方面的省俭了。

刚住进萧爽楼的时候，我感觉房间内的光线太暗，便用白纸糊在墙壁上，顿时明亮起来。在夏季，楼下的窗子都被摘去，也没有栏杆，我觉得房前没有遮拦，很不方便。芸就说：“我们还有一些旧竹帘在，何不用竹帘当做栏杆呢？”我问她：“那用什么方法做呢？”

芸说：“找几根黝黑色的竹子，一竖一横留出走路；将竹帘当中剪断，搭在横竹竿上，使其垂到下面与桌面一般高低；中间再竖立短竹竿四根，用麻绳绑在竹屏上；然后寻找黑布条，在横竹搭帘子的地方将帘子缝在竹屏上，这样既可以遮拦装饰，又不花费什么钱！”这也是我们“就事论事”的方法之一！以此来看，古人所说的“竹头木屑都有用”，果真是非常有道理啊。

在夏季荷花刚开放的时候，一般都是夜晚含苞而拂晓绽放。芸于是用小纱袋包上一点茶叶，放到荷花蕊里。等到第二天早晨再取出茶

来，然后用泉水来烹煮沏泡，茶水的清香味道可谓绝佳无比！

赏析：

《闲情记趣》记叙的是沈复儿时一些趣事、生活中的爱好以及与朋友相处的点滴。

本篇文章描写的多是琐碎的生活细节，但沈复却能化腐朽为神奇，将一个个寻常的生活片断渲染得极富诗情画意，看似“人人皆有，确为人人所无”。本篇主题紧扣“情趣”二字，处处有情、处处有趣，通过闲情写出了让人回味无穷的“物外之趣”。而在布局结构方面，也是匠心独运、精巧玲珑，读来好似水银泻地，一气呵成。

《闲情记趣》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异类，我们知道，由于受到传统经史文化尤其是八股文的影响，旧时的一般文学家在写文章时往往容易陷入迂腐，凡有关于闲情逸致的文字，一般都是不愿意写的，因为，一写上去，就要与他们所主张的孔孟之道相悖。而沈复则不然，在他的笔下，显露出最真实的性情。

当我们读到“蚊而鹤，烟而云，草而林，虫而兽，土砾而丘壑，癞虾蟆而庞然大物”等真实童趣时，就仿佛回到了作者的童年，与其一同嬉戏玩耍，忘却尘世的烦恼，在心灵上得到最安静的陶冶。

在谈到与朋友的相处之道时，沈复的真性情也让人叹服，“萧爽楼有四忌：谈宦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违者必罚酒五斤。有四取：慷慨好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这四忌四取看似简单，但做起来又谈何容易。看看我们自己，和朋友在一起时，是不是总喜欢谈论身边的某某做生意赚了多少钱，谁谁做了

什么官呢？完全把自己的眼光盯在别人身上，似乎我们的喜怒哀乐取决于别人，与沈复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写到夫妻生活时，沈复的真情实感亦令读者情动。例如，写二人精心经营盆景花石，却因猫争食而堕碎，两人竟都为之落泪；又或写陈芸心灵手巧，做活花屏于夏日庭院，恍如绿荫满窗，迂回曲折，清香撩人；又或写三白起居服食，省俭而雅洁，“芸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瓷深碟六只，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覆桌；启盖视之，如菜装于花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随意取食。”生活之雅趣情致在沈复笔下被描写得如此真实，让人欣欣然向往之。

本篇文章中《童趣》部分已选入人教版的语文课本中，这足以显示出本文的阅读价值。

附注

[1]物外之趣：世俗之外的雅趣。物外，超越实物之外。晁补之《书鲁直题高求父扬清亭诗后》：“陶渊明泊物然外，故其语言多物外意。”

[2]项为之强(jiàng)：项，颈后部。强，僵硬。

[3]飞钹耍盘：指一种类似杂技的表演样式。这里形容人工痕迹明显。

[4]宜兴窑：江苏省宜兴市，是著名的陶都，以产紫砂陶器闻名于世。

[5]云林：指元代绘画大师倪瓒，号云林。

[6]作俑：比喻倡导做不好的事。

[7]端整：原指人长相端庄。这里指陈芸把各种菜肴整理好。

【卷三】 坎坷记愁

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况吾父稼夫公慷慨豪侠，急人之难，成人之事，嫁人之女，抚人之儿，指不胜屈。挥金如土，多为他人。余夫妇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质。始则移东补西，继则左支右绌。谚云：“处家人情，非钱不行。”先起小人之议，渐招同室之讥。“女子无才便是德”，真千古至言也！

余虽居长而行三，故上下呼芸为“三娘”，后忽呼为“三太太”。始而戏呼，继成习惯，甚至尊卑长幼皆以“三太太”呼之。此家庭之变机欤？

乾隆乙巳，随侍吾父于海宁官舍。芸于吾家书中附寄小函，吾父曰：“媳妇既能笔墨，汝母家信付彼司之。”后家庭偶有闲言，吾母疑其述事不当，乃不令代笔。吾父见信非芸手笔，询余曰：“汝妇病耶？”余即作札问之，亦不答。久之，吾父怒曰：“想汝妇不屑代笔耳！”迨余归，探知委曲，欲为婉剖^[1]，芸急止之曰：“宁受责于翁，勿失欢于姑也。”竟不自白。

庚戌之春，予又随侍吾父于邗江^[2]幕中。有同事俞孚亭者，挈眷居焉。吾父谓孚亭曰：“一生辛苦，常在客中，欲觅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儿辈果能仰体亲意，当于家乡觅一人来，庶语音相合。”孚亭转述于余，密札致芸，倩媒物色，得姚氏女。芸以成否未定，未即稟知吾母。其来也，托言邻女之嬉游者，及吾父命余接取至署，芸又听旁人意见，托言吾父素所合意者。吾母见之曰：“此邻女之嬉游者也，何娶之乎？”芸遂并失爱于姑矣。

壬子春，余馆真州。吾父病于邗江，余往省，亦病焉。余弟启堂时亦随侍。芸来书曰：“启堂弟曾向邻妇借贷，倩芸作保，现追索甚急。”余询启堂，启堂转以嫂氏为多事。余遂批纸尾曰：“父子皆病，无钱可偿。俟启堂弟归时，自行打算可也。”

未几，病皆愈，余仍往真州。芸覆书来，吾父拆视之，中述启弟邻项事，且云：“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翁病稍痊，宜密嘱姚托言思家，妾当令其家父母到扬接取。实彼此卸责之计也。”吾父见书怒甚，询启堂以邻项事，答言不知。遂札饬^[3]余曰：“汝妇背夫借债，谗谤小叔，且称姑曰‘令堂’，翁曰‘老人’，悖谬之甚！我已专人持札回苏斥逐。汝若稍有人心，亦当知过！”

余接此札，如闻青天霹雳，即肃书认罪。觅骑遄归，恐芸之短见也。到家述其本末，而家人乃持逐书至，历斥多过，言甚决绝。芸泣曰：“妾固不合妄言，但阿翁当恕妇女无知耳。”越数日，吾父又有手谕至，曰：“我不为己甚！汝携妇别居，勿使我见，免我生气足矣。”乃寄芸于外家，而芸以母亡弟出，不愿往依族中。幸友人鲁半舫闻而怜之，招余夫妇往居其家萧爽楼。

越两载，吾父渐知始末，适余自岭南归，吾父自至萧爽楼，谓芸曰：“前事我已尽知，汝盍归乎？”余夫妇欣然，仍归故宅，骨肉重圆。岂料又有憨园之孽障耶！

芸素有血疾，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母金氏复念子病没，悲伤过甚所致。自识憨园，年余未发，余方幸其得良药。而憨为有力者夺去，以千金作聘，且许养其母，佳人已属沙叱利^[4]矣！余知之而未敢言也，及芸往探始知之，归而呜咽，谓余曰：“初不料憨之薄情乃尔也！”余曰：“卿自情痴耳，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况锦衣玉食者，未必能安于荆钗布裙也。与其后悔，莫若无成。”因抚慰之再三。而芸终以受愚为恨，血疾大发，床席支离，刀圭无效，时发时止，骨瘦形

销。不数年而逋负日增，物议日起。老亲又以盟妓一端，憎恶日甚，余则调停中立。已非生人之境矣。

芸生一女名青君，时年十四，颇知书，且极贤能，质钗典服，幸赖辛劳。子名逢森，时年十二，从师读书。余连年无馆，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焦劳困苦，竭蹶时形。隆冬无裘，挺身而过。青君亦衣单股栗，犹强曰“不寒”。因是芸誓不医药。

偶能起床，适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归，倩人绣《心经》一部。芸念绣经可以消灾降福，且利其绣价之丰，竟绣焉。而春煦行色匆匆，不能久待，十日告成。弱者骤劳，致增腰酸头晕之疾。岂知命薄者，佛亦不能发慈悲也！

绣经之后，芸病转增，唤水索汤，上下厌之。有西人赁屋于余画铺之左，放利债为业，时倩余作画，因识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难却，允焉，而某竟挟资远遁。西人惟保是问，时来饶舌。初以笔墨为抵，渐至无物可偿。岁底吾父家居，西人索债，咆哮于门。吾父闻之，召余呵责曰：“我辈衣冠之家，何得负此小人之债！”正剖诉间，适芸有自幼同盟姊锡山华氏，知其病，遣人问讯。堂上误以为憨园之使，因愈怒曰：“汝妇不守闺训，结盟娼妓；汝亦不思习上，滥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忍。姑宽三日限，速自为计，迟必首汝逆矣！”

芸闻而泣曰：“亲怒如此，皆我罪孽。妾死君行，君必不忍；妾留君去，君必不舍。姑密唤华家人来，我强起问之。”因令青君扶至房外，呼华使问曰：“汝主母特遣来耶？抑便道来耶？”曰：“主母久闻夫人卧病，本欲亲来探望，因从未登门，不敢造次。临行嘱咐，倘夫人不嫌乡居简褻，不妨到乡调养，践幼时灯下之言。”盖芸与同

绣日，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因嘱之曰：“烦汝速归，稟知主母，于两日后放舟密来。”

其人既退，谓余曰：“华家盟姊情逾骨肉，君若肯至其家，不妨同行。但儿女携之同往既不便，留之累亲又不可，必于两日内安顿之。”

时余有表兄王荇臣一子名韞石，愿得青君为媳妇。芸曰：“闻王郎懦弱无能，不过守成之子，而王又无成可守。幸诗礼之家，且又独子，许之可也。”余谓荇臣曰：“吾父与君有渭阳之谊，欲媳青君，谅无不允。但待长而嫁，势所不能。余夫妇往锡山后，君即稟知堂上，先为童媳，何如？”荇臣喜曰：“谨如命。”逢森亦托友人夏揖山转荐学贸易。

安顿已定，华舟适至，时庚申之腊二十五日也。芸曰：“孑然出门，不惟招邻里笑，且西人之项无着，恐亦不放，必于明日五鼓悄然而去。”余曰：“卿病中能冒晓寒耶？”芸曰：“死生有命，无多虑也。”密稟吾父，亦以为然。

是夜先将半肩行李挑下船，令逢森先卧。青君泣于母侧，芸嘱曰：“汝母命苦，兼亦情痴，故遭此颠沛。幸汝父待我厚，此去可无他虑。两三年内，必当布置重圆。汝至汝家须尽妇道，勿似汝母。汝之翁姑以得汝为幸，必善视汝。所留箱笼什物，尽付汝带去。汝弟年幼，故未令知。临行时托言就医，数日即归；俟我去远，告知其故，稟闻祖父可也。”旁有旧姬，即前卷中曾赁其家消暑者，愿送至乡，故是时陪傍在侧，拭泪不已。

将交五鼓，暖粥共啜之。芸强颜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传奇，可名《吃粥记》矣。”逢森闻声亦起，呻曰：“母何

为？”芸曰：“将出门就医耳。”逢森曰：“起何早？”曰：“路远耳。汝与姊相安在家，毋讨祖母嫌。我与汝父同往，数日即归。”

鸡声三唱，芸含泪扶妯，启后门将出，逢森忽大哭曰：“噫，我母不归矣！”青君恐惊人，急掩其口而慰之。当是时，余两人寸肠已断，不能复作一语，但止以“勿哭”而已。

青君闭门后，芸出巷十数步，已疲不能行，使妯提灯，余背负之而行。将至舟次，几为逻者所执，幸老妯认芸为病女，余为婿，且得舟子(皆华氏工人)闻声接应，相扶下船。解维后，芸始放声痛哭。是行也，其母子已成永诀矣！

华名大成，居无锡之东高山，面山而居，躬耕为业，人极朴诚。其妻夏氏，即芸之盟姊也。是日午未之交，始抵其家。华夫人已倚门而待，率两小女至舟，相见甚欢。扶芸登岸，款待殷勤。四邻妇人孺子哄然入室，将芸环视，有相问讯者，有相怜惜者，交头接耳，满室啾啾。芸谓华夫人曰：“今日真如渔父入桃源矣。”华曰：“妹莫笑，乡人少所见多所怪耳。”自此相安度岁。

至元宵，仅隔两旬而芸渐能起步。是夜观龙灯于打麦场中，神情态度渐可复元。余乃心安，与之私议曰：“我居此非计，欲他适而短于资，奈何？”芸曰：“妾亦筹之矣。君姊丈范惠来现于靖江盐公堂司会计，十年前曾借君十金，适数不敷，妾典钗凑之。君忆之耶？”余曰：“忘之矣。”芸曰：“闻靖江去此不远，君盍一往？”余如其言。

时天颇暖，织绒袍哗叽短褂，犹觉其热。此辛酉正月十六日也。是夜宿锡山客旅，赁被而卧。晨起趁江阴航船，一路逆风，继以微雨。夜至江阴江口，春寒彻骨，沽酒御寒，囊为之罄。踌躇终夜，拟卸衬衣质钱而渡。

十九日，北风更烈，雪势犹浓，不禁惨然泪落，暗计房资渡费，不敢再饮。正心寒股栗间，忽见一老翁草鞋毡笠负黄包，入店，以目视余，似相识者。余曰：“翁非泰州曹姓耶？”答曰：“然。我非公，死填沟壑矣！今小女无恙，时诵公德。不意今日相逢，何逗留于此？”

盖余幕泰州时有曹姓，本微贱，一女有姿色，已许婿家，有势力者放债谋其女，致涉讼。余从中调护，仍归所许。曹即投入公门为隶，叩首作谢，故识之。余告以投亲遇雪之由，曹曰：“明日天晴，我当顺途相送。”出钱沽酒，备极款洽。

廿日晓钟初动，即闻江口唤渡声，余惊起，呼曹同济。曹曰：“勿急，宜饱食登舟。”乃代偿房饭钱，拉余出沽。余以连日逗留，急欲赶渡，食不下咽，强啖麻饼两枚。及登舟，江风如箭，四肢发战。

曹曰：“闻江阴有人缢于靖，其妻雇是舟而往，必俟雇者来始渡耳。”枵腹忍寒，午始解缆。至靖，暮烟四合矣。曹曰：“靖有公堂两处，所访者城内耶？城外耶？”余踉跄随其后，且行且对曰：“实不知其内外也。”曹曰：“然则且止宿，明日往访耳。”

进旅店，鞋袜已为泥淤湿透，索火烘之。草草饮食，疲极酣睡。晨起，袜烧其半，曹又代偿房饭钱。访至城中，惠来尚未起，闻余至，披衣出，见余状惊曰：“舅何狼狈至此？”余曰：“姑勿问，有银乞借二金，先遣送我者。”惠来以番饼二圆授余，即以赠曹。曹力却，受一圆而去。余乃历述所遭，并言来意。惠来曰：“郎舅至戚，即无宿逋，亦应竭尽绵力。无如航海盐船新被盗，正当盘帐之时，不能挪移丰赠，当勉措番银二十圆以偿旧欠，何如？”余本无奢望，遂诺之。留住两日，天已晴暖，即作归计。

廿五日，仍回华宅。芸曰：“君遇雪乎？”余告以所苦。因惨然曰：“雪时，妾以君为抵靖，乃尚逗留江口。幸遇曹老，绝处逢生，亦可谓吉人天相矣。”

越数日，得青君信，知逢森已为揖山荐引入店。苕臣请命于吾父，择正月二十四日将伊接去。儿女之事粗能了了，但分离至此，令人终觉惨伤耳。

二月初，日暖风和，以靖江之项薄备行装，访故人胡肯堂于邗江盐署。有贡局众司事公延入局，代司笔墨，身心稍定。至明年壬戌八月，接芸书曰：“病体全瘳。惟寄食于非亲非友之家，终觉非久长之策，愿亦来邗，一睹平山之胜。”余乃赁屋于邗江先春门外，临河两椽。自至华氏接芸同行。华夫人赠一小奚奴曰阿双，帮司炊爨，并订他年结邻之约。

时已十月，平山凄冷，期以春游。满望散心调摄，徐图骨肉重圆。不满月，而贡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余系友中之友，遂亦散闲。

芸始犹百计代余筹画，强颜慰藉，未尝稍涉怨尤。至癸亥仲春，血疾大发。余欲再至靖江作将伯之呼，芸曰：“求亲不如求友。”余曰：“此言虽是，亲友虽关切，现皆闲处，自顾不遑。”芸曰：“幸天时已暖，前途可无阻雪之虑，愿君速去速回，勿以病人为念。君或体有不安，妾罪更重矣。”

时已薪水不继，余佯为雇骡以安其心，实则囊饼徒步，且食且行。向东南，两渡叉河，约八九十里，四望无村落。至更许，但见黄沙漠漠，明星闪闪。得一土地祠，高约五尺许，环以短墙，植以双柏。因向神叩首，祝曰：“苏州沈某投亲失路至此，欲假神祠一宿，幸神怜佑。”于是移小石香炉于旁，以身探之，仅容半体。以风帽反

戴掩面，坐半身于中，出膝于外，闭目静听，微风萧萧而已。足疲神倦，昏然睡去。

及醒，东方已白。短墙外忽有步语声，急出探视，盖土人赶集经此也。问以途，曰：“南行十里即泰兴县城，穿城向东南十里一土墩，过八墩即靖江，皆康庄也。”余乃反身，移炉于原位，叩首作谢而行。过泰兴，即有小车可附。

申刻抵靖，投刺焉。良久，司阍者曰：“范爷因公往常州去矣。”察其辞色，似有推托，余诘之曰：“何日可归？”曰：“不知也。”余曰：“虽一年亦将待之。”阍者会余意，私问曰：“公与范爷嫡郎舅耶？”余曰：“苟非嫡者，不待其归矣。”阍者曰：“公姑待之。”越三日，乃以回靖告，共挪二十五金。

雇骡急返，芸正形容惨变，咻咻涕泣。见余归，卒然曰：“君知昨午阿双卷逃乎？倩人大索，今犹不得。失物小事，人系伊母临行再三交托，今若逃归，中有大江之阻，已觉堪虞。倘其父母匿子图诈，将奈之何？且有何颜见我盟姊？”余曰：“请勿急，卿虑过深矣。匿子图诈，诈其富有也，我夫妇两肩担一口耳。况携来半载，授衣分食，从未稍加扑责，邻里咸知。此实小奴丧良，乘危窃逃。华家盟姊赠以匪人，彼无颜见卿，卿何反谓无颜见彼耶？今当一面呈县立案，以杜后患可也。”

芸闻余言，意似稍释。然自此梦中呓语，时呼“阿双逃矣！”或呼“憨何负我！”病势日以增矣。

余欲延医诊治，芸阻曰：“妾病始因弟亡母丧，悲痛过甚；继为情感，后由忿激。而平素又多过虑，满望努力做一好媳妇而不能得，以至头眩怔忡诸症毕备。所谓病入膏肓，良医束手，请勿为无益之费。忆妾唱随二十三年，蒙君错爱，百凡体恤，不以顽劣见弃。知己

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几世才能修到，我辈何人，敢望神仙耶？强而求之，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

因又呜咽而言曰：“人生百年，终归一死。今中道相离，忽焉长别，不能终奉箕帚，目睹逢森娶妇，此心实觉耿耿。”言已，泪落如豆。

余勉强慰之曰：“卿病八年，恹恹欲绝者屡矣，今何忽作断肠语耶？”芸曰：“连日梦我父母放舟来接，闭目即飘然上下，如行云雾中，殆魂离而躯壳存乎？”余曰：“此神不收舍，服以补剂，静心调养，自能安痊。”

芸又唏嘘曰：“妾若稍有生机一线，断不敢惊君听闻。今冥路已近，苟再不言，言无日矣。君之不得亲心，流离颠沛，皆由妾故。妾死则亲心自可挽回，君亦可免牵挂。堂上春秋高矣，妾死，君宜早归。如无力携妾骸骨归，不妨暂厝于此，待君将来可耳。愿君另续德容兼备者，以奉双亲，抚我遗子，妾亦瞑目矣。”言至此，痛肠欲裂，不觉惨然大恸。余曰：“卿果中道相舍，断无再续之理，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耳。”

芸乃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字。忽发喘口噤，两目瞪视，千呼万唤已不能言。痛泪两行，涔涔流溢。既而喘渐微，泪渐干，一灵缥缈，竟尔长逝！时嘉庆癸亥三月三十日也。当是时，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绵绵此恨，曷其有极！

承吾友胡省堂以十金为助，余尽室中所有，变卖一空，亲为成殓。

呜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归吾门后，余日奔走衣食，中馈缺乏，芸能纤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以文字相辩析而已。卒之疾病颠连，赍恨以没，谁致之耶？余有负闺中良友，又何可胜道哉！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语云：“恩爱夫妻不到头。”如余者，可作前车之鉴也。

回煞之期，俗传是日魂必随煞而归，故居中铺设一如生前，且须铺生前旧衣于床上，置旧鞋于床下，以待魂归瞻顾。吴下相传谓之“收眼光”。延羽士作法，先召于床而后遣之，谓之“接眚”。邗江俗例，设酒肴于死者之室，一家尽出，谓之“避眚”。以故有因避被窃者。

芸娘眚期，房东因同居而出避，邻家嘱余亦设肴远避。余冀魂归一见，姑漫应之。同乡张禹门谏余曰：“因邪入邪，宜信其有。勿尝试也。”余曰：“所以不避而待之者，正信其有也。”张曰：“回煞犯煞，不利生人。夫人即或魂归，业已阴阳有间，窃恐欲见者无形可接，应避者反犯其锋耳。”时余痴心不昧，强对曰：“死生有命。君果关切，伴我何如？”张曰：“我当于门外守之，君有异见，一呼即入可也。”

余乃张灯入室，见铺设宛然而音容已杳，不禁心伤泪涌。又恐泪眼模糊失所欲见，忍泪睁目，坐床而待。抚其所遗旧服，香泽犹存，不觉柔肠寸断，冥然昏去。转念待魂而来，何遽睡耶！开目四视，见席上双烛青焰荧荧，缩光如豆，毛骨悚然，通体寒栗。因摩两手擦额，细瞩之，双焰渐起，高至尺许，纸裱顶格几被所焚。余正得借光四顾间，光忽又缩如前。

此时心舂股栗，欲呼守者进观，而转念柔魂弱魄，恐为盛阳所逼。悄呼芸名而祝之，满室寂然，一无所见。既而烛焰复明，不复腾起矣。出告禹门，服余胆壮，不知余实一时情痴耳。

芸没后，忆和靖“妻梅子鹤”语，自号梅逸。权葬芸于扬州西门外之金桂山，俗呼郝家宝塔。买一棺之地，从遗言寄于此。携木主还乡，吾母亦为悲悼，青君、逢森归来，痛哭成服。

启堂进言曰：“严君怒犹未息，兄宜仍往扬州。俟严君归里，婉言劝解，再当专札相招。”

余遂拜母别子女，痛哭一场，复至扬州，卖画度日。因得常哭于芸娘之墓，影单形只，备极凄凉。且偶经故居，伤心惨目。重阳日，邻冢皆黄，芸墓独青。守坟者曰：“此好穴场，故地气旺也。”余暗祝曰：“秋风已紧，身尚衣单。卿若有灵，佑我图得一馆，度此残年，以待家乡信息。”

未几，江都幕客章驭庵先生欲回浙江葬亲，倩余代庖三月，得备御寒之具。封篆出署，张禹门招寓其家。张亦失馆，度岁艰难，商于余。即以余资二十金倾囊借之，且告曰：“此本留为亡荆扶柩之费，一俟得有乡音，偿我可也。”

是年即寓张度岁，晨占夕卜，乡音殊杳。至甲子三月，接青君信，知吾父有病。即欲归苏，又恐触旧忿。正趑趄观望间，复接青君信，始痛悉吾父业已辞世。刺骨痛心，呼天莫及。无暇他计，即星夜驰归，触首灵前，哀号流血。呜呼！吾父一生辛苦，奔走于外。生余不肖，既少承欢膝下，又未侍药床前，不孝之罪，何可逭哉！

吾母见余哭，曰：“汝何此日始归耶？”余曰：“儿之归，幸得青君孙女信也。”吾母目余弟妇，遂默然。

余入幕守灵至七终，无一人以家事告，以丧事商者。余自问人子之道已缺，故亦无颜询问。

一日，忽有向余索逋者登门饶舌。余出应曰，“欠债不还，固应催索。然吾父骨肉未寒，乘凶追呼，未免太甚！”中有一人私谓余曰：“我等皆有人招之使来。公且避出，当向招我者索偿也。”余曰：“我欠我偿，公等速退！”皆唯唯而去。

余因呼启堂谕之曰：“兄虽不肖，并未作恶不端。若言出嗣降服，从未得过纤毫嗣产。此次奔丧归来，本人子之道，岂为产争故耶？大丈夫贵乎自立，我既一身归，仍以一身去耳！”言已，返身入幕，不觉大恸。

叩辞吾母，走告青君，行将出走深山，求赤松子^[5]于世外矣。青君正劝阻间，友人夏南熏字淡安，夏逢泰字揖山两昆季寻踪而至，抗声谏余曰：“家庭若此，固堪动忿。但足下父死而母尚存，妻丧而子未立，乃竟飘然出世，于心安乎？”

余曰：“然则如之何？”

淡安曰：“奉屈暂居寒舍，闻石琢堂殿撰有告假回籍之信，盍俟其归而往谒之？其必有以位置君也。”

余曰：“凶丧未满百日，兄等有老亲在堂，恐多未便。”^[6]

揖山曰：“愚兄弟之相邀，亦家君意也。足下如执以为不便，西邻有禅寺，方丈僧与余交最善，足下设榻于寺中，何如？”余诺之。

青君曰：“祖父所遗房产，不下三四千金，既已分毫不取，岂自己行囊亦舍去耶？我往取之，径送禅寺父亲处可也。”因是于行囊之外，转得吾父所遗图书、砚台、笔筒数件。

寺僧安置予于大悲阁。阁南向，向东设神像。隔西首一间，设月窗，紧对佛龕，中为作佛事者斋食之地，余即设榻其中。临门有关圣

提刀立像，极威武。院中有银杏一株，大三抱，荫覆满阁，夜静风声如吼。

揖山常携酒果来对酌，曰：“足下一人独处，夜深不寐，得无畏怖耶？”余曰：“仆一生坦直，胸无秽念，何怖之有？”

居未几，大雨倾盆，连宵达旦三十余天，时虑银杏折枝，压梁倾屋。赖神默佑，竟得无恙。而外之墙圯屋倒者不可胜计，近处田禾俱被漂没。余则日与僧人作画，不见不闻。

七月初，天始霁。揖山尊人号莼芎有交易赴崇明，偕余往，代笔书券得二十金。归，值吾父将安葬，启堂命逢森向余曰：“叔因葬事乏用，欲助一二十金。”余拟倾囊与之，揖山不允，分帮其半。余即携青君先至墓所。葬既毕，仍返大悲阁。

九月杪，揖山有田在东海永泰沙，又偕余往收其息。盘桓两月，归已残冬，移寓其家雪鸿草堂度岁。真异姓骨肉也。

乙丑七月，琢堂始自都门回籍。琢堂名韞玉，字执如，琢堂其号也，与余为总角交。乾隆庚戌殿元，出为四川重庆守。白莲教之乱，三年戎马，极著劳绩。及归，相见甚欢。

旋于重九日挈眷重赴四川重庆之任，邀余同往。余即叩别吾母于九妹倩陆尚吾家，盖先君故居已属他人矣。吾母嘱曰：“汝弟不足恃，汝行须努力。重振家声，全望汝也！”逢森送余至半途，忽泪落不已，因嘱勿送而返。

舟出京口，琢堂有旧交王惕夫孝廉在淮扬盐署，绕道往晤。余与偕往，又得一顾芸娘之墓。返舟由长江溯流而上，一路游览名胜。至湖北之荆州，得升潼关观察之信，遂留余与其嗣君敦夫眷属等，暂寓荆州。琢堂轻骑减从至重庆度岁，遂由成都历栈道之任。

丙寅二月，川眷始由水路往，至樊城登陆。途长费短，车重人多，毙马折轮，备尝辛苦。抵潼关甫三月，琢堂又升山左廉访，清风两袖，眷属不能偕行，暂借潼川书院作寓。十月杪，始支山左廉俸，专人接眷。附有青君之书，骇悉逢森于四月间夭亡。始忆前之送余堕泪者，盖父子永诀也。呜呼！芸仅一子，不得延其嗣续耶？

琢堂闻之，亦为之浩叹，赠余一妾，重入春梦。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

译文：

人生的坎坷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往往都是自作自受。而我则不是，我为人感情丰富，极重承诺，豪爽而不喜欢受约束，结果却因为这些而被拖累。我的父亲稼夫公为人慷慨，豪侠仗义，喜欢急人之难，成人之事，比如帮助别人嫁女儿，抚养人家的孩子，像这样的事举不胜举。挥金如土，多半是为了帮助他人。我们夫妇在家里居住的时候，偶尔急需用钱，也不免得典当些东西。开始还能东拼西补，后来慢慢就难以支撑。俗话说：“处家人情，非钱不行。”首先是引起小人的非议，后来同室的人也开始讥嘲。“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真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啊！

虽然我在家里是老大，但在同族排行中却只是老三，所以家里上上下下的都喊芸为“三娘”。后来，有人忽然喊她“三太太”，开始是戏喊，后来就渐渐成为习惯，甚至不论尊卑长幼，都以“三太太”来称呼她，这大概是家庭要有什么变故的征兆吧？

乾隆乙巳年(1785年)，我随侍父亲供职于海宁(浙江海宁市)衙门。芸常常在家信中附带她寄给我的私人信件。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就说：“媳妇既然能写信，以后你母亲的家信就让她来代笔吧。”后

来家里偶然有闲言碎语，我母亲便怀疑是芸叙述事情不恰当，就不让她代笔了。父亲看到后面的来信不是芸的笔迹，就问我：“你媳妇生病了吗？”我立即写信询问，结果很长时间都没有回音。父亲生气地对我说：“想来是你的媳妇不屑于代笔吧！”芸对此一直不作解释，直到我回家后问她，才明白事情的原委。我想向父亲解释，芸赶忙制止我说：“我宁可让公公谴责，也不想让婆婆不高兴。”结果直到最后，这件事都没说清楚。

乾隆庚戌年(1790年)春天，我又随侍父亲到了江苏扬州邗江做幕僚。父亲的同事中有个叫俞孚亭的，带着眷属住在这里。父亲曾对他说：“为人一生的辛苦，常在客居异地他乡之中。我想寻找一个能照顾生活起居的人都找不到。做儿女的要是能体谅老人家的意思，就应当在家乡寻找一个熟悉乡音庶语的人来。”俞孚亭将此事转告了我，我就写了封密信给芸，请她代父亲物色一名小妾，后来找到一个姓姚的女子。芸对此事能否成功还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敢先告诉我的母亲。等这名女子来了后，芸对母亲托词说是邻家女过来游戏的。等父亲命令我将这名女子接到他办公的官署后，芸又听了别人的意见，对母亲说这女子是父亲本来就中意的人。母亲见了这名女子后说：“这邻家女不是过来游戏的吗？为什么会娶她？”为此，芸就失爱并得罪了我的母亲。

壬子年(1792年)春，我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县)官署谋事，不料父亲在邗江得病。我前去探望他，结果自己也病倒了，我的弟弟启堂当时也在随侍父亲。芸来信说：“启堂弟曾向邻家妇女借贷，并请我担保。现在人家追债甚急。”我询问启堂，他反而认为是嫂子多管闲事。我随即在回信上说：“我们父子俩都病了，没有钱偿还，等弟弟回去后自行处理吧！”

没过多长时间，我和父亲的病都好了，我便启程回了真州。芸给我的回信恰恰被父亲收到，父亲拆开信来看，信中提到启堂向邻家妇人借钱的事情。芸还在信中说：“令堂以为老人的病都是姓姚的女子引起的。等老人的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你最好悄悄地对姓姚的女孩说明这件事，然后让她说自己思念家乡，我在这边就让她的父母去扬州把她接回来。这样的话，就会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父亲看了信后十分生气，急忙询问弟弟欠债的事，弟弟却说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父亲即来信严厉地告诫我说：“你媳妇背着丈夫借债，反而诽谤小叔子，甚至在信上还称婆婆为‘令堂’，称公公为‘老人’，实在太过荒谬！我已经派人带信回苏州，斥责并将她驱逐出家门。你要是还有点人性的话，也应该知道自己的过错！”

我收到这封信后，好像听见晴空霹雳一般，立马写信表示认错，同时也急忙寻找快马返回苏州家里，我生怕芸会想不开寻短见。到家后，我向母亲述说了整个事情的缘由经过，这时父亲的信也到家了，信中指责芸的多种过失，言辞非常激烈决绝。芸哭着恳求说：“妾固然不应该信口胡说，但是阿翁应当宽恕媳妇的无知呀！”过了几天，父亲又写了一封信回来说：“我不会做得太过分，你就带着你媳妇到别处去住吧！以后不要再让我看见你们，免得惹我生气，我也就知足了。”于是我们只好寄居在芸的娘家，而芸因为她母亲亡故和弟弟出走在外，所以也不愿长期住在她们的家族中。幸好友人鲁半舫闻讯后可怜我们，请我们俩住到他家的萧爽楼中。

过了两年，我父亲也渐渐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当时我刚从广东赶回家，父亲也正好到了萧爽楼，他就对芸说：“以前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现在还不搬回家吗？”我和芸欣然应允，仍旧回到仓米巷居住，一家人也终于得以团聚。岂料，又有了与憨园的孽障呀！

芸一直患有血疾。她的弟弟克昌长期在外不回家，她的母亲金老太太过度想念儿子以致得病去世。芸为此悲伤过度，就此落下了病根。自从认识憨园女后，她的病有一年多都没有复发，我暗自庆幸憨园是她的一剂良药。但不幸的是，憨园最终被有钱有势的人抢了过去，那人以千金作聘礼，还承诺赡养憨园的母亲。就这样，美人投入“沙叱利”的怀抱。我知道这件事后一直没敢对芸说，怕她再度伤心导致旧病复发。等芸独自一人前去拜访憨园后，终于知道了这件事，回来后哭着对我说：“怎么也没想到憨园的薄情会到这种地步！”我说：“是你自己太痴情了，像她们这样的青楼中人，又哪里有什么真感情呢？何况，贪图锦衣玉食的女人也无法安心过粗茶淡饭的生活，与其娶了以后再后悔，倒不如现在没办成为好！”我虽然再三抚慰她，但是芸还是因为受到了欺骗而难以释怀，结果引发更为严重的血疾。每天卧病在床，药物医治也难愈。她的病时而发作时而好转，人变得骨瘦形销。没过几年，我们就负债累累，处境日益艰难。而此时外面的闲话也多了起来，因为她和娼妓憨园女结拜姐妹，父母也更加憎恶她，我夹在中间尽量调节。那段时间，我已经体会不到做人的乐趣了。

我和芸育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叫青君，当时已经十四岁了，读了不少书，而且贤惠能干，变卖银钗、典当衣物以维持生计，全靠她操持。儿子叫逢森，当时也有十二岁，正在从师读书。因为要照顾生病的芸，我好几年没有出去谋事，只在家里开设了一个画铺。三日所进，抵不上一日所出；焦劳困苦，艰难度日。寒冷的冬天没有皮衣御寒，只能硬撑。青君因衣衫单薄而冷得发抖，嘴上却强说“不冷”。由此芸发誓不再看病吃药。

芸有时能够起床，恰巧我的朋友周春煦从福郡王府归来，他想请人绣一部《心经》。芸考虑到绣《心经》可以消灾降福，而且对方给的刺绣工钱也很高，就把这个刺绣的活揽了过来。因为周春煦时间紧

迫，不能久等，芸便赶了十天时间为他完工。身体虚弱再加上骤然的劳累，致使芸不久又添了腰酸头晕的病症。她哪里知道，薄命的人，佛祖也不会对她发慈悲啊！

绣完《心经》后，芸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一会儿要人伺候吃饭，一会儿要人伺候喝水，家里人因此更加厌恶她。这时，有一个欧洲人在我画铺的旁边租了一间房子，主要是以放高利贷为业。因为他请我给他画过画，所以我们就此相识。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向这个外国人借了五十两银子，并请我为他担保，我不便推辞，于是就答应下来。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友人竟然带着银子跑到外地去了。欧洲人看到贷款无法收回，于是就向我这个人担保人逼债，经常来我这作口舌之争。开始的时候我只好以字画作抵押，后来就已经没有东西可押了。年底的时候，我父亲回家，欧洲人又来逼债，在家门口大叫大嚷。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把我叫过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我们是书香门第，你为什么要欠一个无赖小人的钱呢？”正在我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芸小时候结拜的一位干姐姐华夫人在知道芸生病之后，特意派人前来探望。芸的这个干姐姐已经嫁到锡山（今江苏无锡锡山）的华家，听说芸病得厉害，就派人过来探病。父亲误以为是憨园女派来的人，更加发怒地训斥我：“你的媳妇不守妇道，和娼妓结拜为姐妹。你也不求上进，整天与无赖小人厮混。如果将你置于死地，我于心不忍。姑且宽限你三天，你尽早为自己谋生计吧。晚了的话就按忤逆之罪惩罚你！”

芸得知这件事情后，不断地哭泣，说道：“都是因为我的罪过，父亲才会如此发怒啊。如果我死而你外出，你一定不忍心；如果我活而你离开，你一定舍不得。怎么办呢？姑且秘密把华家的来人叫过来，我勉强起床和他谈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于是就让青君将芸扶出卧室，叫来华家的人询问道：“你家主母是专门派你来的，还是你顺道过来看看的呢？”华家的人说：“我家主母很早就知道您生病的消息，本想亲自探望，但因从未走动，就不敢轻率登门。

临行时她还嘱咐我，如果夫人您不嫌弃乡间条件简陋的话，不妨到我们那里调养一段时间，也好实现你们结拜时的诺言。”这应该是陈芸和华夫人小时候在一起刺绣的时候，曾相约在对方遭难时一定要帮助对方吧。芸就对来说：“劳烦你快点回去禀告你家主母，请她两天后悄悄地派船接我过去。”

华家的人回去后，芸对我说：“华家的干姐姐待我情同骨肉，你要是肯到农村去，我们不妨一起前往。但是携儿带女的又很不方便，留家里又会拖累父母，所以必须在两天内安顿好他们。”

当时我有个表兄叫王荇臣，他有个儿子叫王韞石，很愿意招我的女儿青君作儿媳妇。芸便说：“我听说王家的孩子懦弱无能，不过是个坐守家业的人，可是王荇臣又没有多少家业可守。幸亏他家是个诗礼之家，并且又是独生子，我看可以答应这门亲事。”于是我对王荇臣说：“我父亲与你有甥舅情谊，韞石要娶青君为妻，我们也不会不答应。只是形势所迫，如果想等青君长大了再嫁过去恐怕不行。我们夫妇要到锡山华家去，你可禀告我父母，先将青君当做童养媳如何？”王荇臣高兴地说：“一切就按你说的来吧。”我的儿子逢森，也经过朋友夏揖山推荐去学习做生意。

等到一切都安顿完了以后，华家的小船也刚好来接我们。那天正是嘉庆庚申(1800年)腊月二十五日。芸说：“孑然一身地出门，不仅会招惹来邻里的笑话，而且欧洲人的款项没有着落，恐怕也不肯轻易放过我们!要走的话在明天早晨五更时悄悄离去为好。”我问：“你正在病中，能顶得住拂晓的风寒么？”芸说：“死生有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因此我私下里禀告了父亲，他也认为芸是对的。

当天夜里，我先将半担行李挑下船，然后叫儿子逢森先睡觉。女儿青君哭着依偎在芸的身边。芸嘱咐她说：“你娘我是个命苦的人，又加上痴情，所以才遭此颠沛流离之苦。幸亏你父亲待我感情深厚，

此去也没有什么顾虑了。二三年内，我们必然会想办法与你团圆的。你到王家后须尽妇道，不要像我这样。你的公公、婆婆都会以得到你这样的儿媳妇而骄傲，也必然会善待你的。我留在家里的东西，全部给你作为陪嫁。你弟弟年纪尚小，所以没让他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走的时候，我们就托言说是出去就医，过些日子就回来。等我们走远后，你再告诉他实情，然后再去给你的祖父说一声就行了。”旁边有一位老妪，就是前卷说的让我和芸住到她家消夏那个老妪，愿意送我们到乡下去。当时她正陪在旁边，看到这样的情景，也忍不住擦拭眼泪，哭泣不止。

快到五更的时候，我们热了点粥一起吃着。芸强装着笑脸调侃说：“过去因为一碗粥而欢聚，如今为了一碗粥而分散，要是作传奇剧的话，真可叫作《吃粥记》了。”儿子逢森听到声音，爬起来呻吟着问道：“母亲，你要干什么去？”芸说：“我要出门就医。”逢森又问：“怎么起这么早啊？”芸说：“因为路太远，你与姐姐在家要听话，不要讨祖母的嫌。我与你父亲一起去，过几天就会回来。”

鸡叫三遍，芸含泪扶着那位老妪正准备开后门出去，儿子逢森忽然大哭着说：“噫，我母亲不会回来了！”青君害怕他惊动别人，于是赶紧捂住他的嘴巴，并轻轻地抚慰他。此刻我与芸肝肠寸断，无言以对，只是不停劝逢森不要哭而已。青君闭门后，芸走出小巷十余步，已经疲惫得走不动了。我让老妪提着灯笼，自己背起芸走。快要走到河边停船处时却差点给巡逻者抓住。幸亏老妪急中生智，把芸当做生病的女儿，把我当做女婿，再加上船上的人都是华家的人，听到动静后过来接应，我们这才得以脱身，相互搀扶着下船。解缆开船后，芸这才开始放声痛哭起来。没想到，这次出行，其母子竟成永别！

华家的主人叫华大成，住在无锡的东高山附近。面山而居，以种田为业，为人极其朴实坦诚。他的妻子夏氏，就是芸的结拜姐姐。那

天下午一点左右，我们到达华家，华夫人早就依在门口等我们了。她带着自己的两个小女儿来到船上和我们相见，见面之后，大家都很高兴。华夫人扶陈芸上岸，到家之后，又殷勤款待我们。邻居的妇女小孩听说来了客人，都围满了屋子，仔细端详芸的容貌。有的来问好，有的来表示怜惜之情，大家交头接耳，屋子里很是热闹。芸对华夫人说：“今天真像渔夫进入桃花源了！”华夫人说：“妹妹莫笑，乡下人就是这么少见多怪呢！”此后，我们就在这里相安度日了。

到了元宵节的时候，仅隔了二十来天芸就已经能慢慢地站起来走动了。那天晚上，我陪她在打麦场上观赏龙灯，注意到她的气色渐渐恢复到常人的状态。我便放下了心，私下对她说：“我们居住在这里非长久之计，想去其他地方住，又缺少钱财，该怎么办呢？”芸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你姐夫范惠来现在正在靖江（今江苏靖江市）盐业公堂当会计。十年前他曾向你借过十两银子，当时钱不够，是我把自己的钗子当了才凑够钱借给他，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我说：“已经忘记了。”芸说：“听说这里离靖江不远，你为什么不去一趟呢？”我听从芸的意见，去了一趟靖江。

当时正是辛酉（1801年）正月十六日，那天天气颇为暖和，穿着绒袍和短褂都觉得很热。当晚，我在锡山旅馆投宿，租了一床被子过夜。早晨起来乘船去江阴，一路上逆风，后来又下起了雨。夜里到江阴口时，又觉春寒刺骨，想要沽酒御寒，但是口袋里的钱却用完了。我犹豫不决，便想要脱下衬衣来典当换钱以渡江。

到了十九日这天，北风更加猛烈，雪下得越来越大，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惨然落泪。暗自盘算住房和渡江费用不足，就不敢再饮酒了。正在我心寒体颤的时候，忽然客店里走进一个脚穿草鞋、头戴毡笠、背着个黄色包袱的老人。他用目光打量了我一番，看表情似乎是认识的人。我看他也眼熟，便问道：“老人家，您是不是泰州（今江

苏泰州市)人，姓曹？”老人回答说：“是啊。要不是您，我早就死在荒郊野地里了。如今我的女儿过得很好，她还经常念叨您的恩情呢。没想到今天竟在这里与你相逢。您怎么会在这里逗留呢？”

要说起这个曹姓老人，还是我当初在做泰州官幕时认识的。当时，家境贫穷的他有个女儿颇有几分姿色，也已经许配给别人。但是有个有势力的人想通过放债来谋取他的女儿，因此在公堂上打起了官司。我当时从中调解，使有势力者的阴谋没有得逞，他的女儿最终也如愿嫁给了曾许配的人家。后来，这个姓曹的老头就投身衙门做了衙役，当时他曾磕头向我表示感谢，故此认识。我把自己出门投亲却被大雪阻隔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对我说：“如果明天天气转晴，我就顺路送送你。”然后他掏钱买酒，热情地款待我。

二十日拂晓，晨钟刚刚响过，就听到江边传来呼唤过渡的声音。我连忙起床，叫曹姓老人赶快一起走，他却说：“不用急，等吃饱饭再上船。”他先替我偿还了住店的钱，接着又拉我去吃饭饮酒。因为连日逗留，急着渡江赶路，我根本没有心情吃东西，只勉强吃下两个芝麻饼。等到登船后，江风如箭般凛冽，冻得我四肢发颤。

曹姓老人说：“听说江阴有个人在靖江上吊自杀了，他妻子要雇这条船去处理丧事，所以我们只能等到她来了才能开始渡江。”于是我只能空着肚子在寒风中等待，一直等到中午才解缆行船。到了靖江，天已经黑了。曹姓老人问我：“靖江共有两处公堂，一座城内，一座城外，你要访问的人住在哪里呢？”我脚步蹒跚地跟在他的身后，边走边说：“我也不清楚。”曹姓老人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先别走了，先找个旅店住一宿，等明天再去探访吧？”

进了旅店，我才发现鞋袜已被淤泥浸透了，因此向店主要来炉火烘烤。随便吃顿饭，然后倒头便睡，因为疲劳过度一沾枕头即酣睡不醒。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自己的袜子，已经被烧掉一半，曹姓老头

又替我垫付了房钱饭钱。寻访到城中之时，范惠来还没起床，听说我来了，他披着衣服就出来了。看见我凄惨狼狈的样子，他吃惊地说：

“小舅子何至于狼狈成这样啊？”我说：“你先不要问了。有钱的话，就借我二两银子，先感谢一下送我的老人家。”惠来就拿出两块外国银币给我，我当即送给曹姓老头。曹姓老头坚决推辞，我一再坚持，他才收下一块银币，告辞而去。之后我就向惠来讲述我途中的遭遇，并将这次的来意告诉了他。惠来听完后，说：“郎舅是至亲，即便没有过去欠的债，你现在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也应该全力帮你一把。不过，最近我们航海盐船被盗，现在正在盘点清账，不能挪用公款来多给你一些。就先凑二十块外国银币，算是还债吧。”我本来就没多大的奢望，就答应了。在惠来家住了两天，天气转晴，我便准备回去了。

二十五日，我回到华家。芸问道：“你在途中遇到大雪了吗？”我就将自己在路上的遭遇都跟她说了。芸听后，神色惨然地说：“下雪时，我以为你已经到达靖江了，没有想到竟被阻在江口啊。幸亏遇到了曹姓老人的帮助，才能绝处逢生，这真可谓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过了几天，我们收到女儿青君来信，知道儿子逢森已由夏揖山推荐到一家小店去做学徒了。王荇臣也请示了我父亲关于娶青君做童养媳的事，父亲也答应了，于是就选择在正月二十四日将青君接过去。儿女们的事情就这样草草的有了着落。但是骨肉分离到这种地步，终究是让人觉得凄惨伤心的啊！

二月初，风和日丽，我用惠来偿还的银两简单制备了一些行李，去了邗江盐署，拜访老朋友胡肯堂。在贡局几个负责人的帮助下，我谋得一份文书的差事，替他们抄写文案，此时身心才稍微安定下来。第二年(1802年)八月，我接到芸来信说：“我的病已经痊愈，只是觉

得寄食于非亲非故的朋友家里，并不是长久之计。我也想随你去邗江，顺便看看平山的名胜景观。”我于是在邗江的先春门外租赁了两间正对着河面的房子。我亲自到华家把陈芸接过来，华夫人在临别时送给我们一个名叫阿双的小男仆，帮助管理炊事家务，并约定来年我们住在一起，共做亲邻。

芸到扬州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份，平山一派凄凉冷清的景象，只能期待来年开春再去游览平山。我本来希望通过细心调养，芸的病能够尽快痊愈，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安排一家人团聚。可谁曾想，芸来平山还不到一个月，贡局就忽然宣布裁员十五人，我因为是朋友的朋友，于是也就被裁掉了。

芸始终都在积极地为我谋划出路，强颜欢笑，对我百般安慰，没有一丝责怪与抱怨的意思。到了癸亥年(1803年)二月，芸的血疾又严重复发。我打算再到靖江向惠来求助，芸说：“求亲不如求友。”我说：“话是这样说，但是我眼前的好友大多处境与我们相差无几，自己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呢！”陈芸说：“那只有这样了。所幸的是，现在的天气已经很暖和了，去靖江不必再担心路上为大雪所阻隔了。希望你快去快回，不要担心我的病。路上要照顾好自己，假如你再把身体给累垮了，我的罪孽就更重了。”

当时我的薪水已经不发放了，无钱再乘车马，我便假装雇乘骡马出行，以安抚芸的心。实际上我是口袋里装着干烧饼徒步而行的。一路向东南方走，过了两条分叉的河流，走了八九十里路，却没有见到一个村落。到了夜里的时候，只见眼前一片黄沙，天空中寒星闪闪。找到一个土地庙，约五尺高，被一堵矮墙围着，前面种有一对柏树。我向土地神叩头祈祷说：“苏州沈复投亲到此，身陷困境，想借神庙住一晚上，请土地神保佑保佑我吧！”祈祷完毕后，我移动庙内的小石头香炉至庙外，以身体硬挤进去试探一下，里面仅能容下半个身子。

没法子，我只好用风帽反过来挡住脸面，将半个身子坐在庙里，把腿伸到庙外。闭目静听，微风萧萧。由于白日行走疲乏，精神困倦，所以很快就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到醒来时，东方晨曦已白，短墙外忽然听见有脚步和说话声。我赶忙探头一看，原来是当地人赶集路过这里。我于是向他们问路，他们告诉我：“向南走十里就是泰兴县城，穿过泰兴县城向东南，隔十里路就能看见一个土墩，走过八个土墩就到靖江了，剩下的路都是宽阔平坦的路了。”我谢过路人后返回土地庙，将小石头香炉搬回到原来的地方，对土地神磕头赔罪后就匆匆赶路了。等过了泰兴，我搭乘上了过路的小车子，行程就此轻松了许多。

大约在下午四点左右，我到了靖江盐署，递上名帖要求守门人禀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守门人出来说：“范爷因公到常州去了！”我看他说话的神色，好像是在故意推托，便问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守门人说：“不知道！”我说：“哪怕他去一年，我也要等他！”守门人懂得我的意思，又私下问道：“你真的是范爷的嫡亲小舅子吧？”我说：“如果不是真的，我就不会在这等他了！”守门人便说：“那就姑且等等吧！”等了三天，范惠来派人告诉我说他回来了，并为我挪凑了二十五两银子。

我一拿到钱就立即雇了一头骡子急忙赶了回去。一回家，就看见芸已经憔悴得失去人形，并且不停地喘息和哭泣着。见我回来，她突然说道：“你知道昨天下午阿双卷了我们的财物逃跑了吗？我请人到处找都没有找到。东西丢了是小事，可人是他母亲亲手托付给我照看的。他如果想逃回家的话，中途必定要经过大江，会不会发生意外呢？这实在太令人担心了。另外，如果阿双的父母把儿子藏起来，然后以把人弄丢为借口来敲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而且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华家姐姐呢？”

我说：“你先不要着急，你想得太多了。如果把儿子藏起来敲诈，应该去敲诈那些有钱人啊。我们夫妻两肩膀担一张嘴，什么都没有，他们又能敲诈到什么呢？而且，他在我们身边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供他吃住，从未打骂过他，这些邻居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件事纯粹就是这个小奴仆丧尽天良，趁我们处境危难而偷盗我们的家财逃跑。你华家姐姐送给我们一个盗贼，是她没有面目见你，怎么会是你没有面目见她呢？现在我们把这件事报给县衙门立案，杜绝不必要的麻烦就行了。淑姐不要太过担心，不会有事的。”

芸听了我的话，稍微宽心了一些。然而自此以后，我就经常听见她在梦中说呓语，呼叫“阿双跑了”或是“憨园为何要辜负我！”病情也就此愈加严重了。

我想请医生为芸治病，芸却阻止我说：“我的病始于母亲去世和弟弟出走不归，悲伤过度，后来在感情上受到欺骗，心情激愤，平时又思虑过多，使病情无法挽回。本来我想尽心竭力做一个好媳妇，可是终究不能实现，因此导致头晕心悸等疾病。所谓病入膏肓，再好的医生恐怕也难以救活，就不要再为我再做无谓的钱财浪费了。回想起我嫁给你的这二十三年来，承蒙你的错爱和百般体恤关照，没有因为我的顽劣而将我休弃丢开。有你这样的知己，有你这样的抚恤，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了。当我们能够吃饱穿暖，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沉醉于山川名胜的美景，特别是共同游玩泉石、沧浪亭、萧爽楼等景观风光的那段日子，我们简直成了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真正的神仙要靠多少辈子才能修炼得来，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又何敢奢望修仙？而正是因为我们强行追求那种神仙般逍遥的生活，才遭致上天的嫉妒，有了情魔的困扰啊。总之说到底，都是因为你对我太痴情，而我又太薄命罢了。”

接着，她又哭泣着说道：“人生百年，难免一死。如今我中道离你而去，忽然成为永别，今生今世不能再侍奉你，也无法看到儿子逢森娶亲结婚了，我的心里始终觉得遗憾啊。”说完话，她的眼泪就像珍珠般大颗大颗地从眼角滚落下来。

我勉强安慰她说：“你得这个病已经有八年多了，病情危急的情况也已经有很多次了，今天怎么忽然说起这些令人伤心断肠的话来呢？”芸说：“这些天来，我总是梦见父母派船来接我，闭上眼睛便感觉身体像在云雾中游荡，忽上忽下。大概是魂魄已经离去，而只剩下躯体了吧？”我接着安慰她说：“你这是魂不守舍，服用滋补药剂，静心调养一段时间，自然就会痊愈的。”

芸又抽泣哽咽着说：“假如还有一线生机的话，我就绝不会说出这些让你听来伤心断肠的话。现在我活着的日子不多了，如果还不说，恐怕就没有机会对你说了。你得不到父母的垂爱，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这全是因为我的缘故啊。我死后，公公婆婆的心自可挽回，你也就没什么可牵挂的了。公公婆婆的岁数大了，我死之后，你应该早些回家尽孝。如果没有能力把我的遗骨带回家乡，不妨就先埋在这里，等将来有条件了再另行安排。我希望你能续配一位德貌兼备的女子，以侍奉父母双亲和抚养我们遗留下的孩子，这样我就算死也瞑目了。”说到这里，我不禁肝肠寸断，放声恸哭。我说：“如果你中途弃我而去，我断没有再续弦之理！何况元稹曾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别的人又怎么能代替你在我心中的位置呢？”

芸忽然拉住我的手，似乎还想说话，但只能断断续续重复着“来……世……”二字。突然，她抽搐起来，紧闭着嘴再也不能说话，瞪起两眼紧紧看着我。我不断呼唤她的名字，她却无法出声，只有两行泪水在脸颊上慢慢地流淌。不久，芸的喘息声渐渐微弱，脸上也只剩下泪痕。魂灵缥缈离去，至此，芸竟然永远离我而去！那一天，

正是嘉庆癸亥(1803年)三月三十日。那一刻，我孑然独身，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我内心的痛苦，这一辈子恐怕都没有个尽头啊！

承蒙好友胡肯堂资助我十两银子，我再将屋子里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一空，亲自为芸办理了丧事。

呜呼！芸虽是一介女流，但却具有男儿郎的胸襟与才识。嫁到我家以后，我为了生计整日奔波，家里经常缺吃少穿，她却能迁就度日而毫不介意。而当我在家里住的时候，也只知道埋头笔墨之间，整日咬文嚼字，不为生计操心。芸最终在疾病与颠沛流离中含恨而死，这到底是谁造成的啊？是我有负于我的闺中良友，我的悔恨和内疚是怎么说也说不完的！因此，我劝世间所有夫妻固然不能反目成仇，但也不可过于恩爱。俗话说：“恩爱夫妻不到头。”像我这样的，就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啊！

到了回煞那天，民间传说这一天死者的灵魂一定会随着凶煞返家，因此房屋中的陈设要像死者生前一样，而且还要将死者生前的旧衣服铺在床上，将旧鞋子摆在床下，以希望死者的灵魂回来再看一看。这一习俗，我们苏州人称之为“收眼光”。请道士作法，先把死者的灵魂招到床前，然后再送它离开，此称之为“接眚”。而扬州的风俗则是，设一桌酒席在死者住过的房间中，然后一家人都离开，这叫做“避眚”。以往因为室内无人，而常有盗窃的事情发生。

到了芸的“避眚”日期，房东因为以前和我们同住，就带着全家出去了。邻居嘱咐我在芸住过的房间里摆一桌酒席后，也要远远地避开，我本来就希望能在芸娘的灵魂回家的时候再见她一面，于是就漫不经心地答应了。同乡张禹门劝我说：“一个人要是信邪的话，就真有可能撞邪，你还是不要以身犯邪啊。”我说：“我之所以不回避而等待她，正是相信她的灵魂会回来！”张禹门又劝：“回煞时犯煞，不

利于活人。你夫人的灵魂即使回来，也已经是阴阳陌路，恐怕即使你想见到她的灵魂，也不会真有形体能见得到。所以应该回避，不去触犯凶煞。”但我还是痴心不改，强对他说：“死生由命，你要是真的关心我，就过来跟我做个伴怎么样？”张禹门说：“我可以在门外守候，你要是发现异常情况，叫我一声我就进来。”

我于是点灯进入室内，看到房间的铺设还如芸生前的一样，只是芸的声音和容貌却永远也见不到了，我不禁伤心难过，泪如泉涌。又怕泪眼模糊而看不到芸的灵魂，便忍着泪，睁大着眼，坐在床上等待。同时轻轻抚摸着芸留下来的旧衣服，感觉到她身上的香味还存在于衣服上，不禁柔肠寸断，痛苦得差点昏睡过去。但转念一想，我是要等芸的魂魄归来的，怎么能睡着呢？就猛地坐起，睁开双眼四处观看。只见桌上的两根蜡烛的火光越来越暗，最后小得像黄豆那么大，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全身打起寒战。我把双手蹭热，擦了擦前额，再仔细地观看着，这时火焰又渐渐地烧起来，最后竟然冲起一尺多高，差一点把纸糊的顶棚给烧着。我正想借着灯光再四处探看时，灯光却又缩得很小很暗。

此时，我感到心脏剧烈地跳动，两腿也不住地打颤，本想呼叫门外的张禹门进来，但想到芸这样小女子的柔弱魂魄恐怕难以接近炽盛的阳气，就只好悄悄地呼唤着芸的名字，并默默祈祷能与她再见一面。但是，房间内依然静寂无声，一无所见。不久，蜡烛的光再次亮起，但却没有像刚才那样腾起一尺多高了。我这才走了出去，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张禹门，他对我的胆量很是钦佩，却不知道这是我的一时情痴所致啊！

芸过世之后，我想起宋代林逋“梅妻鹤子”的典故，便自号“梅逸”。我暂时将芸葬在扬州西门外的金桂山，当地人都称之为郝家宝塔。我在那里买了一棺之地，按芸的遗言将她先寄埋在这里，然

后带着她的神位回到了家乡。我母亲也为芸的过世而伤心不已，女儿青君和儿子逢森回来后，也都穿着丧服痛哭起来。

弟弟启堂却对我说：“父亲的怒气还没有平息，兄长还是应该先回到扬州去，等父亲回来后，我们婉言劝解，然后再写信让你回来。”

我于是大哭一场，拜别了母亲，告别了子女，再次回到扬州靠卖画度日。因此我得以常在芸的坟头痛苦哀悼，一个人形影相吊，倍感凄凉。偶尔经过我们曾经居住的房子，回想过往，也不禁悲伤落泪。到了重阳节那天，我去芸的坟前拜祭，看到相邻坟墓上的草都是枯黄色的，只有芸的坟头依然保持青绿。守墓的人说：“这是块风水非常好的墓地，所以地气才能如此旺盛！”我心里暗自祝祷：“秋风已紧，我身上的衣服依然单薄，芸若是在天有灵，就保佑我找到一份差事度过这剩下的半年，以等待家乡的音信。”

没过多久，在江都（今江苏江都市，当时属扬州）衙门里担任幕僚的章驭庵先生要回浙江葬亲，请我去为他代理操办事务三个月，因此我才得以添置御寒的衣物。三个月时间到了后，张禹门又邀请我暂时住到他的家里。当时他也失业无职，度日艰难，就与我商量解决的办法。我便拿出积攒下的二十两银子给他，告诉他说：“这些钱本来是我护送亡妻灵柩回乡的费用，现在先借给你，一旦等到我家里有了消息，到时你再还我吧！”这一年我便在张禹门家度过年岁，早晚占卜，盼望家里的好消息，可家里却一直是杳无音信。

直到甲子年（1804年）三月，我接到女儿青君的来信，得知父亲患病。本来我想马上回家探望，但是又怕触及他老人家旧日的怨愤。正在犹豫不决之间，女儿青君又来信了，这才知道父亲已经病亡。我的痛如锥心刺骨，呼唤上天都来不及了。我没有时间想其他的，连夜赶回老家。回家后在父亲的灵前叩头痛哭。——啊，父亲一生辛苦，奔

波在外，生下我这个不肖儿子，既没有在他身边侍奉起居，又没有在他病重的时候端汤送药，我的不孝之罪是多么大啊！

母亲见我哭泣，就问道：“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我回道：“儿子能回来，多亏青君的来信啊！”我母亲盯了一眼我的弟媳妇，似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家里守灵到“七七”（四十九天）结束，没有一人告诉我家事，或者和我商量丧事。我自愧没有做到为人子女应尽的责任，所以也没有脸去询问情况。

一日，有几个向我讨债的人来到我家门前，大呼小叫。我出去应付说：“欠债不还固然应当催要，但是我父亲尸骨未寒，你们在办丧事的时候前来追讨，未免太过分了吧！”他们中的一人悄悄对我说：“我们都是有人招呼才过来的，你先回避一下，我们应该向招呼我们来的人讨还欠债。”我生气地说：“如果是我欠债，那就由我来偿还，你们赶紧退回去吧！”那群人便唯唯诺诺地离去了。

我于是将弟弟启堂叫了出来，对他说道：“哥哥我虽然没什么本事，可也并未作恶多端。当初我过继给堂伯为后嗣，没有要他分毫遗产，现在为父亲服丧，只是为了尽人子之道，哪里是为了来与你争夺遗产啊？大丈夫以贵在自立自强，我既然是一人回来，仍旧会一人走的！”说完，我返身回到灵堂，在父亲的灵柩前痛哭起来。

哭完后，我向母亲叩头辞别，又去告诉女儿青君，说是我要告别俗世凡尘，到深山里去寻找神仙赤松子（神农时的雨师）修道。青君正在劝阻我的时候，朋友夏淡安、夏揖山两兄弟来探望我。他们严词劝我道：“家庭到了这种地步，固然很令人气愤，但是你的父亲虽然死了，母亲还活着，妻子死了，儿子却还没有长大成人，你就这样飘然出世，于心何安呢？”

我问：“那又该怎么办？”

夏淡安说：“我劝你暂时屈身居住到我的寒舍，听说翰林院修撰石琢堂来信说要告假还乡，你为什么不等他回来后去拜访他，顺便寻求帮助呢？他必然会为你谋得一份差事。”

我说：“我父亲的丧事还不满一百天，老母亲又在家，去的话恐怕多有不便。”

夏逢泰就说：“我们兄弟二人特意来邀请你，也是家里老人的意思啊！足下如果执意不从，我看西边有个寺庙，里面的老僧方丈与我关系很好，你到寺庙中设榻先住下来，怎么样？”我就答应了。

女儿青君说：“祖父遗留的房产，价值不小于三四千两银子，你虽然不取分毫，但自己的铺盖行李总不至于丢下不要吧？等我去给您拿来，直接送到寺庙里爹爹的住处就是了。”除了带上行李之外，我还得到父亲遗留下来的图书、砚台、笔墨等物品。

寺中僧人将我安置在这座寺庙的大悲阁里。此阁面向南，在东面设有一个神像，西面一间房子开了一个窗户，正对着佛龕。这间房子本来是供佛事的人用斋食的地方，我就在这里放了一张床。在临门的地方有座提刀站立的关帝塑像，极其庄严威武。院中有一棵老银杏树，有三人合抱那么粗，树阴覆盖整个阁院，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吹树冠，声如怒吼。

夏揖山常常带些酒菜水果来与我喝上几杯，他对我说：“你一人住在这里，晚上睡不着时，不会觉得害怕吧？”我说：“我一生坦直，胸无浊念，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住了几日，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日夜不停，足足下了有三十余天。当时我很担心银杏树会折断，进而压塌房梁，幸亏神灵保佑，竟

然安然无事。但是外边房子的墙壁倒塌的不计其数，附近田里的庄稼也都被淹没冲走。我则整天与寺中僧人平安作画，对外面的事情充耳不闻。

七月初，天气开始转晴。夏揖山的父亲夏莼芎先生要去崇明岛做生意，叫我跟随着一块去。结果我帮他代笔记录账目，挣了二十两银子的酬劳。回来的时候，正好我的父亲将要安葬，弟弟启堂便叫我的儿子逢森对我说：“叔叔说安葬费用不足，想叫您资助二十两银子出来。”我本打算把口袋里的二十两银子全都给他，可是夏揖山却不答应。结果，我只拿出一半的银子帮助料理丧事。之后，我便带着女儿先到了墓地，安葬完父亲后，我仍旧回到大悲阁。

九月底，夏揖山又叫我陪同去东海永泰沙收租息。在那里忙碌了两个月，回来时已是残冬了，我就跟他又移居到他家的“雪鸿草堂”过年。夏氏兄弟真称得上是我的异姓骨肉啊！

乙丑年(1805年)七月，石琢堂从京城回到家乡。他名韞玉，字执如，琢堂是他的号，他与我在幼年时就是好友。乾隆庚戌(1790年)，他中了殿元，后到重庆做了太守，白莲教动乱的时候，他戎马三年，战绩显著。他回来后，我们双方相见甚欢。

不久，到了九九重阳节，他又要带着家眷去重庆赴任，并且邀请我一同前往。我当即去九妹夫陆尚吾家叩别母亲，母亲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我父亲的故居已经被卖掉了。母亲嘱咐我说：“你弟弟启堂是指望不上了，要重振家风和名声，就全看你的了！”儿子逢森送我离开，半路上忽然流泪不止。我于是叫他不要送了，赶快回去。

船开出京口(今江苏镇江)后，石琢堂有个老朋友王惕夫正在以举人的身份在淮扬盐业公署任职，石琢堂想绕道前去探望他。我也一块跟去，顺路又一次看望了芸的墓地。然后我们再次坐船逆流而上，一

路上游览了沿途的山水名胜。到湖北荆州时，石琢堂又接到了升任潼关观察使的命令。他将我和我的嗣子石敦夫及其他家眷留下，暂时安排住在荆州，他则一人带领一部分随从去了重庆，在那里过年，然后从成都过栈道去往潼关上任。

丙寅(1806年)二月，我和石琢堂的家眷由水路出发去往潼关。到了湖北樊城后开始转走陆路，此行路途遥远，耗费巨大，行李和家眷都非常多，中途累死好几匹马，车轮也被折断多次，我们备尝辛苦。结果，到了潼关刚刚三个月，石琢堂又被升任为山东廉访使。他为官两袖清风，所以没有财力携带家眷前往赴任，只好将眷属暂时安排在潼关书院居住，我也留在了潼关，等到了十月底，他拿到俸禄后，才派官员来接家眷。官员来时，还带来了我女儿青君的来信，看完信后，我震惊异常，原来儿子逢森已于四月间夭亡。想起儿子流泪为我送行的情形，原来那是我们父子俩永远的诀别啊！呜呼，芸和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却得不到衍生续嗣了！

石琢堂听闻此噩耗后，也对我的遭遇感慨长叹。后来，他送给我一个小妾，自此我重新进入了如春梦的人生之中，世事纷纷乱乱，我又不知梦醒于何时啊！

赏析：

《坎坷记愁》是《浮生六记》中情感最为悲戚的一篇，全文读来哀婉凄凉，催人泪下。文中虽然没有一个“愁”字，但文字所及却真是愁云惨雾，愁眉不展，愁怀满腹，令人不忍卒读。

本篇记述了沈复夫妇因一些家庭琐事触怒于亲人，“先起小人之议，渐招同室所讥”，结果不容于以礼法自居的封建大家庭，不得已出外奔波的一段惨淡生活经历。

如果说《闺房记乐》与《闲情记趣》还能够带给读者一种对爱情、生命的美好向往，那么《坎坷记愁》里的文字读来只有：悲、愤以及痛楚。

文中写道，陈芸病重时却不让沈复寻医为其诊治，她说：“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几世才能修到……”这一段读来，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悲伤。

陈芸死后，沈复肝肠寸断，失魂落魄，写出“铺设宛然，而音容已杳……所遗旧服，香泽犹存，不觉心伤泪涌，柔肠寸断”的思念之语，这样的文字虽不比东坡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直击人心，但却胜在以细节取胜，读来让人倍感真实，最后他自称情痴的那一段，更是让人心痛。

悼妻的文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并不少见，譬如元稹，他的《遣悲怀》读来亦令人感动。但他与“莺莺”的故事却让他的深情大打折扣。再譬如陆游，他的《钗头凤》是宋词中的代表作，他对唐琬的感情即使老年之后依然难以忘怀，但事实上，他在面对封建强权时，却放弃了维护爱情。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

而沈复的感情，却不仅仅是写出来的，也是真真实实做出来的。陈芸不得沈父喜爱被逐出家门，而沈复居然追随她离开了家庭的庇荫，以致大半生颠沛流离，而对此，他却未曾有悔。如此的深情，试问，古今有几位文人才子可以做得得到？如果说，陈芸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人，那么，沈复无疑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奇男子。

陈芸死后，沈复心灰意冷地感叹“恩爱夫妻不到头”，劝人莫要如此恩爱，令人扼腕，嗟叹不已，爱情因悲剧而永恒，是哉！

附注

[1]婉剖：婉转地辩明。

[2]邗(hán)江：古地名。在今江苏省扬州市东南，也作扬州别称。

[3]札飨(chì)：写信命令。札：书信。飨：是上级命令下级，有指责、告诫的意思。

[4]沙叱利：唐代许尧佐《柳氏传》载有唐代番将沙吒利恃势劫占韩翃美姬柳氏的故事。后人因以“沙吒利”指霸占他人妻室或强娶民妇的权贵。咤，也写作“叱”。

[5]赤松子：传说中的上古仙人，入山修道，最后羽化成仙。

[6]“凶丧未满”一句：古时民间迷信认为，父母的丧事不满百日，子女如果去别人家会对对方的老人产生不利。

【卷四】 浪游记快

余游幕三十年来，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惜乎轮蹄征逐，处处随人，山水怡情，云烟过眼，不道领略其大概，不能探僻寻幽也。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聊以平生历历者记之。

余年十五时，吾父稼夫公馆于山阴赵明府幕中。有赵省斋先生名传者，杭之宿儒^[1]也，赵明府延教其子，吾父命余亦拜投门下。暇日出游，得至吼山，离城约十余里。不通陆路。近山见一石洞，上有片石横裂欲堕，即从其下荡舟入。豁然空其中，四面皆峭壁，俗名之曰“水园”。

临流建石阁五椽，对面石壁有“观鱼跃”三字，水深不测，相传有巨鳞潜伏，余投饵试之，仅见不盈尺者出而啖食焉。阁后有道通旱园，拳石乱矗，有横阔如掌者，有柱石平其顶而上加大石者，凿痕犹在，一无可取。游览既毕，宴于水阁，命从者放爆竹，轰然一响，万山齐应，如闻霹雳生。此幼时快游之始。惜乎兰亭、禹陵未能一到，至今以为憾。

至山阴之明年，先生以亲老不远游，设帐于家^[2]，余遂从至杭，西湖之胜因得畅游。结构之妙，予以龙井为最，小有天园次之。石取天竺之飞来峰，城隍山之瑞石古洞。水取玉泉，以水清多鱼，有活泼趣也。大约至不堪者，葛岭之玛瑙寺。其余湖心亭、六一泉诸景，各有妙处，不能尽述，然皆不脱脂粉气^[3]，反不如小静室之幽僻，雅近天然。

苏小^[4]墓在西泠桥侧。土人指示，初仅半丘黄土而已，乾隆庚子圣驾南巡，曾一询及，甲辰春复举南巡盛典，则苏小墓已石筑其坟，作八角形，上立一碑，大书曰：“钱塘苏小小之墓”。从此吊古骚人不须徘徊探访矣。余思古来烈魄忠魂湮没不传者，固不可胜数，即传而不久者亦不为少，小小一名妓耳，自南齐至今，尽人而知之，此殆灵气所钟，为湖山点缀耶？

桥北数武有崇文书院，余曾与同学赵缉之投考其中。时值长夏，起极早，出钱塘门，过昭庆寺，上断桥，坐石阑上。旭日将升，朝霞映于柳外，尽态极妍；白莲香里，清风徐来，令人心骨皆清。步至书院，题犹未出也。午后交卷。

偕缉之纳凉于紫云洞，大可容数十人，石窍上透日光。有入设短几矮凳，卖酒于此。解衣小酌，尝鹿脯甚妙，佐以鲜菱雪藕，微酣出洞。缉之曰：“上有朝阳台，颇高旷，盍往一游？”余亦兴发，奋勇登其巅，觉西湖如镜，杭城如丸，钱塘江如带，极目可数百里。此生平第一大观也。坐良久，阳乌将落，相携下山，南屏晚钟动矣。

韬光、云栖路远未到，其红门局之梅花，姑姑庙之铁树，不过尔尔。紫阳洞予以为必可观，而访寻得之，洞口仅容一指，涓涓流水而已，相传中有洞天，恨不能抉门而入。

清明日，先生春祭扫墓，挈余同游。墓在东岳，是乡多竹，坟丁掘未出土之毛笋，形如梨而尖，作羹供客。余甘之，尽其两碗。先生曰：“噫！是虽味美而克心血，宜多食肉以解之。”余素不贪屠门之嚼，至是饭量且因笋而减，归途觉烦躁，唇舌几裂。过石屋洞，不甚可观。水乐洞峭壁多藤萝，入洞如斗室，有泉流甚急，其声琅琅。池广仅三尺，深五寸许，不溢亦不竭。余俯流就饮，烦躁顿解。洞外二小亭，坐其中可听泉声。衲子请观万年缸。缸在香积厨，形甚巨，以竹引泉灌其内，听其满溢，年久结苔厚尺许，冬日不冰，故不损也。

辛丑秋八月，吾父病疴返里，寒索火，热索冰，余谏不听，竟转伤寒，病势日重。余侍奉汤药，昼夜不交睫者几一月。吾妇芸娘亦大病，恹恹在床。心境恶劣，莫可名状。吾父呼余嘱之曰：“我病恐不起，汝守数本书，终非糊口计，我托汝于盟弟蒋思斋，仍继吾业可耳。”越日思斋来，即于榻前命拜为师。未几，得名医徐观莲先生诊治，父病渐痊。芸亦得徐力起床。而余则从此习幕矣。此非快事，何记于此？曰：此抛书浪游之始，故记之。

思斋先生名襄，是年冬，即相随习幕于奉贤官舍。有同习幕者，顾姓名金鉴，字鸿干，号紫霞，亦苏州人也。为人慷慨刚毅，直谅不阿，长余一岁，呼之为兄。鸿干即毅然呼余为弟，倾心相交。此余第一知己交也，惜以二十二岁卒，余即落落寡交，今年且四十有六矣，茫茫沧海，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鸿干者否？

忆与鸿干订交，襟怀高旷，时兴山居之想。重九日，余与鸿干俱在苏，有前辈王小侠与吾父稼夫公唤女伶演剧，宴客吾家，余患其扰，先一日约鸿干赴寒山登高，借访他日结庐之地。芸为整理小酒榼。

越日，天将晓，鸿干已登门相邀。遂携榼出胥门，入面肆，各饱食。渡胥江，步至横塘枣市桥，雇一叶扁舟，到山日犹未午。舟子颇循良，令其余米煮饭^[5]。余两人上岸，先至中峰寺。寺在支硎古刹之南，循道而上，寺藏深树，山门寂静，地僻僧闲，见余两人不衫不履，不甚接待，余等志不在此，未深入。归舟，饭已熟。饭毕，舟子携榼相随，嘱其子守船，由寒山至高义园之白云精舍。轩临峭壁，飞凿小池，围以石栏，一泓秋水，崖悬薜荔，墙积莓苔。坐轩下，惟闻落叶萧萧，悄无人迹。出门有一亭，嘱舟子坐此相候。余两人从石罅中入，名“一线天”，循级盘旋，直造其巅，曰“上白云”，有庵已坍塌，存一危栈，仅可远眺。小憩片刻，即相扶而下，舟子曰：“登

高忘携酒榼矣。”鸿干曰：“我等之游，欲觅偕隐地耳，非专为登高也。”舟子曰：“离此南行二三里，有上沙村，多人家，有隙地。我有表戚范姓居是村，盍往一游？”余喜曰：“此明末徐俟斋先生隐居处也，有园闻极幽雅，从未一游。”于是舟子导往。

村在两山夹道中。园依山而无石，老树多极纡回盘郁之势，亭榭窗栏尽从朴素，竹篱茅舍，不愧隐者之居。中有皂荚亭，树大可两抱。余所历园亭，此为第一。园左有山，俗呼鸡笼山，山峰直竖，上加大石，如杭城之瑞石古洞，而不及其玲珑。旁一青石加榻，鸿干卧其上曰：“此处仰观峰岭，俯视园亭，既旷且幽，可以开樽矣。”因拉舟子同饮，或歌或啸，大畅胸怀。土人知余等觅地而来，误以为堪舆，以某处有好风水相告。鸿干曰：“但期合意，不论风水。”（岂意竟成讖语！）酒瓶既罄，各采野菊插满两鬓。

归舟，日已将没。更许抵家，客犹未散。芸私告余曰：“女伶中有兰官者，端庄可取。”余假传母命呼之入内，握其腕而睨之，果丰颐白腻。余顾芸曰：“美则美矣，终嫌名不称实。”芸曰：“肥者有福相。”余曰：“马嵬之祸，玉环之福安在？”芸以他辞遣之出。谓余曰：“今日君又大醉耶？”余乃历述所游，芸亦神往者久之。

癸卯春，余从思斋先生就维扬之聘，始见金、焦面目。金山宜远观，焦山宜近视，惜余往来其间未尝登眺。渡江而北，渔洋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一语已活现矣！

平山堂离城约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此。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其最难位置处，出城入景，有一里许紧沿城郭。夫城缀于旷远重山间，方可入画，园林有此，蠢笨绝伦。而观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游

人不觉其触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断难下手。城尽，以虹园为首折面向北，有石梁曰“虹桥”，不知园以桥名乎？桥以园名乎？

荡舟过，曰“长堤春柳”，此景不缀城脚而缀于此，更见布置之妙。再折而西，垒土立庙，曰“小金山”，有此一挡便觉气势紧凑，亦非俗笔。闻此地本沙土，屡筑不成，用木排若干，层叠加土，费数万金乃成，若非商家，乌能如是。过此有胜概楼，年年观竞渡于此。河面较宽，南北跨一莲花桥，桥门通八面，桥面设五亭，扬人呼为“四盘一暖锅”，此思穷力竭之为，不甚可取。桥南有莲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顶缨络，高矗云霄，殿角红墙松柏掩映，钟磬时闻，此天下园亭所未有者。

过桥见三层高阁，画栋飞檐，五彩绚烂，叠以太湖石，围以白石栏，名目“五云多处”，如作文中间之大结构也。过此名“蜀冈朝旭”，平坦无奇，且属附会。将及山，河面渐束，堆土植竹树，作四五曲。似已山穷水尽，而忽豁然开朗，平山之万松林已列于前矣。

“平山堂”为欧阳文忠公所书。所谓淮东第五泉，真者在假山石洞中，不过一井耳，味与天泉同；其荷亭中之六孔铁井栏者，乃系假设，水不堪饮。九峰园另在南门幽静处，别饶天趣，余以为诸园之冠。康山未到，不识如何。

此皆言其大概，其工巧处、精美处，不能尽述，大约宜以艳妆美人目之，不可作浣纱溪上观也。余适恭逢南巡盛典，各工告竣，敬演接驾点缀，因得畅其大观，亦人生难遇者也。

甲辰之春，余随侍吾父于吴江何明府幕中，与山阴章蘋荇江、武林章映牧、苕溪顾藹泉诸公同事，恭办南斗圩行宫，得第二次瞻仰天颜。

一日，天将晚矣，忽动归兴。有办差小快船，双舳两桨，于太湖飞棹疾驰，吴俗呼为“出水辮头”，转瞬已至吴门桥。即跨鹤腾空，无此神爽。抵家，晚餐未熟也。吾乡素尚繁华，至此日之争奇夺胜，较昔尤奢。灯彩眩眸，笙歌聒耳，古人所谓“画栋雕甍”、“珠帘绣幕”、“玉栏干”、“锦步障”，不啻过之。余为友人东拉西扯，助其插花结彩，闲则呼朋引类，剧饮狂歌，畅怀游览，少年豪兴，不倦不疲。苟生于盛世而仍居僻壤，安得此游观哉？

是年，何明府因事被议，吾父即就海宁王明府之聘。嘉兴有刘蕙阶者，长斋佞佛，来拜吾父。其家在烟雨楼侧，一阁临河，曰“水月居”，其诵经处也，洁静如僧舍。烟雨楼在镜湖之中，四岸皆绿杨，惜无多竹。有平台可远眺，渔舟星列，漠漠平波，似宜月夜。衲子备素斋甚佳。

至海宁，与白门史心月、山阴俞午桥同事。心月一子名烛衡，澄静缄默，彬彬儒雅，与余莫逆，此生平第二知心交也。惜萍水相逢，聚首无多日耳。

游陈氏安澜园，地占百亩，重楼复阁，夹道回廊；池甚广，桥作六曲形；石满藤萝，凿痕全掩；古木千章，皆有参天之势；鸟啼花落，如入深山。此人工而归于天然者。余所历平地之假石园亭，此为第一。曾于桂花楼中张宴，诸味尽为花气所夺，惟酱姜味不变。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以喻忠节之臣，洵不虚也。

出南门，即大海，一日两潮，如万丈银堤破海而过。船有迎潮者，潮至，反棹相向，于船头设一木招，状如长柄大刀，招一捺，潮即分破，船即随招而入。俄顷，始浮起，拨转船头随潮而去，顷刻百里。塘上有塔院，中秋夜曾随吾父观潮于此。循塘东约三十里，名尖山，一峰突起，扑入海中，山顶有阁，匾曰“海阔天空”，一望无际，但见怒涛接天而已。

余年二十有五，应徽州绩溪克明府之召，由武林下“江山船”，过富春山，登子陵钓台。台在山腰，一峰突起，离水十余丈。岂汉时之水竞与峰齐耶？月夜泊界口，有巡检署。“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景宛然。黄山仅见其脚，惜未一瞻面目。

绩溪城处于万山之中，弹丸小邑，民情淳朴。近城有石镜山，由山弯中曲折中里许，悬崖急湍，湿翠欲滴；渐高至山腰，有一方石亭，四面皆陡壁；亭左石削如屏，青色光润，可鉴人形，俗传能照前身。黄巢至此，照为猿猴形，纵火焚之，故不复现。

离城十里有火云洞天，石纹盘结，凹凸麤岩，如黄鹤山樵^[6]笔意，而杂乱无章，洞石皆深绛色。旁有一庵甚幽静，盐商程虚谷曾招游设宴于此。席中有肉馒头，小沙弥眈眈旁视，授以四枚，临行以番银二圆为酬，山僧不识，推不受。告以一枚可易青钱七百余文，僧以近无易处，仍不受。乃攒凑青蚨六百文付之，始欣然作谢。他日余邀同人携榼再往，老僧嘱曰：“曩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泻，今勿再与。”可知藜藿之腹不受肉味，良可叹也。余谓同人曰：“作和尚者，必用此等僻地，终身不见不闻，或可修真养静。若吾乡之虎丘山，终日目所见者妖童艳妓，耳所听者弦索笙歌，鼻所闻者佳肴美酒，安得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哉？”

又去城三十里，名曰仁里，有花果会，十二年一举，每举各出盆花为赛。余在绩溪适逢其会，欣然欲往，苦无轿马，乃教以断竹为杠，缚椅为轿，雇人肩之而去，同游者惟同事许策廷，见者无不讶笑。至其地，有庙，不知供何神。庙前旷处高搭戏台，画梁方柱极其巍焕，近视则纸扎彩画，抹以油漆者。锣声忽至，四人抬对烛大如断柱，八人抬一猪大若牯牛，盖公养十二年始宰以献神。策廷笑曰：“猪固寿长，神亦齿利。我若为神，乌能享此。”余曰：“亦足见其愚诚也。”

入庙，殿廊轩院所设花果盆玩，并不剪枝拗节，尽以苍老古怪为佳，大半皆黄山松。既而开场演剧，人如潮涌而至，余与策廷遂避去。未两载，余与同事不合，拂衣归里。

余自绩溪之游，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因易儒为贾。余有姑丈袁万九，在盘溪之仙人塘作酿酒生涯，余与施心耕附资合伙。袁酒本海贩，不一载，值台湾林爽文之乱，海道阻隔，货积本折，不得已仍为“冯妇”^[7]。馆江北四年，一无快游可记。

迨居萧爽楼，正作烟火神仙，有表妹倩徐秀峰自粤东归，见余闲居，慨然曰：“足下待露而爨^[8]，笔耕而炊，终非久计，盍偕我作岭南游？当不仅获蝇头利也。”芸亦劝余曰：“乘此老亲尚健，子尚壮年，与其商柴计米而寻欢，不如一劳永逸。”余乃商诸交游者，集资作本。芸会亦自办绣货及岭南所无之苏酒醉蟹等物。稟知堂上，于小春十日，偕秀峰由东坝出芜湖口。

长江初历，大畅襟怀。每晚舟泊后，必小酌船头。见捕鱼者罾罟不满三尺，孔大约有四寸，铁箍四角，似取易沉。余笑曰：“圣人之教虽曰‘罟不用数’，而如此之大孔小罟，焉能有获？”秀峰曰：“此专为网鳊鲤鱼设也。”见其系以长绳，忽起忽落，似探鱼之有无。未几，急挽出水，已有鳊鲤鱼枷罟孔而起矣。余始喟然曰：“可知一己之见，未可测其奥妙。”

一日，见江心中一峰突起，四无依倚。秀峰曰：“此小孤山也。”霜林中，殿阁参差。乘风径过，惜未一游。至滕王阁，犹吾苏府学之尊经阁移于胥门之大马头，王子安序中所云不足信也。即于阁下换高尾昂首船，名“三板子”，由赣关至南安登陆。值余三十诞辰，秀峰备面为寿。越日过大庾岭，山巅一亭，匾曰“举头日近”，言其高也。山头分为二，两边峭壁，中留一道如石巷。口列两碑，一曰“急流勇退”，一曰“得意不可再往”。山顶有梅将军祠，未考为

何朝人。所谓岭上梅花，并无一树，意者以梅将军得名梅岭耶？余所带送礼盆梅，至此将交腊月，已花落而叶黄矣。

过岭出口，山川风物便觉顿殊。岭西一山，石窍玲珑，已忘其名，舆夫曰：“中有仙人床榻。”匆匆竟过，以未得游为怅。至南雄，雇老龙船，过佛山镇，见人家墙顶多列盆花，叶如冬青，花如牡丹，有大红、粉白、粉红三种，盖山茶花也。

腊月望，始抵省城，寓靖海门内，赁王姓临街楼屋三椽。秀峰货物皆销与当道，余亦随其开单拜客，即有配礼者络绎取货，不旬日而余物已尽。

除夕蚊声如雷。岁朝贺节，有棉袍纱套者。不惟气候迥别，即土著人物，同一五官而神情迥异。

正月既望，有署中园乡三友拉余游河观妓，名曰“打水围”，妓名“老举”。于是同出靖海门，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篷焉)，先至沙面。妓船名“花艇”，皆对头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来。每帮约一二十号，横木绑定，以防海风。两船之间钉以木桩，套以藤圈，以便随潮长落。鸨儿呼为“梳头婆”，头用银丝为架，高约四寸许，空其中而蟠发于外，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鬓，身披元青短袄，著元青长裤，管拖脚背，腰束汗巾，或红或绿，赤足撒鞋，式如梨园旦脚。登其艇，即躬身笑迎，褰帏入舱。旁列椅杌，中设大炕，一门通艄后。妇呼有客，即闻履声杂沓而出，有挽髻者，有盘辫者，傅粉如粉墙，搽脂如榴火，或红袄绿裤，或绿袄红裤，有着短袜而撮绣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银脚镯者，或蹲于炕，或倚于门，双瞳闪闪，一言不发。余顾秀峰曰：“此何为者也？”秀峰曰：“目成之后，招之始相就耳。”余试招之，果即欢容至前，袖出槟榔为敬。入口大嚼，涩不可耐，急吐之，以纸擦唇，其吐如血。合艇皆大笑。又至军工厂，妆束亦相等，惟长幼皆能琵琶而已。与之言，对曰“口迷”，

“口迷”者，“何”也。余曰：“‘少不入广’者，以其销魂耳，若此野妆蛮语，谁为动心哉？”一友曰：“潮帮妆束如仙，可往一游。”

至其帮，排舟亦如沙面。有著名鸨儿素娘者，妆束如花鼓妇。其粉头衣皆长领，颈套项锁，前发齐眉，后发垂肩，中挽一髻似丫髻，裹足者著裙，不裹足者短袜，亦著蝴蝶履，长拖裤管，语音可辨。而余终嫌为异服，兴趣索然。秀峰曰：“靖海门对渡有扬帮，留吴妆，君往，必有合意者。”一友曰：“所谓扬帮者，仅一鸨儿，呼曰‘邵寡妇’，携一媳曰‘大姑’，系来自扬州，余皆湖广江西人也。”因至扬帮。对面两排仅十余艇，其中人物皆云鬓雾鬓，脂粉薄施，阔袖长裙，语音了了，所谓邵寡妇者殷勤相接。遂有一友另唤酒船，大者曰“恒舟姿”，小者曰“沙姑艇”，作东道相邀，请余择妓。余择一雏年者，身材状貌有类余妇芸娘，而足极尖细，名喜儿。秀峰唤一妓名翠姑。余皆各有旧交。放艇中流，开怀畅饮。至更许，余恐不能自持，坚欲回寓，而城已下钥久矣。盖海疆之城，日落即闭，余不知也。及终席，有卧吃鸦片烟者，有拥妓而调笑者，伴头^[9]各送衾枕至，行将连床开铺。余暗询喜儿：“汝本艇可卧否？”对曰：“有寮可居，未知有客否也。”（寮者，船顶之楼。）余曰：“姑往探之。”招小艇渡至邵船，但见合帮灯火相对如长廊，寮适无客。鸨儿笑迎曰：“我知今日贵客来，故留寮以相待也。”余笑曰：“姥真荷叶下仙人哉！”遂有使头移烛相引，由舱后梯而登。宛如斗室，旁一长榻，几案俱备。揭帘再进，即在头舱之顶，床亦旁设，中间方窗嵌以玻璃，不火而光满一室，盖对船之灯光也。衾帐镜奁，颇极华美。喜儿曰：“从台可以望月。”即在梯门之上叠开一窗，蛇行而出，即后梢之顶也。三面皆设短栏，一轮明月，水阔天空。纵横如乱叶浮水者，酒船也；闪烁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灯也；更有小艇梳织往来，笙歌弦索之声杂以长潮之沸，令人情为之移。余曰：“‘少不入广’，当在斯矣！”惜余妇芸娘不能偕游至此，回顾喜儿，月下依稀相似，因挽

之下台，息烛而卧。天将晓，秀峰等已哄然至，余披衣起迎，皆责以昨晚之逃。余曰：“无他，恐公等掀衾揭帐耳！”遂同归寓。

越数日，偕秀峰游海幢寺。寺在水中，围墙若城四周。离水五尺许有洞，设大炮以防海寇，潮长潮落，随水浮沉，不觉炮门之或高或下，亦物理之不可测者。十三洋行在幽兰门之西，结构与洋画同。对渡名花地，花木甚繁，广州卖花处也。余自以为无花不识，至此仅识十之六七，询其名有《群芳谱》所未载者，或土音之不同欤？海幢寺规模极大，山门内植榕树，大可十余抱，阴浓如盖，秋冬不凋。柱槛窗栏皆以铁梨木为之。有菩提树，其叶似柿，浸水去皮，肉筋细如蝉翼纱，可裱小册写经。

归途访喜儿于花艇，适翠、喜二妓俱无客。茶罢欲行，挽留再三。余所属意在寮，而其媳大姑已有酒客在上，因谓邵鸩儿曰：“若可同往寓中，则不妨一叙。”邵曰：“可。”秀峰先归，嘱从者整理酒肴。余携翠、喜至寓。正谈笑间，适郡署王懋老不期来，挽之同饮。酒将沾唇，忽闻楼下人声嘈杂，似有上楼之势，盖房东一侄素无赖，知余招妓，故引人图诈耳。

秀峰怨曰：“此皆三白一时高兴，不合我亦从之。”余曰：“事已至此，应速思退兵之计，非斗口时也。”懋老曰：“我当先下说之。”

余即唤仆速雇两轿，先脱两妓，再图出城之策。闻懋老说之不退，亦不上楼。两轿已备，余仆手足颇捷，令其向前开路，秀挽翠姑继之，余挽喜儿于后，一哄而下。秀峰、翠姑得仆力已出门去，喜儿为横手所拿，余急起腿，中其臂，手一松而喜儿脱去，余亦乘势脱身出。余仆犹守于门，以防追抢。急问之曰：“见喜儿否？”仆曰：“翠姑已乘轿去，喜娘但见其出，未见其乘轿也。”

余急燃炬，见空轿犹在路旁。急追至靖海门，见秀峰侍翠轿而立，又问之，对曰：“或应投东，而反奔西矣。”急反身，过寓十余家，闻暗处有唤余者，烛之，喜儿也，遂纳之轿，肩而行。秀峰亦奔至，曰：“幽兰门有水窦可出，已托人贿之启钥，翠姑去矣，喜儿速往！”余曰：“君速回寓退兵，翠、喜交我！”至水窦边，果已启钥，翠先在。余遂左掖喜，右挽翠，折腰鹤步，踉跄出窦。天适微雨，路滑如油，至河干沙面，笙歌正盛。小艇有识翠姑者，招呼登舟。始见喜儿首如飞蓬，钗环俱无有。余曰：“被抢去耶？”喜儿笑曰：“闻此皆赤金，阿母物也，妾于下楼时已除去，藏于囊中。若被抢去，累君赔偿耶。”余闻言，心甚德之，令其重整钗环，勿告阿母，托言寓所人杂，故仍归舟耳。翠姑如言告母，并曰：“酒菜已饱，备粥可也。”

时寮上酒客已去，邵鸩儿命翠亦陪余登寮。见两对绣鞋泥污已透。三人共粥，聊以充饥。剪烛絮谈，始悉翠籍湖南，喜亦豫产，本姓欧阳，父亡母醺^[10]，为恶叔所卖。翠姑告以迎新送旧之苦，心不欢必强笑，酒不胜必强饮，身不快必强陪，喉不爽必强歌。更有乖张其性者，稍不合意，即掷酒翻案，大声辱骂，假母不察，反言接待不周，又有恶客彻夜蹂躏，不堪其扰。喜儿年轻初到，母犹惜之。不觉泪随言落。喜儿亦默然涕泣。余乃挽喜入杯，抚慰之。嘱翠姑卧于外榻，盖因秀峰交也。

自此或十日或五日，必遣人来招，喜或自放小艇，亲至河干迎接。余每去必邀秀峰，不邀他客，不另放艇。一夕之欢，番银四圆而已。秀峰今翠明红，俗谓之跳槽，甚至一招两妓；余则惟喜儿一人，偶独往，或小酌于平台，或清谈于寮内，不令唱歌，不强多饮，温存体恤，一艇怡然，邻妓皆羡之。有空闲无客者，知余在寮，必来相访。合帮之妓无一不识，每上其艇，呼余声不绝，余亦左顾右盼，应接不暇，此虽挥霍万金所不能致者。

余四月在彼处，共费百余金，得尝荔枝鲜果，亦生平快事。后鸩儿欲索五百金强余纳喜，余患其扰，遂图归计。秀峰迷恋于此，因劝其购一妾，仍由原路返吴。明年，秀峰再往，吾父不准偕游，遂就青浦杨明府之聘。及秀峰归，述及喜儿因余不往，几寻短见。噫！“半年一觉扬帮梦，赢得花船薄幸名”矣！

余自粤东归来，馆青浦两载，无快游可述。未几，芸、憨相遇，物议沸腾，芸以激愤致病。余与程墨安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侧，聊佐汤药之需。

中秋后二日，有吴云客偕毛忆香、王星澜邀余游西山小静室，余适腕底无闲，嘱其先往。吴曰：“子能出城，明午当在山前水踏桥之来鹤庵相候。”余诺之。

越日，留程守铺，余独步出阊门，至山前过水踏桥，循田塍而西。见一庵南向，门带清流，剥啄问之，应曰：“客何来？”余告之。笑曰：“此‘得云’也，客不见匾额乎？‘来鹤’已过矣！”余曰：“自桥至此，未见有庵。”其人回指曰：“客不见土墙中森森多竹者，即是也。”

余乃返至墙下。小门深闭，门隙窥之，短篱曲径，绿竹猗猗，寂不闻人语声，叩之亦无应者。一人过，曰：“墙穴有石，敲门具也。”余试连击，果有小沙弥出应。余即循径入，过小石桥，向西一折，始见山门，悬黑漆额，粉书“来鹤”二字，后有长跋，不暇细观。入门经韦陀殿，上下光洁，纤尘不染，知为好静室。忽见左廊又一小沙弥奉壶出，余大声呼问，即闻室内星澜笑曰：“何如？我谓三白决不失信也！”旋见云客出迎，曰：“候君早膳，何来之迟？”一僧继其后，向余稽首，问知为竹逸和尚。入其室，仅小屋三椽，额曰“桂轩”，庭中双桂盛开。星澜、忆香群起嚷曰：“来迟罚三杯！”席上荤素精洁，酒则黄白俱备。余问曰：“公等游几处矣？”云客曰：

“昨来已晚，今晨仅到得云、河亭耳。”欢饮良久。饭毕，仍自得云、河亭共游八九处，至华山而止。各有佳处，不能尽述。华山之顶有莲花峰，以时欲暮，期以后游。桂花之盛至此为最，就花下饮清茗一瓯，即乘山舆，径回来鹤。

桂轩之东另有临洁小阁，已杯盘罗列。竹逸寡言静坐而好客善饮。始则折桂催花^[11]，继则每人一令，二鼓始罢。余曰：“今夜月色甚佳，即此酣卧，未免有负清光，何处得高旷地，一玩月色，庶不虚此良夜也？”竹逸曰：“放鹤亭可登也。”云客曰：“星灿抱得琴来，未闻绝调，到彼一弹何如？”乃偕往。但见木犀香里，一路霜林，月下长空，万籁俱寂。星澜弹《梅花三弄》，飘飘欲仙。忆香亦兴发，袖出铁笛，呜呜而吹之。云客曰：“今夜石湖看月者，谁能如吾辈之乐哉？”盖吾苏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桥下有看串月胜会，游船排挤，彻夜笙歌，名虽看月，实则挟妓哄饮而已。未几，月落霜寒，兴阑归卧。

明晨，云客谓众曰：“此地有无隐庵，极幽僻，君等有到过者否？”咸对曰：“无论未到，并未尝闻也。”竹逸曰：“无隐四面皆山，其地甚僻，僧不能久居。向年曾一至，已圯废，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后，未尝往焉，今犹依稀识之。如欲往游，请为前导。”忆香曰：“枵腹去耶？”竹逸笑曰：“已备素面矣，再令道人携酒榼相从也。”面毕，步行而往。过高义园，云客欲往白云精舍，入门就坐。一僧徐步出，向云客拱手曰：“违教两月，城中有何新闻？抚军在辕否？”忆香忽起曰：“秃！”拂袖径出。余与星澜忍笑随之，云客、竹逸酬答数语，亦辞出。

高义园即范文正公墓，白云精舍在其旁。一轩面壁，上悬藤萝，下凿一潭，广丈许，一泓清碧，有金鳞游泳其中，名曰“钵盂泉”。竹炉茶灶，位置极幽。轩后于万绿丛中，可瞰范园之概。惜衲子俗，

不堪久坐耳。是时由上沙村过鸡笼山，即余与鸿干登高处也。风物依然，鸿干已死，不胜今昔之感。

正惆怅间，忽流泉阻路不得进，有三五村童掘菌子于乱草中，探头而笑，似讶多人之至此者。询以无隐路，对曰：“前途水大不可行，请返数武，南有小径，度岭可达。”从其言。度岭南行里许，渐觉竹树丛杂，四山环绕，径满绿茵，已无人迹。竹逸徘徊四顾曰：“似在斯，而径不可辨，奈何？”余乃蹲身细瞩，于千竿竹中隐隐见乱石墙舍，径拨丛竹间，横穿入觅之，始得一门，曰“无隐禅院，某年月日南园老人彭某重修”，众喜曰：“非君则武陵源矣！”

山门紧闭，敲良久，无应者。忽旁开一门，呀然有声，一鹑衣少年出，面有菜色，足无完履，问曰：“客何为者？”竹逸稽首曰：“慕此幽静，特来瞻仰。”少年曰：“如此穷山，僧散无人接待，请觅他游。”言已，闭门欲进。云客急止之，许以启门放游，必当酬谢。少年笑曰：“茶叶俱无，恐慢客耳，岂望酬耶？”

山门一启，即见佛面，金光与绿阴相映，庭阶石础苔积如绣，殿后台级如墙，石栏绕之。循台而西，有石形如馒头，高二丈许，细竹环其趾。再西折北，由斜廊蹑级而登，客堂三楹，紧对大石。石下凿一小月池，清泉一派，荇藻交横。堂东即正殿，殿左西向为僧房厨灶，殿后临峭壁，树杂阴浓，仰不见天。星澜力疲，就池边小憩，余从之。将启榼小酌，忽闻忆香音在树杪，呼曰：“三白速来，此间有妙境！”仰而视之，不见其人，因与星澜循声觅之。由东厢出一小门，折北，有石蹬如梯，约数十级，于竹坞中瞥见一楼。又梯而上，八窗洞然，额曰“飞云阁”。四山抱列如城，缺西南一角，遥见一水浸天，风帆隐隐，即太湖也。倚窗俯视，风动竹梢，如翻麦浪。忆香曰：“何如？”余曰：“此妙境也。”忽又闻云客于楼西呼曰：“忆香速来，此地更有妙境！”因又下楼，折而西，十余级，忽豁然开朗，

平坦如台。度其地，已在殿后峭壁之上，残砖缺础尚存，盖亦昔日之殿基也。周望环山，较阁更畅。忆香对太湖长啸一声，则群山齐应。乃席地开樽，忽愁枵腹，少年欲烹焦饭代茶，随令改茶为粥，邀与同啖。询其何以冷落至此，曰：“四无居邻，夜多暴客，积粮时来强窃，即植蔬果，亦半为樵子所有。此为崇宁寺下院，长厨中月送饭干一石、盐菜一坛而已。某为彭姓裔，暂居看守，行将归去，不久当无人迹矣。”云客谢以番银一圆。

返至来鹤，买舟而归。余绘《无隐图》一幅，以赠竹逸，志快游也。

是年冬，余为友人作中保所累，家庭失欢，寄居锡山华氏。明年春，将之维扬而短于资，有故人韩春泉在上洋幕府，因往访焉。衣敝履穿，不堪入署，投札约晤于郡庙园亭中。及出见，知余愁苦，慨助十金。园为洋商捐施而成，极为阔大，惜点缀各景，杂乱无章，后叠山石，亦无起伏照应。归途忽思虞山之胜，适有便舟附之。时当春仲，桃李争妍，逆旅行踪，苦无伴侣，乃怀青铜三百，信步至虞山书院。墙外仰瞩，见丛树交花，娇红稚绿，傍水依山，极饶幽趣。惜不得其门而入，问途以往，遇设篷瀹茗^[12]者，就之，烹碧罗春，饮之极佳。询虞山何处最胜，一游者曰：“从此出西关，近剑门，亦虞山最佳处也，君欲往，请为前导。”余欣然从之。

出西门，循山脚，高低约数里，渐见山峰屹立，石作横纹，至则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近而仰视，势将倾堕。其人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景，惜无径可登。”余兴发，挽袖卷衣，猿攀而上，直造其巅。所谓洞府者，深仅丈许，上有石罅，洞然见天。俯首下视，腿软欲堕。乃以腹面壁，依藤附蔓而下。其人叹曰：“壮哉！游兴之豪，未见有如君者。”余口渴思饮，邀其人就野店沽饮三杯。

阳乌将落，未得遍游，拾赭石十余块，怀之归寓，负笈搭夜航至苏，仍返锡山。此余愁苦中之快游也。

嘉庆甲子春，痛遭先君之变，行将弃家远遁，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秋八月，邀余同往东海永泰沙勘收花息。沙隶崇明。出刘河口，航海百余里。新涨初辟，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仅有同业丁氏仓库数十椽，四面掘沟河，筑堤栽柳绕于外。

丁字实初，家于崇，为一沙之首户；司会计者姓王。俱家爽好客，不拘礼节，与余乍见即同故交。宰猪为饷，倾瓮为饮。令则拇战，不知诗文；歌则号呶，不讲音律。酒酣，挥工人舞拳相扑为戏。蓄牯牛百余头，皆露宿堤上。养鹅为号，以防海盗。日则驱鹰犬猎于芦丛沙渚间，所获多飞禽。余亦从之驰逐，倦则卧。

引至园田成熟处，每一字号圈筑高堤，以防潮汛。堤中通有水窦，用闸启闭，旱则长潮时启闸灌之，潦则落潮时开闸泄之。佃人皆散处如列星，一呼俱集，称业户曰“产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而激之非义，则野横过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率然拜服。风雨晦明，恍同太古。

卧床外瞩即睹洪涛，枕畔潮声如鸣金鼓。一夜，忽见数十里外有红灯大如栲栳，浮于海中，又见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实初曰：“此处起现神灯神火，不久又将涨出沙田矣。”揖山兴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事竣，十月始归。

吾苏虎丘之胜，余取后山之千顷云一处，次则剑池而已，余皆半借人工，且为脂粉所污，已失山林本相。即新起之白公祠、塔影桥，不过留雅名耳。其冶坊滨，余戏改为“野芳滨”，更不过脂乡粉队，徒形其妖冶而已。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狮子林，虽曰云林手笔，且石质

玲珑，中多古木，然以大势观之，竟同乱堆煤渣，积以苔藓，穿以蚁灾，全无山林气势。以余管窥所及，不知其妙。灵岩山，为吴王馆娃宫故址，上有西施洞、响屐廊、采香径诸胜，而其势散漫，旷无收束，不及天平支硎之别饶幽趣。

邓尉山一名元墓，西背太湖，东对锦峰，丹崖翠阁，望如图画，居人种梅为业，花开数十里，一望如积雪，故名“香雪海”。山之左有古柏四树，名之曰“清、奇、古、怪”：清者，一株挺直，茂如翠盖；奇者，卧地三曲，形“之”字；古者，秃顶扁阔，半朽如掌；怪者，体似旋螺，枝干皆然。相传汉以前物也。

乙丑孟春，揖山尊人莼芎先生偕其弟介石，率子侄四人，往幞山家祠春祭，兼扫祖墓，招余同往。顺道先至灵岩山，出虎山桥，由费家河进香雪海观梅。幞山祠宇即藏于香雪海中，时花正盛，咳吐俱香，余曾为介石画《幞山风木图》十二册。

是年九月，余从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庆府之任，溯长江而上，舟抵皖城。皖山之麓，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墓侧有堂三楹，名曰“大观亭”，面临南湖，背倚潜山。亭在山脊，眺远颇畅。旁有深廊，北窗洞开，时值霜时初红，烂如桃李。同游者为蒋寿朋、蔡子琴。南城外又有王氏园，其地长于东西，短于南北，盖北紧背城、南则临湖故也。既限于地，颇难位置，而观其结构，作重台叠馆之法。重台者，屋上作月台为庭院，叠石栽花于上，使游人不知脚下有屋。盖上叠石者则下实，上庭院者则下虚，故花木仍得地气而生也。叠馆者，楼上作轩，轩上再作平台。上下盘折，重叠四层，且有小池，水不漏泄，竟莫测其何虚何实。其立脚全用砖石为之，承重处仿照西洋立柱法。幸面对南湖，目无所阻，骋怀游览，胜于平园。真人工之奇绝者也。

武昌黄鹤楼在黄鹄矶上，后拖黄鹄山，俗呼为蛇山。楼有三层，画栋飞檐，倚城屹峙，面临汉江，与汉阳晴川阁相对。余与琢堂冒雪

登焉，俯视长空，琼花飞舞，遥指银山玉树，恍如身在瑶台。江中往来小艇，纵横掀播，如浪卷残叶，名利之心至此一冷。壁间题咏甚多，不能记忆，但记楹对有云：“何时黄鹤重来，且共倒金樽，浇洲渚千年芳草；但见白云飞去，更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黄州赤壁在府城汉川门外，屹立江滨，截然如壁。石皆绛色，故名焉。《水经》谓之赤鼻山，东坡游此作二赋，指为吴魏交兵处，则非也。壁下已成陆地，上有二赋亭。

是年仲冬抵荆州。琢堂得升潼关观察之信，留余住荆州，余以未得见蜀中山水为怅。时琢堂入川，而哲嗣敦夫眷属及蔡子琴、席芝堂俱留于荆州，居刘氏废园。余记其厅额曰“紫藤红树山房”。庭阶围以石栏，凿方池一亩；池中建一亭，有石桥通焉；亭后筑土垒石，杂树丛生；余多旷地，楼阁俱倾颓矣。

客中无事，或吟或啸，或出游，或聚谈。岁暮虽资斧不继，而上下雍雍，典衣沽酒，且置铎鼓敲之。每夜必酌，每酌必令。窘则四两烧刀，亦必大施觴政。

遇同乡蔡姓者，蔡子琴与叙宗系，乃其族子也，倩其导游名胜。至府学前之曲江楼，昔张九龄为长史时，赋诗其上，朱子亦有诗曰：“相思欲回首，但上曲江楼。”城上又有雄楚楼，五代时高氏所建。规模雄峻，极目可数百里。绕城傍水，尽植垂杨，小舟荡桨往来，颇有画意。荆州府署即关壮缪帅府，仪门内有青石断马槽，相传即赤兔马食槽也。访罗含宅于城西小湖上，不遇。又访宋玉故宅于城北。昔庾信遇侯景之乱，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继改为酒家，今则不可复识矣。

是年大除，雪后极寒，献岁发春，无贺年之扰，日惟燃纸炮、放纸鸢、扎纸灯以为乐。既而风传花信，雨濯春尘，琢堂诸姬携其少女

幼子顺川流而下，敦夫乃重整行装，合帮而走。由樊城登陆，直赴潼关。

由山南阆乡县西出函谷关，有“紫气东来”四字，即老子乘青牛所过之地。两山夹道，仅容二马并行。约十里即潼关，左背峭壁，右临黄河，关在山河之间扼喉而起，重楼垒垛，极其雄峻。而车马寂然，人烟亦稀。昌黎诗曰：“日照潼关四扇开”，殆亦言其冷落耶？

城中观察之下，仅一别驾。道署紧靠北城，后有园圃，横长约三亩。东西凿两池，水从西南墙外而入，东流至两池间，支分三道：一向南至大厨房，以供日用；一向东入东池；一向北折西、由石螭口中喷入西池，绕至西北，设闸泄泻，由城脚转北，穿窰而出，直下黄河。日夜环流，殊清人耳。竹树阴浓，仰不见天。西池中有亭，藕花绕左右。东有面南书室三间，庭有葡萄架，下设方石，可弈可饮，以外皆菊畦。西有面东轩屋三间，坐其中可听流水声。轩南有小门可通内室。轩北窗下另凿小池，池之北有小庙，祀花神。园正中筑三层楼一座，紧靠北城，高与城齐，俯视城外即黄河也。河之北，山如屏列，已属山西界。真洋洋大观也！

余居园南，屋如舟式，庭有土山，上有小亭，登之可览园中之概，绿阴四合，夏无暑气。琢堂为余额其斋曰“不系之舟”。此余幕游以来第一好居室也。土山之间，艺菊数十种，惜未及含葩，而琢堂调山左廉访矣。眷属移寓潼川书院，余亦随往院中居焉。

琢堂先赴任，余与子琴、芝堂等无事，辄出游。乘骑至华阴庙。过华封里，即尧时三祝处。庙内多秦槐汉柏，大皆三四抱，有槐中抱柏而生者，柏中抱槐而生者。殿廷古碑甚多，内有陈希夷书“福”、“寿”字。华山之脚有玉泉院，即希夷先生化形骨蜕处。有石洞如斗室，塑先生卧像于石床。其地水净沙明，草多绛色，泉流甚急，修竹绕之。洞外一方亭，额曰“无忧亭”。旁有古树三株，纹如裂炭，叶

似槐而色深，不知其名，土人即呼曰“无忧树”。太华之高不知几千仞，惜未能裹粮往登焉。归途见林柿正黄，就马上摘食之，土人呼止弗听，嚼之涩甚，急吐去，下骑觅泉漱口，始能言，土人大笑。盖柿须摘下煮一沸，始去其涩，余不知也。

十月初，琢堂自山东专人来接眷属，遂出潼关，由河南入鲁。山东济南府城内，西有大明湖，其中有历下亭、水香亭诸胜。夏月柳阴浓处，菡萏香来，载酒泛舟，极有幽趣。余冬日往视，但见衰柳寒烟，一水茫茫而已。趵突泉为济南七十二泉之冠，泉分三眼，从地底怒涌突起，势如腾沸。凡泉皆从上而下，此独从下而上，亦一奇也。池上有楼，供吕祖像，游者多于此品茶焉。

明年二月，余就馆莱阳。至丁卯秋，琢堂降官翰林，余亦入都。所谓登州海市，竟无从一见。

译文：

我游历各地做幕僚的这三十年来，天下还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就只有四川中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三地而已。遗憾的是奔走四处，皆是做别人的随从，山水之美，往往如过眼云烟，只能领略其大概，难以探寻到它们幽僻的妙境。我凡事都喜欢独出己见，不屑于人云亦云，即使论诗品画，也都是持一种别人珍爱的我遗弃、别人遗弃的我反倒选取的态度。所以，所谓名胜的妙处，在我看来，全在于心有所得，有些名胜我并不觉得它有何妙处，有的不是名胜，我却认为有妙不可言之处。这里就把我的平生游历记载下来。

我十五岁时，父亲稼夫公在绍兴赵明府县令的衙门里任幕僚。当时有一位赵省斋先生，名叫赵传，他是杭州的名儒。赵明延请他教授孩子的学业，我的父亲也叫我投拜在赵先生门下。空闲的日子我们外

出游玩，来到吼山，此地离城大约十多里，不通陆路。靠近吼山时看见一个石洞，上面有一片巨石，中间裂开好像就要掉下来似的，我们便从它的下面荡舟而入，洞里面的空间非常空阔，四面都是峭壁，民间称其为“水园”。

临水修建了五座石阁，对面石壁上刻有“观鱼跃”三字，其水深不可测，相传有巨大的鱼潜伏在里面，我投鱼饵来试探，仅仅看到不足一尺的鱼儿跃出水面来争食。石阁后面有条路通旱园，路上有散乱放置的石头，这些石头有的收拢像拳头，有的横向摊开如手掌，有的柱石顶部被磨平，再在上面加块大石头，人工雕凿的痕迹还能看到，一无可取之处。游览完毕，我们在水阁里设宴，命随从燃放爆竹，轰然一响，众山一起回应，就如同听到了打雷的声音。这是我幼时畅游的开始。可惜兰亭、大禹陵没能去过，至今仍引以为憾。

到绍兴的第二年，赵先生因为双亲年迈而不能远游，所以在家中设馆授徒。我便跟着他到了杭州，西湖的胜景也由此得以畅游。西湖结构的精妙，我认为以龙井为最佳，如果说到小处精巧的话，天园则仅次之。山石取天竺山的飞来峰，城隍山的瑞石古洞。水则取玉泉，原因在于那里水清鱼多，有种活泼的趣味。大概最不堪一看的，就是葛岭的玛瑙寺。其他像豫湖心亭、六一泉等景致，各有各的妙处，不能详尽叙述，但都无法脱去脂粉气，反而不如小静室的幽僻，其雅致接近于天然。

苏小墓在西泠桥旁边。当地人指着它告诉我们，当初那里只是半抔黄土罢了。乾隆庚子年(1780年)，圣驾南巡，曾问及此墓。到甲辰年(1784年)春天，圣驾再次举行南巡盛典时，苏小墓已经用石块筑成了坟，成八角形，上面立了一块碑，用大书写着“钱塘苏小小之墓”。从此，凭吊古迹的文人墨客无须再徘徊寻找了！我想自古以来的烈魄忠魂湮没于世间而不能流传的，固然不可胜数，但即便流传却不

能久远的也不在少数，苏小小只是一个名妓而已，从南齐到现在，却尽人皆知，这或许是灵气所钟，为西湖山水做一点缀吧！

西泠桥北面有座崇文书院，我曾经与同学赵缉之在这里参加考试。当时正值长夏，我们起得非常早，出钱塘门，过昭庆寺，上断桥，坐在桥上的石栏杆上。旭日就要升起，朝霞从柳叶外映照过来，柳叶的形态极其娇妍。在白莲花的香味里，一股清风徐徐吹来，令人身心都觉清爽不已。步行至崇文书院，考题还没有出来。午后交卷。

我与缉之在紫云洞纳凉，此洞大可以容纳几十人，洞顶的石孔能透过日光。有人摆设了小桌子和矮凳子，在这里卖酒。我们解衣小酌，吃了点鹿肉，感觉味道非常美妙，用鲜嫩的菱角和雪白的莲藕下酒，略微带有醉意时才走出紫云洞。缉之说：“上面有朝阳台，颇为高旷，何不前往一游？”我也兴致勃发，奋勇登上山巅，在山顶只觉西湖如明镜，杭州城如弹丸。钱塘江如练带，极目远眺可至数百里。这是我生平看到的第一大景观。我们坐了很久，夕阳将要落下时，才互相扶持着下了山，远远就听见南屏山的晚钟已经敲响。

韬光寺、云栖寺因为路太远而没有去游玩，其他像红门局之梅花、姑姑庙之铁树，不过如此罢了。紫阳洞我原以为必然可以观赏，便寻访找到这个地方，其洞口仅容一指，只有一股涓涓流水罢了。传说里面另有洞天，恨不能凿开一道门而进去一观。

清明节的时候，赵先生要春祭扫墓，带着我同游。墓地在东岳，那个地方有很多竹子，守坟人采掘还未出土的毛笋，形如梨但略尖，用它做成汤来待客。我甘之如饴，喝完了两碗。赵先生说：“哎！此物味道虽美但克心血，应该多吃肉来化解。”我向来不喜欢吃荤腥，那时饭量又因为喝毛笋汤而减小，就没怎么吃肉食。结果，在回来的路上只觉烦躁不安，唇舌干燥得几乎要裂开了。经过石屋洞时，没有什么可以观赏的。水乐洞峭壁上挂着很多藤萝，进入洞内就如同进入一

间斗室，泉水流得很急，水声琅琅。洞中有水池，大小仅三尺，深五寸左右，水不满溢也不干枯。我俯下身子就着水池喝水，烦躁顿时消解。洞外有两小亭，坐在里面可听到泉水的声音。庙里的和尚请我们去观赏万年缸。万年缸在香积厨内，形状甚是巨大，用竹筒引泉水灌在缸里，任其水满溢流，日子一久，缸里结了一尺多厚的苔，冬天不结冰，所以没有损坏。

辛丑年(1781年)秋八月，我父亲因患了疟疾而返回老家，冷的时候要火，热的时候又要冰，我的劝谏他不听，结果竟然转成了伤寒，病势日益严重。我不分白天黑夜地侍奉他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媳妇芸娘也得了大病，病恹恹的躺在床上。我当时的心情恶劣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父亲把我叫到身边嘱咐说：“我这一病恐怕就起不来了，你守着几本书，终究不是糊口的好法子，我将你托付给我的结拜盟弟蒋思斋，你仍然继承我的事业就行了。”过了一天，蒋思斋来了，父亲就命我在榻前拜其为师。没多久，在得到名医徐观莲先生的诊治后，父亲的病渐渐痊愈。芸也能渐渐有力气起床了，而我则从此开始了幕僚生涯。这并不是快意之事，为何要记载在这里呢？答案是：此乃我抛下书本浪游天下的开始，故此记下它。

思斋先生名襄。这一年的冬天，我就随他在奉贤官舍学习做幕僚。有一位一同学习做幕僚的，姓顾名金鉴，字鸿干，号紫霞，也是苏州人，为人慷慨刚毅，刚直不阿，比我大一岁，称他为兄长，他也就毫不犹豫地呼我为弟，两人倾心相交。此乃我平生第一个知己好友。可惜他二十二岁就过早辞世，从此我便很少与人倾心相交。今年我已经四十六岁了，在茫茫人海中，不知这一生还能否再遇到像鸿干那样的知己呢？

想起当年与鸿干结交，二人襟怀高旷，经常兴起隐居深山的想法。九九重阳那天，我和鸿干都在苏州，前辈王小侠和我父亲稼夫公

叫来女伶表演戏剧，在我家接待宾客，我担心太过吵扰，先一天就约了鸿干一起去登寒山，趁机寻访他日可以结庐隐居之地。芸为我们准备了一个酒食盒。

第二天天快亮时，鸿干已经登门来邀，我们于是带着酒食盒出了胥门，进了面馆，两人各饱食一顿。然后渡过胥江，步行走到横塘的枣市桥，雇了一叶扁舟，到寒山时日头还不到正午。舟子为人颇为规矩良顺，令他买米煮饭。我们俩上岸，先到中峰寺。寺在支硎山古刹的南面，沿着山道而上，就看见寺庙藏在树林深处，山门寂静，地方幽僻而僧人悠闲，见我俩穿戴得很随意，便没有什么接待的热情。我们的目的本来就不在这里，所以也就没有深入寺庙。回到船上，饭已经煮熟了。吃完饭，舟子带着酒食跟着我们，嘱咐他儿子守船，我们由寒山出发走到高义园的白云精舍。白云精舍紧挨着悬崖峭壁，下边开凿出一个小水池，用石栏围着，里面蓄有一泓秋水，悬崖上爬满薜荔藤萝，墙上则积满青苔。坐在窗户下，只听得见落叶萧萧，悄无人迹。出门有一间小亭，嘱咐舟子坐在这里等候，我们两人则从石缝中进入，此处名叫“一线天”，沿着石级盘旋而上，一直到达山巅，名叫“上白云”，那里有座庵堂已经坍塌了，只剩一座危房，仅仅可以远远眺望。短暂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即互相搀扶着下了山。舟子说：“登山却忘了带酒食了。”鸿干说：“我们的游玩，是想找一块隐居的地方，并不是专门为了登山的。”舟子说：“从这里向南走二三里的地方，有个上沙村，村里的人家很多，有一些空地。我有个姓范的表亲就住在这个村子里，何不前去一游？”我高兴地说：“这是明末徐俟斋先生隐居的地方，听说有座园子非常的幽雅，可惜从未去过。”于是，由舟子作向导带着我们前往。

村子在两山的夹道中。那座园子依山而建却没有石头，老树大多呈现盘结迂回之势。亭台楼榭窗栏的设计都是尽量的朴素，竹篱茅屋，不愧是隐者的居所。园子里有皂荚亭，还有一棵须两人合抱的大

树。我所游历过的园子，这座是第一。园子左边有山，俗称“鸡笼山”，山峰直直树立，上面加有一块大石，就像杭州城的瑞石古洞那般，但比不上瑞石古洞的小巧玲珑。旁边有床榻形状的青石，鸿干躺在上面说：“此地仰观峰岭，俯视园亭，既高旷且清幽，正可开怀畅饮了。”于是拉着舟子一起饮酒，或放歌或长啸，胸怀大畅。当地人知道我们是来寻找地方，误以为我们看风水的，就告诉我们哪个地方风水好。鸿干说：“但求合意，不管风水的好坏。”（岂料这话竟成了预言）喝完酒以后，我们又各自采了些野菊花在两鬓插满。

回到船上，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我在打更左右回到家中，客人还没有散去。芸私下里告诉我说：“女伶中有个叫兰官的，长得极为端庄可人。”我便假传母亲的命令把她叫到房中，握着她的手腕仔细察看，果然丰腴白腻。我回头对芸说：“美倒是美，只是嫌她的形体与名字不符合。”芸说：“肥胖的人有福相。”我说：“马嵬坡的灾祸，杨玉环的福气在哪里呢？”芸只好借故将她打发走了，然后对我说：“今天你又喝得大醉了？”我便一一讲述了游历的经过，芸也神往了很长一段时间。

癸卯年(1783年)春天，我跟随思斋先生到扬州就聘，才终于见到了金山、焦山。金山适合远观，焦山适合近看，可惜我虽然往来其间，却未能登上去远眺。渡江后往北走，王渔洋所说的“绿杨城郭是扬州”，这句话已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了！

平山堂离扬州城大约有三四里远，走完平山堂的路程大约有八九里，虽然景观全是人工制造，但精妙的构思，奇幻的想象，在天然中巧妙地做一点缀，即使天上的仙苑瑶池、琼楼玉宇，想来也就这样了吧。平山堂的妙处在于能把那十余家的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起来一直到山边，整体上气势凸显。最难布置的地方，在于出城后怎样进入景观，因为有大约一里左右园亭是紧沿着城郭而建的。按常理来说，城

郭须点缀在旷远的重山之间，才可入画，如果园林也按照这样的方法修建，那就蠢笨到极点了。而观看平山堂，其亭台、墙石、竹树都在半隐半露之中，让游人不觉得过于直白，这种设计不是胸中有沟壑的人是断断难以完成的。城的尽头，景色以虹园为首，然后转弯向北，有一石梁叫“虹桥”。不知道是园以桥来命名呢，还是桥以园来命名呢？

荡舟穿过虹桥后的风景，被称作“长堤春柳”，此景色不点缀在城脚而点缀在这里，就更显得布置的精妙了。再转弯向西，能看到一座用土垒起的小庙，叫“小金山”，有了这座小庙的阻隔，便觉气势非常紧凑，这也不是平庸的设计。听说这个地方本来都是沙土，修建小庙时屡屡不能成功，于是用若干木排，层层叠加泥土，花费数万两黄金才建成。若不是大商家出资，谁能做到这样呢？过了小金山有座胜概楼，人们每年都在这里观赏龙舟比赛。河面比较宽阔，南北横跨一座莲花桥。桥门通向八面，桥面上修建有五个亭子，扬州人称之为“四盘一暖锅”。这是才思穷尽的行为，并不怎么可取。桥的南面有一座莲心寺，寺中突起一座喇嘛白塔，顶端环绕的是一层金色的缨络，这座塔直冲云霄，大殿角落有红墙松柏互相辉映，不时传来寺庙里的钟声，这是天下间的园亭所不曾有的景观。

过了莲花桥后能看见三层高的阁楼，画栋飞檐，五彩绚烂，还有太湖石叠成的假山，用白石栏杆围着，名字叫“五云多处”，就像作文中间的大结构。过了此处的地方名字叫做“蜀冈朝旭”，平坦无奇，而且属于牵强附会之作。快要到达山脚时，河面渐渐变窄，堆上土栽种竹木，布置成四五道弯曲；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但忽然又豁然开朗，平山堂的万松林已出现在眼前。“平山堂”三字是欧阳修所书写的。所谓“淮冬第五泉”，真迹在假山石洞中，不过只是一口井而已，井水味道与雨水相同；荷亭中的六孔被铁栏杆围着的水井，是假

的井泉，水根本不能喝。九峰园另外在南门的幽静处，别有一番天趣，我认为它是各园中最好的。康山没有去过，不知到底如何。

这里说的都是扬州园林的大概轮廓，其工巧处，精美处，不能一一尽数。大约适宜将它们看成浓妆艳抹的美人，而不能作浣纱溪上的女子来观赏。我有幸恰逢恭迎皇上南巡的盛典，各项工程都已告竣工，演练接驾时各种点缀，因此可以游览各种盛观，这也是人生中很难遇到的。

甲辰年(1784年)的春天，我跟随我父亲在吴江何县令府中担任幕僚之职，与绍兴的章蘋页江、杭州的章映牧、苕溪的顾蔼泉诸位先生一起共事，承办修建南斗圩行宫，由此得以第二次瞻仰帝王天颜。

一天，天将要黑了，我忽然动起了归家的兴致。恰好搭上一艘办理公务的小快船，双橹双桨，乘着它于太湖上飞桨疾驰，吴地风俗称之为“出水辮头”，转瞬已经到了关门桥。即使骑着仙鹤腾空飞翔，也没有这样的神爽。回到家时，晚餐还没做熟。我们这里向来崇尚繁华，到了皇上南巡的日子，此时的争奇斗胜，更比往日奢华许多。灯彩炫人眼目，箫歌聒人耳膜，比起古人所说的“画栋雕甍”、“珠帘绣幕”、“玉栏干”、“锦步障”，都有所超过。我被友人东拉西扯，帮他们插花结彩，闲下来则呼朋唤友，豪饮狂歌，放开胸怀尽兴游览。青春年少，兴致勃发，完全不知疲倦。如果生在盛世却仍然居于穷乡僻壤，又怎能得到这样的游乐盛观呢？

这一年，何县令因事被人弹劾，我父亲便接受了海宁王县令的聘请。嘉兴有个叫刘蕙阶的，长年吃斋信佛，来拜访我的父亲。他的家在烟雨楼旁边，有一楼临河，叫“水月居”，是他诵经的地方，其内洁净如同僧舍。烟雨楼在镜湖之中，四岸都是杨柳树，只可惜没有多少竹子。在楼上的平台远眺，可以看到远处渔舟星罗棋布，水波浩渺平滑，似乎适宜于在月夜观赏。僧人准备的素斋非常不错。

到了海宁以后，与金陵的史心月、山阴的俞午桥一起共事。心月有一子名叫烛衡，为人安静，不喜多言，彬彬有礼，和我成为莫逆之交，他是我平生的第二知己。可惜我们萍水相逢，聚首相处的日子并不多。

我们游览了陈氏的安澜园，这座园子占地百亩，有重重楼阁，夹道回廊。园子里的水池特别宽大，桥修建成六曲形，石上爬满藤萝，人工痕迹全部被掩映于其内，巨大古木，都有参天的气势，鸟啼花落，让人产生走进深山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人工归于天然的景胜。我所游历过的平地上的假山园亭中，此为第一。我们曾在桂花楼中设宴，各种美味都被花的香气所夺，唯有酱姜的味道没有变化。姜的脾性是愈老而愈辣，用其来形容忠节之臣，的确不是虚言。

出了南门就是大海。一天内有两次海潮，如万丈银堤冲破海面滔滔而过。有的船迎着潮头行驶，潮到时，反过船桨相向而行，在船头设一块木招，其形状就如同长柄大刀，招往下一按，潮水就被分破，而船则马上随着木招而潜入，过一会儿才浮起来，调转船头再随潮而去，顷刻间即可驶出百里之远。堤塘上有塔院，中秋夜时我曾随我父亲在这里观潮。沿着堤塘往东走上大约三十里的路程，有个地方叫尖山，一座孤峰拔地突起，扑入海中。山顶上有阁楼，匾上题着“海阔天空”四字，登阁远观，一望无际，但见怒涛接天而已。

我二十五岁那年，应徽州绩溪县县令的聘召前去赴任，从杭州乘“江山船”，过富春山，登上子陵钓台。钓台在半山腰，一峰突起，离江水十余丈。难道汉代时这里的江水竟然与山峰齐平吗？月夜泊船于浙江、安徽交界之处，界口设有负责治安的巡检署。“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景宛然再现。黄山仅见到了它的山脚，可惜没有能看到其真正的面目。

绩溪城处在众山围绕之间，城虽小如弹丸，民风却极为淳朴。临近城池的地方有座石镜山，从山弯中曲折地行过大约一里路，便有悬崖激流，苍翠欲滴。渐渐往高处走，就到了山腰，有一个方形的石亭，四面都是陡峭石壁。亭子左边的石壁就像屏风一样，颜色青亮光滑，可以照出人形，民间传说能照出前生的模样。唐末的黄巢到了这里，照出自己猿猴的样子，便放火焚毁了它，所以再也不能照见人了。

离城十里的地方有座“云火洞天”，其里面的石头的花纹盘旋交结，岩石凹凸不平，颇有元代画家王蒙山水画的风格，只不过有点杂乱无章，山洞、岩石都是深红色。旁边有一座非常幽静的庵堂，盐商程虚谷曾设宴招待我们在这里游玩。宴席上有肉馒头，小和尚专注地在旁边看着，我们便给了他四个。临行时用两块银元作为酬谢，但山里的和尚不认得，推辞不受。我们告诉他用一块银元可换铜钱七百多文，和尚却以附近没有可兑换的地方为由，还是不接受。于是我们凑齐铜钱六百文支付给他们，这才高兴地接过来并表示感谢。改日，我邀同事带了酒食再去，老和尚嘱咐我们说：“上次小徒不知吃了什么东西，结果腹泻不止，今天不要再给他吃了。”由此可知，吃惯了野菜肚子，经不得荤腥的刺激，实在可叹呀！我对同事说：“做和尚的人，必然要用这种偏僻的地方做居所，终生不见不闻，或许还可以修身养性。像我家乡的虎丘山，终日所看到的是妖童艳妓，耳朵听到的是丝竹歌舞，鼻子闻到的是佳肴美酒，又怎么能做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呢？”

离城三十里，有个地方叫“仁里”，有花果会，每十二年举行一次，每次举办时，各家都要拿出盆花来进行比赛。我在绩溪时，正好赶上花果会，便想前往观看。不过苦于没有轿子车马，有人教我锯断竹子为杠，绑上椅子当轿子，然后雇人抬着去。同游的唯有同事许策廷，一路上凡是看见我们的人无不讶然大笑。到了那地方，有一座

庙，不知供的是什么神灵。庙前空旷处高高地搭起一座戏台，雕栏画栋，极其巍峨灿烂，近看则是纸扎的彩画，抹上油漆做成的。锣声突然响起，只见四人抬着一对蜡烛，这对蜡烛大如断柱，八人抬着一头猪，其状大如牯牛，原来是公养了十二年才开始宰杀献给神灵的。策廷笑着说：“猪固然寿长，神的牙齿也是够锋利的。我如果是神，怎么能享用得了它。”我说：“这也足以见出他们的憨厚诚实。”

进入庙中，殿廊轩院所摆设的花果盆玩，并不剪枝裁节，全部以苍老古怪为佳，大半都是黄山松。一会儿开场演戏，人流如潮水般涌进，我和策廷便避开离去。在这里做事不到两年，我和同事产生不合，便拂袖而去，回到家乡。

我自从游幕绩溪以来，见官场中的卑鄙丑事不堪入目，所以弃儒经商。我有个姑父叫袁万九，在盘溪的仙人塘做酿酒生意，我和施心耕合资入伙。袁万久的酒本来是在海上贩运的，不到一年，正巧遇上台湾林爽文叛乱，海路被阻，货物积压，本钱全部赔光了，不得已，仍然重操旧业。在江北做了四年的幕僚，其间没有一次快游可以记载。

后来，我们借居萧爽楼，过着人间神仙般的日子。时逢我表妹夫徐秀峰从广东归来，见我闲居于此，感慨地说：“您这样等着露水来煮饭，靠着笔墨来养家，终非长久之计，何不与我一起游商岭南？应当不仅只获得一点蝇头小利啊！”芸也劝我说：“趁现在双亲的身体还健壮，孩子也正强壮，与其在柴米上精打细算，以此苦中作乐，不如一劳而永逸。”我于是和各位朋友商量借贷，集资作本钱。芸也自办了一些绣货，以及岭南所没有的苏酒、醉蟹等物。我禀告了父母，于十月十日，和秀峰一起从东坝上船，出芜湖口而去。

第一次游长江，让我大畅襟怀。每晚停船后，必定要在船头喝点小酒。看见捕鱼的人用的渔网不到三尺，而孔却大到约四寸，铁箍箍

着四角，目的似乎是为了让渔网更容易沉下去。我笑着说：“圣人的教导，虽然说‘渔网不要太密’，但像这样大的网孔，怎么能捕得上鱼呢？”秀峰说：“这是专门为网到鳊鲤鱼特制的渔网。”只见网用长绳系着，忽起忽落，似乎是在试探有没有鱼。没多久，迅疾地挽网出水，已经有鳊鲤鱼夹在孔里被捞起了。我这才感叹说：“可知单纯以自己的想法，无法猜测事物的奥妙啊！”

一日，见江心中有一峰突起，四周全无依靠。秀峰说：“此乃小孤山。”在一片霜林中，有殿阁参差错落。乘风行船直接驶过小孤山，很可惜没有能登山一游。到了滕王阁，就如同我们苏州府学的尊经阁移到了胥门的大码头，王勃《滕王阁序》中所说的，并不足信。我们就在阁下换乘高尾昂首的大船，名叫“三板子”。由赣关至南安方登船上岸，这天，正值我三十岁生日，秀峰准备了寿面为我祝寿。第二天，过大庾岭，山顶上有座亭子，匾上写着“举头日近”，是形容此山之高。山头一分为二，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留着一条通道如同石巷。道口处立着两块碑，一写“急流勇退”，一写“得意不可再往”。山顶有座梅将军祠，没有考证是哪个朝代的人物。人们常说“岭上梅花”，却并无一棵梅树，我心想梅岭难道是因为梅将军而得名的吗？我所携带的送礼的梅花盆景，到这里时将近腊月，已经花落而叶黄了。

过了梅岭，出了山口，便觉得山川风物顿然不同。岭西有一座山，山上有玲珑剔透的石洞，已经忘了洞名，轿夫说：“洞里有仙人睡的床榻。”我匆匆而过，因为没有游玩而深感遗憾。到了南雄，我们雇了条龙船继续走水路。过佛山镇时，见每家每户的墙顶大都摆列着盆花，叶如冬青，花如牡丹，有大红、粉白、粉红三种颜色，原来是山茶花。

腊月十五，我们才到达省城，客居在靖海门内，租了王姓人家临街的楼房三间。秀峰的货物都卖给了权贵人物，我也跟着他开货单，拜访客商。随即就有要送礼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取货，不到半个月，我的货物就已经卖完了。

到了除夕，蚊子的嗡嗡声还像打雷一样响。新年拜节的人，还有穿棉袍纱套的。不单单是气候不同，即使是当地人，同样的五官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神情。

正月十六日，有官署中的三位同乡好友拉我去游河观妓，叫做“打水围”，妓女则被称为“老举”。于是我们同出靖海门，乘上小艇(小艇如切开的半个鸡蛋且加上了篷子)，先到沙面。妓女乘坐的船叫“花艇”，都是船头相对分开排列，中间留着一条水路以便让小艇往来行驶。每帮大概有一二十个小艇，用横木绑定，以防被海风吹散。两船之间钉着木桩，用藤圈套着，以便随潮涨落而不松散。老鸨被称为“梳头婆”，头上戴着用银丝做成的架子，架子高四寸左右，中间空着而把头发盘在外面，还用长耳挖插一朵花在发鬓上。身披青色短袄，穿着青色长裤，裤管拖到脚背，腰上系着汗巾，或红或绿，赤着脚趿着鞋，样子像戏班子里唱旦角的。登上她们的花艇，即躬身笑脸相迎，撩起帷幔领我们进入船舱。舱中两旁列着椅子矮凳，中间设有一张大炕，有一扇门通向船尾。老鸨高喊“有客”，就听见纷乱的脚步声，有的挽着髻，有的盘着辫，脸上擦的粉如同粉墙，擦的胭脂则像红石榴。有穿红袄绿裤的，也有穿绿袄红裤的，有穿短袜趿着绣花蝴蝶鞋的，也有赤脚套着银脚镯的，有蹲在炕边的，也有靠在门旁的，双目闪闪，一言不发。我回头对秀峰说：“为什么这么做呢？”秀峰说：“相中以后，招一下手，她就会过来跟着你。”我试着招了一下手，果然有人高兴地来到我面前，从袖中取出槟榔敬我。我把槟榔放入口中大嚼，涩得无法忍受，急忙吐出来，用纸擦拭嘴唇，吐出的东西像血一般。整个艇上的人都大笑不已。之后，我们又

来到军工厂的河面，妓女的装扮也都差不多，只是不管长幼都能弹琵琶罢了。和她们说话，回答说“咽谜？”“咽谜”是“什么”的意思呀。我说：“人说‘少不入广’，是因为会让人销魂，但像这样野俗的装扮，再加上一口听不懂的蛮语，谁会为之动心呢？”一位朋友说：“潮州帮的装扮得如同仙子，可以前去一游。”

到了潮州帮，船也像沙面那样排着。有个著名的老鸨叫素娘的，其妆束像唱花鼓的妇人，而那些妓女都穿长领的衣服，脖子上套着项锁，前发齐眉，后发垂肩，中间挽着一个小髻像丫鬟的发髻，裹着脚的穿裙子，不裹脚的穿短袜，也穿蝴蝶鞋，拖着长长的裤腿，语音可以区别。但我终究嫌她们穿着异样，所以兴趣索然。秀峰说：“靖海门对岸的渡口有扬州帮，妓女装扮都是吴地一带的风格。你去，必定有合意的对象。”一位朋友说：“所谓扬州帮，仅有一个老鸨，叫做‘邵寡妇’，带着一个人称‘大姑’的媳妇，是来自扬州的，其余都是湖广、江西人。”因此我们到了扬州帮的地方，互相对面的两排船仅有十余艘，其中的妓女都是云鬟雾鬓，薄施脂粉，阔袖长裙，说话语音非常清楚。被称为邵寡妇的女人殷勤接待我们。有一个朋友另外叫了酒船，大的叫“恒舟姿”，小的叫“沙姑艇”，做东邀请我们玩，请我选妓。我挑了一个雏妓，身材相貌有些像我的妻子芸娘，而且她的脚非常尖细，叫做喜儿。秀峰选了一个名叫翠姑的，其余的人都各自有旧相好。把花艇停到河中间，然后我们开始开怀畅饮，到打更时分，我害怕把持不住自己，坚持想要回寓所，而城门此时已经关闭了。原来，海边城市日落就关城门，我不知道这个规定。等到宴席终了后，这些人有的躺着吸鸦片，有的搂着妓女调笑，侍者给每个人送来被子枕头，就要准备连床开铺了。我暗地里问喜儿：“你的艇上还有能睡觉的地方吗？”喜儿回答说：“有间寮房可以睡，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客人了。”（寮房，就是指船顶上的房子）我说：“姑且去看一下。”招来一艘小艇，渡到邵寡妇的船上，但见整个扬州帮灯火相对就像一条长廊，寮房恰好没有客人。老鸨笑着迎过来说：

“我知道今日有贵客到来，所以留下寮房来接待。”我笑着说：“你真是荷叶下的仙人呀！”于是有侍者拿着灯烛来引路，由船舱后登梯而上。寮房就如同一间斗室，旁边设有一张长榻，几案也都具备。揭开帘子再进去，就在头舱的顶部，床也设在旁边，中间方形窗户上镶嵌着玻璃，不点烛火而光满一室，原来是对面船上灯光映射过来的。被子帐子镜子柜子，都十分华美。喜儿说：“从台上可以看到月亮。”我们随即在梯门上打开一扇窗子，像蛇一样地爬行出去，就到了船后梢的顶部了。船顶三面全部设有短栏，一轮明月，水阔天空。纵横如乱叶般浮在水面上的，是酒船；闪烁如繁星般排列在天空的，是酒船上的灯火；还有无数小艇穿梭往来，笙歌弦索之声掺杂着涨潮的涛声，真令人心情为之变化不定。我说：“‘少不入广’，应该是在这里啊！”只可惜我的妻子芸娘不能和我一起到此游玩。回过头来看看喜儿，月光下依稀与芸娘相似，于是挽着她从船顶下来，熄掉灯烛睡了。天快要亮的时候，秀峰等人已哄然而至，我连忙披衣起身相迎，大家都责怪我昨晚的逃跑。我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怕你们揭开我的帐子掀开我的被子而已！”之后，我们便一同回到寓所。

数天之后，我偕同秀峰一起去游海幢寺。这座寺院建在水中，围墙修得如同城墙一般，离水面五尺的地方设有洞口，设有大炮以防御海盗，潮涨潮落，洞口便随着水位上下沉浮，丝毫看不出炮门有忽高忽低的变化，这也是自然现象的不可思议之处。十三洋行在幽兰门的西面，结构和西洋画相同。对面渡口名叫花地，花木极为繁茂，是广州卖花的地方。我曾自以为没有花是我所不认识的，到这里却仅仅认识六七成，问那些花的名字，竟然还有《群芳谱》没有记载的，这或许是因为当地方言发音不同造成的吧！海幢寺规模极大，山门内种植着榕树，大的需要十多人才能围抱，绿荫浓密如同伞盖，秋冬都不凋谢。柱子、门槛、窗棂、栏杆都是用铁梨木做成的。寺内有菩提树，叶子好像柿树，浸水去皮后，肉筋细得如同蝉翼纱，可以裱成小册子来写经文。

回来的路上我们去花艇顺便探访了喜儿，正碰上翠姑、喜儿都没有客人。喝完茶我们准备走，她们却再三挽留。我的意思还是想去寮房，但邵寡妇的媳妇大姑已经有客人在上面了。于是我对邵寡妇说：“如果可以一同前往寓所，那就不妨带着她们去叙叙。”邵寡妇说：“可以。”秀峰先回到住处，吩咐侍从准备了酒菜。我带着翠姑、喜儿到了住的地方。正在谈笑之间，恰巧郡署的王懋老不期而来，我们便留住他一起喝酒。酒将要入口之际，忽然听到楼下人声嘈杂，似乎有人要上楼的样子，原来，房东的一个侄子向来无赖，知道我招妓，故带着人来想敲诈我。

秀峰埋怨道：“这都是因为三白一时的高兴，我不应该也顺从了他。”我说：“事已至此，应该快点想出退兵的计策，这不是斗口的时候。”懋老说：“我应该先下去劝阻一下。”

我随即唤来仆人，让其赶快去雇两乘轿子，先送两个妓女脱身，再图谋出城的方法。听到懋老说不退他们，他们也没有上楼。两乘轿子已经准备好了，我的仆人手脚颇为灵便，令他在前面开路。秀峰挽着翠姑跟着，我挽着喜儿殿后，一哄而下。秀峰、翠姑借仆人之力，已经冲出门去。喜儿却被人伸手拉住。我急忙抬起腿，踢中那人的手臂，那人手一松，喜儿便逃脱了，我也乘势脱身逃出。我的仆人也守在门外，以防他们追过来抢人。我急忙问他：“见到喜儿了吗？”仆人说：“翠姑已经乘着轿子走了。喜娘只见她出来，却没见她乘轿。”

我连忙点起火把，见空轿子还在路旁。急忙追至靖海门，见秀峰正站在轿子旁边保护翠姑，又问他，他说：“或许应该往东走，但她反而奔向西边去了。”我急忙返回身去找，走过寓所十多家，突然听到暗处有人呼唤我，用烛火一照，原来正是喜儿；于是把她带进轿里，抬起就走。秀峰也跑来了，说：“幽兰门有水洞可以出去，已经

托人贿赂看守人开锁。翠姑去了，喜儿也赶快去吧。”我说：“你速回寓所退兵，翠姑、喜儿交给我吧。”来到水洞边，果然锁已经打开，翠姑先在那里等我们。我于是左边掖着喜儿，右边挽着翠姑，弯腰走鹤步，踉跄着出了水洞。当时正逢天下小雨，路滑如油，到了沙面河畔，花艇上的笙歌正盛。小艇上有识得翠姑的，招呼她上了船。我这发现喜儿头发像零乱的蓬草一般，钗环全都不见了。我问她：“是不是被抢去了？”喜儿笑着说：“听说这些都是纯金打造的，是妈妈的东西。我下楼时已经取下藏在袋子里了。假如被抢去的话，可是会连累你赔偿的。”我听后，心里十分感激，让她重整钗环，并嘱咐她和翠姑不要告诉她妈妈实情，可托言寓所人杂，故此还是回到船上来。翠姑如我所言禀告了老鸨，并说：“酒菜已经吃饱了，准备些粥就可以了。”

这时寮房里的酒客已经离去，邵鸨儿叫翠姑也陪我一起进寮房。这时，才发现两对绣鞋已被淤泥浸透。三人一起喝粥，姑且以此充饥。之后，我们点上蜡烛夜谈，这才知道翠姑籍贯湖南，喜儿也是出生在河南，本姓欧阳，父亲去世母亲改嫁，被坏蛋叔叔卖到妓院。翠姑告诉我送旧迎新的苦闷：心情不好也得强颜欢笑，不胜酒力也得喝酒，身子不舒服也得陪客人，喉咙不舒服也得唱歌；更有性情乖张的人，稍有点不合意，就扔酒杯掀桌子，大声辱骂，老鸨不体察实情，反而责怪她接待不周；又有恶客整夜蹂躏，那种折磨让人不堪忍受。喜儿年纪小，刚来，老鸨还有点怜惜她。翠姑一边说着一边不经意地流下了眼泪。喜儿也默默抽泣。我于是把喜儿揽入怀中，安慰她。之后，我嘱咐翠姑睡在外榻，这是因为她是秀峰的相好。

自此，或十日或五日，喜儿必然会遣人来叫我，有时还亲自乘一艘小艇，来河岸迎接。我每次去都会邀秀峰，不邀别的客人，也不到别的花艇上去。一夜欢娱，只不过花费四个银圆罢了。秀峰今日倚翠明日偎红，俗语称之为“跳槽”，甚至一次招两个妓女。我则唯有喜

儿一人。偶尔一个人前往，或在平台上小饮，或在寮房内聊天，不令她唱歌，不强迫她多喝酒，温存体贴，整个花艇气氛和谐。邻船的妓女都非常羡慕。有空闲而不需要应酬客人时，如果知道我在寮房里，她们一定会来拜访。全帮的妓女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每次登上花艇，招呼我的声音连绵不绝，我也左顾右盼，应接不暇，这是挥霍万全的人也不见得能得到的待遇。

我在那里呆了四个月，总共花去一百多两银子，得尝荔枝鲜果，也属于平生快事。后来老鸨想索要五百两银子强迫我纳喜儿为妾，我害怕她骚扰，于是便想要回家。秀峰迷恋青楼之女，我便劝他买一个作妾，我们仍然由原路返回苏州。第二年，秀峰再去，我父亲不允许我搭伴前去，于是便接受了青浦杨县令的聘请。等到秀峰回乡，说到喜儿因为我没有去，几乎寻了短见。唉！这真是“半年一觉扬帮梦，赢得花船薄幸名”啊！

我自广东归来后，在青浦做了两年幕僚，没有什么快游可以记述。没多长时间，芸娘与憨园相遇，众人的非议沸沸扬扬，芸因为激愤而得病。我和程墨安摆了一间书画铺在家门的旁边，以此作为药费补贴。

中秋过后两天，吴云客携毛忆香、王星澜邀我去游西山小静室。我当时正好手上有事，便嘱咐他们先去。吴云客说：“如果你能出城，明天中午我们当在山前水踏桥旁边的来鹤庵等候你。”我应允了他。

隔了一天，我让程墨安留下来守书画铺子。我独自出阊门，来到西山前，过了水踏桥，顺着田埂的方向往西走，看见一座南向的庵堂，门前带有一条清澈的溪流。我敲门询问。里面人应道：“客从何处来？”我告诉他事情的缘由。里面的人笑道：“这是‘得云庵’，客人没有看到匾额上的字吗？‘来鹤庵’已经走过了！”我说：“从水

踏桥到这里，没看见庵堂。”那人往来路指着说：“客人没看到土墙中那阴凉有很多竹子的地方吗，那就是。”

我于是往回走，来到墙下，见一扇小门紧紧关闭。我从门缝里窥视，里面有矮短的篱笆，曲折的小道，绿竹茂密，寂静得听不到一点人的声音。敲门也没有人答应。有一人路过，告诉我说：“墙洞里有一块石头，是敲门的工具。”我试着用它连击小门，果然有小和尚出应。我随即沿着小径进去，过了一座小石桥，向西一转弯，这才看见山门，上面挂着一块黑漆匾额，用粉书写着“来鹤”二字，后面有长长的跋语，我没工夫细看。入门后先经过韦陀殿，发现到处都很光洁，纤尘不染，知道这是一间绝好的静室。忽然看到左边回廊里有一个小和尚端着壶出来。我大声呼问，随即听到星澜在屋子里笑着说：“怎么样？我说了三白绝对不会失信的！”随即看见云客出来相迎，说：“等你来吃早饭，怎么来得这么迟呢？”一个和尚跟在他后面，向我做了个稽首，一问知道是竹逸和尚。进入其室内，仅有小屋三间，匾额上题着“桂轩”，庭院中两棵桂树的花正处于盛开之时。星澜、忆香一起喊着说：“来迟就要罚酒三杯！”席上荤素菜都非常精致洁净，酒则黄酒白酒全部齐备。我问道：“你们游了几个地方了？”云客说：“昨天来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今天早上就只去了得云、河亭二处罢了。”大家欢饮了很久。吃完饭，仍从得云、河亭出发，一共游玩了八九处，到华山才止步。这些地方各有各的好，不能一一详叙。华山的顶上有莲花峰，当时天快黑了所以也没上去，只能寄希望于以后再游。桂花的繁盛到此为最佳了，我们在花下品一壶清茶，随即便乘着竹轿，径直回到了来鹤庵。

桂轩的东面另外有一间临洁小阁，已经杯盘罗列。竹逸和尚说话少爱静坐，但却好客且善饮。开始时行“折枝催花”的酒令，接下来则每人出一个酒令，直到二更时分才结束。我说：“今夜月色甚佳，就这样酣睡，未免辜负了一番清月，哪里能找到高旷之地，我们不如

去赏玩月色，这才不虚度了如此美景良宵！”竹逸和尚说：“放鹤亭可以登高望月。”云客说：“星澜这次带了琴过来，我们从没听过他的绝妙琴音，到那里听弹一曲，如何？”于是我们便一同前往。在木犀的幽香里，但见一路霜林，月下长空，万籁俱静。星澜弹了一曲《梅花三弄》，听者顿觉飘飘欲仙。忆香也兴致大发，从袖中拿出铁笛，呜呜地吹着。云客说：“今夜在石湖看月的，谁能像我们这样快乐呢？”原来我们苏州八月十八日在石湖的行春桥下有观月的盛会，游船排列拥挤，彻夜笙歌不息，名曰看月，实际上是带着妓女哄闹狂饮罢了。没多久，月落霜寒，天色渐晚，我们兴尽返回，安睡一夜。

第二天早晨，云客对众人说：“此地有座无隐庵，极为清幽僻静，你们有去过的吗？”大家都回答说：“不止是没有去过，并且没有听说过。”竹逸和尚说：“无隐庵的四面都是山，位置非常偏僻，僧人都不能长期居住。往年我曾去过一次，庵堂已经坍塌废弃了。自从尺木彭居士重修后，我就没有再去过，现在还依稀认得路。如果你们想去游玩，我愿意作向导。”忆香说：“难道饿着肚子去吗？”竹逸和尚笑着说：“已准备了素面，再令道人带上酒盒随着前去吧！”吃完面，我们步行前往。经过高义园的时候，云客想去白云精舍。进门刚落座，一个僧人慢慢走出，向云客拱手说：“两月不见，城中可有新闻？抚军还在衙门吗？”忆香忽然站起身来说了声：“秃！”拂袖径自走出。我和星澜强忍着笑也随着走出。云客、竹逸笑着应酬了几句，也告辞而出。

高义园即范仲淹范文正公之墓，白云精舍在它的旁边。有一间轩房面对峭壁，壁上悬挂着藤萝，下面凿了一个池子，池子宽一丈左右，一泓清泉，有金鱼游于其中，名叫“钵盂泉”。这里摆有竹炉茶灶，位置极为幽僻。轩房位于绿竹中，可以俯瞰范园的概貌，可惜僧人太俗，不堪久坐。是时，我们从上沙村过鸡笼山，也就是我和鸿干

登高的地方。风物依旧，但鸿干已经逝去，抚今追昔，令人不胜感叹。

正在惆怅的时候，忽然被流泉挡住了道路，不能再往前走。有三五个村童在乱草中挖菌子，探头探脑地望着我们笑，似乎很惊讶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询问他们无隐庵怎么走，回答说：“前面的路水太大不能走，请返回几步，往南有条小路，翻过山岭就到了。”我们听从了村童的话，翻过山岭往南走了大约一里路，渐觉竹树丛杂，群山环绕，小径上绿草如茵，已经没有什么人迹了。竹逸和尚徘徊着四周看了看，说：“似乎在这里，但路径已经认不清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蹲下身仔细察看，在千杆翠竹中隐约能看到乱石墙舍，便在丛竹之间拨开一条小径，横穿竹林入内寻找，这才看到一扇门，上面题着“无隐禅院，某年月日南园老人彭某重修”。众人大喜道：“如果不是你，这里就成了难以问津的武陵源了。”

山门紧闭，我们敲了很久，没有人应答。忽然旁边开了一道门，呀然有声，一位穿着破衣烂衫的少年走了出来，面带菜色，脚上的鞋也破了，问道：“客人有什么事吗？”竹逸拱手说：“我们仰慕这幽静之地，特来瞻仰。”少年说：“如此的穷山，僧人四散，已无人接待，请到别处去游玩吧！”说完，关门打算进去。云客急忙止住他，许诺如果开门放我们进去游览，必定酬谢他。少年笑着说：“茶叶都没有了，恐怕怠慢了客人，哪里是奢望酬谢呢？”

山门一开，就看见了佛像，金光与绿荫交相辉映，庭阶的石板长满了一层厚厚的青苔，就像织绣一样。殿后的台阶厚大如墙，用石栏环绕着。沿着台阶向西走，有一块形状像馒头的石头，高两丈左右，底部有细竹环绕。再由西转向北，从斜廊登级而上，就看见三间堂屋紧对着大石。石下凿有一个小月池，一脉清泉，荇菜水藻纵横交错。堂屋的东边就是正殿，正殿左边向西是僧房厨灶；殿后临着峭壁，树

木丛杂，绿荫浓密，抬头都看不到天。星澜筋疲力尽，坐在池边休息，我也跟着他坐下。正要打开酒盒小饮一会儿，忽然听到忆香的声音从树梢传来，喊道：“三白速来，这里有妙境！”我们抬头看去，并不见人，于是与星澜循着声音找去。由东厢出一小门，再折向北，有石阶像梯子，大约有几十级，在石阶顶端的竹林深处看见了一栋楼。我们又登梯而上，上面楼阁八扇窗子大开，匾额上题着“飞云阁”。四山环抱，如同一座城池，独缺西南一角。遥遥地看见一水浸淫天际，风帆隐隐，即是太湖了。我们靠窗俯视，山风吹动竹梢，如同翻卷麦浪。忆香问：“此处如何？”我答道：“这里的确是妙境！”忽然又听见云客在楼西呼喊：“忆香速来，这里更有妙境！”我们于是又下楼，折向西，走了十多级，眼前豁然开朗，地势平坦如台。度测这个地方已在殿后的峭壁之上，残砖缺石还依稀可见，大概这就是以前的殿基。四面眺望环抱此地的群山，比“飞云阁”更让人畅快。忆香对着太湖长啸一声，引得群山齐声回应。于是我们席地打开酒瓶，忽然又为饥肠辘辘而发起愁来。少年想要煮些焦干的饭粒代替茶叶来泡茶，我们便令他改茶为粥，并邀请他和我们一块儿吃。询问他此地为什么冷落到这种地步？他答道：“四周没有邻居，夜晚又多强盗出没，有积粮时他们就来抢窃，即使种些蔬菜水果，也大多被樵夫占有。这里是崇宁寺下属的寺院，厨子每到月中送干粮一石、咸菜一坛罢了。我是彭姓后裔，暂时住在这里看守，正准备回去，这里不久就应该没有人迹了。”云客给了他一个银圆作为酬谢。

返回鹤庵后，我们各自雇船归家。我画了一幅《无隐图》，赠送给竹逸和尚，以此来纪念这次快意之游。

这一年冬天，我为朋友做借贷保人，结果被连累，失欢于家庭，不得已寄居在无锡华家。第二年春天，我准备去扬州谋生，但盘缠短缺。有个老友韩春泉在上海做幕僚，我于是去拜访他。我当时衣敝履穿，不好意思进入官署求见，投了封书信约他在郡庙园亭中会晤。等

到他出来见我，知道我的愁苦后，便慷慨资助了我十两银子。郡庙园亭是洋商捐资修建而成，非常宽阔，可惜点缀的各种景物杂乱无章，后边垒叠的山石也没有起伏照应。回来的途中我忽然想起了虞山的胜境，正好又有条便船可以顺道。当时正是仲春时节，桃李争妍，一路上昼夜兼行，苦于没有伴侣。于是怀揣三百文铜钱，信步来到了虞山书院。从墙外仰观，但见丛丛绿树交映着红花，娇红嫩绿，依山傍水，极有一番幽趣，可惜不得其门，无法入内细看。一路上问路而行，遇见有人搭着篷子煮茶，我便坐了进去，让其烹了一壶碧螺春，喝起来味道极佳。我询问虞山景致什么地方最好，一游客说：“从这里出西关，靠近剑门，就是虞山风景最好的地方了。你如果想去，就让我做你的向导吧！”我欣然接受。

出了西门，沿着山脚高低不平地走了约几里路，渐渐看到屹立的山峰，山石上有横纹。到了后看到一山从中间一分为二，两壁凹凸不平，高数十仞。走近后仰着头看，其势似乎要倾倒下来一样。那人说：“相传上面有洞府，多仙景，可惜没有路径可以攀登。”我兴致大发，挽袖卷衣，猿猴般攀援而上，直到山顶。所谓洞府，只有一丈多深，上面有石缝，能够看见天空。俯首向下看，双腿发软，就像快要掉下去一样。于是用肚子贴着峭壁，抓着藤蔓而下。那人感叹说：“了不起啊，若论游兴之豪迈，没有见过像您这样的。”我口渴了想喝点东西，便邀那人到山野小店饮了三杯。太阳快要落山，我还没有游遍，捡了十多块红褐色石子，带着它回到寓所。背着书箱搭乘夜班船到了苏州，从苏州仍然返回无锡。这是我愁苦生活中的一次快意之游。

嘉庆甲子年(1804年)春，我痛遇因父亲亡故而引发的家变，正想要弃家远遁，朋友夏揖山挽留我到他家居住。秋八月，他邀我一起去东海永泰沙勘收利息。永泰沙隶属崇明县。出刘河口后，我们在海上航行了一百多里。永泰沙是新近涨潮才开辟的地方，尚无街市。茫茫

一片芦苇，绝少人烟，仅有夏揖山姓丁的同伙有几十间仓库，四面挖了沟渠，筑了堤岸，栽了些杨柳环绕于外。

丁氏字实初，家住崇明，是永泰沙的首户。当会计的姓王。人们都豪爽好客，不拘礼节，与我初见就如同故交。杀猪为食，拿出所有的酒给我们喝。行酒令则只会划拳，不知道吟诗对句；唱歌则只是号叫，并不讲究音韵旋律。酒酣耳热的时候，就叫工人挥拳摔跤作为游戏。养了一百多头牯牛，都露宿在堤岸上。养鹅以其鸣叫为信号，用来防御海盗。白天就驱赶着鹰犬在芦苇丛中沙洲之间狩猎，所捕获的大多是飞禽。我也跟随他们驱驰追逐，疲倦了就躺在地上休息。

他们引我到园田建筑快要完善的地方，每一字号都围筑高堤，用来防御潮汛。堤坝中通有水沟，用闸门来开关。干旱在涨潮时开闸浇灌，水涝则就在落潮时开闸排泄。佃户分散各处，星罗棋布，一声呼喊，马上就会聚集起来。佃户称业主为“产主”，惟命是从，非常朴实可爱；但如果用不义的言行激怒了他们，则其野蛮粗暴就会胜过虎狼；如果所言公正公平，他们又会率然拜服。他们的情绪好像风雨阴晴不定，如同远古时候的人。

躺在床上向外看去，就能看到大海的波涛，枕边的潮声如鸣金鼓般。一天晚上，忽然看见几十里外有大得像竹筐一样的红灯浮在海面上，又见红光照耀天空，其势如同失火一般。丁实初说：“这个地方出现神灯神火，不久海水又要涨出沙田了。”揖山素来兴致豪迈，到这里彻底放开了胸怀。我更是肆无忌惮，在牛背狂歌，在沙头醉舞，随性而至，真的是平生无拘束的快意之游啊！处理完这里的事情，到了十月我们才回家。

我们苏州虎丘的名胜，我首先选取后山千顷云这处地方，其次就是剑池了，其余多半借人工之力，而且被脂粉气所污，已经失去山林的本相。即使是新修的白公祠、塔影桥，也不过是空留雅名而已。这

里的冶坊滨，我戏改为“野芳滨”，更不过是扎在脂粉堆里，徒具妖冶的形貌罢了。城中最著名的狮子林，虽说是元代画家倪云林的手笔，而且石质玲珑，中间有很多古木，但从总体来看，竟如同乱堆煤渣一样，积着一些苔藓，蚁穴穿出一些孔隙，全无山林的气势。以我的个人之见来看，不知它妙在何处。灵岩山，是吴国馆娃宫的故址，上面有西施洞、响屐廊、采香径等景胜，但其势散漫，空旷而无收束，赶不上天平、支硎的别有幽趣。

邓尉山另一个名字叫元墓，西边背靠太湖，东边对着锦峰，丹崖翠阁，望上去如同图画一般。居住在那里的人以种梅为业，花开数十里，一眼如积雪，所以取名叫“香雪海”。山的左边有四棵古柏树，取名叫“清”、“奇”、“古”、“怪”。清者，一树挺拔笔直，繁茂如翠绿的伞盖；奇者，倒在地上形成三次迂曲，其形状如同“之”字；古者，树顶光秃，树干扁阔，朽了的半边如同手掌；怪者，树体扭曲如旋螺，枝干也都是这样。相传这是汉代以前的古树。

乙丑年(1805年)孟春，夏揖山的父亲莼萝先生和他弟弟介石，领着子侄四人，去幞山家祠春祭，顺便扫祖墓，叫我一同前往。顺路先到了灵岩山，出虎山桥，由费家河进入香雪海观赏梅花。幞山祠的屋宇就藏在香雪海中，当时正值梅花盛开，咳吐俱有梅花香气。我曾经为介石画了十二册《幞山风木图》。

这年九月，我跟随石琢堂赴四川重庆府上任。沿长江逆流而上，船抵皖城。在皖山(也称潜山)的山麓之上，有元末忠臣余阙的陵墓。墓的旁边有三间厅堂，名叫“大观亭”，面临南湖，背靠潜山。亭子在山脊之上，放眼远眺，颇为畅快。亭旁有幽深的回廊，北面的窗子全部敞开。当时正值霜叶初红，绚烂如同桃李。一同游赏的是蒋寿朋、蔡子琴。皖城南边还有王氏亭园，其地东西长，南北短，这是因为北边紧靠着城、南边面临太湖的原因。限于地理条件很难布置，但

看它的结构，则用了重台叠馆之法。所谓重台，是说屋上的月台作为庭院，再在那上面叠石栽花，使游人不知道脚底下有房屋。上面垒叠石块则下面实，上面作庭院则下面虚，所以花木仍然能得到地气而生长。所谓叠馆，是说在楼上修建轩房，轩房上再修建平台。上下盘曲，重重叠叠共有四层，而且还有小水池，池水不会泄露，无法探测何处虚何处实。其立脚的地方全部用砖石建成，承受重量的地方仿照西洋修建柱子的方法。幸亏是面对南湖，目光没有阻隔，驰骋情怀，放开胸怀游览，胜过平平无实的亭园。真是人工中的奇绝景观。

武昌的黄鹤楼在黄鹄矶上，后面连着黄鹄山，俗称为蛇山。黄鹤楼有三层，画栋飞檐倚城而屹立，面临汉江，与汉阳的晴川阁相对。我和石琢堂曾冒雪登楼。仰视长空，雪花如琼花般飞舞，遥望银山玉树，恍如置身在仙界瑶台。江中来来往往的小艇，纵横颠簸，如同浪卷残叶，此等情景，令人名利之心至此一冷。楼上壁间题咏非常多，我已经不能全记住了，只记得有这样一副对联：

何时黄鹤重来，且共倒金樽，浇洲渚千年芳草；

但见白云飞去，更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黄州的赤壁在府城汉川的门外，屹立在江边，如壁直立。岩石都是深红色的，故得名。《水经》上称它为赤鼻山。苏东坡游览此地，作了两首《赤壁赋》，说这里是吴、魏交兵打仗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赤壁下已经成为陆地，上面建有二赋亭。

这一年隆冬时节我们抵达荆州。石琢堂忽然收到了升任潼关观察使的信函，留下我住在荆州，我以未能得见四川的山水而深感遗憾。当时琢堂入川，而他的儿子敦夫的眷属以及蔡子琴、席芝堂都留在荆州，住在刘氏废园。我记得在废园大厅的匾额上题写了“紫藤红树山房”。庭阶用石栏围着，开凿了一亩大小的方池，池中建有一间亭

子，有石桥通向那儿。亭子后面有土台和假山，杂树丛生。其余多是空地，楼阁都倾塌颓败了。

客居无事，我们或吟诗或长啸，或出去游玩或聚集清谈。到了年底，虽然盘缠已经不够，但上下和睦相处，典当衣物来买酒，而且还置办了锣鼓来敲打作乐。每夜必饮酒，每饮必行酒令。实在太窘迫就喝四两烧酒，也是要代行酒令。

偶然遇见一个姓蔡的同乡，蔡子琴和他叙宗族谱系，竟然是他同族的子辈。于是请他作导游去游览当地名胜。到了府学前面的曲江楼，唐代张九龄做长史时，在楼上赋了诗，朱熹也在楼上赋有诗句：

“相思欲回首，但上曲江楼。”城上又有雄楚楼，是五代时南平王高季兴所建造的。规模雄伟险峻，极目远眺可达数百里。绕城傍水，都种植着垂柳，一叶小舟荡桨往来，颇有画意。荆州府署就是当年关羽的帅府，官署门内有青石断马槽，相传就是赤兔马的食槽。我们寻访罗含的故居于城西的小湖上，但没有找到，又去城北寻访宋玉的故居。当年，庾信遭遇侯景之乱，逃归江陵，住在宋玉的故宅里，后来改为酒家，现在已经辨识不出来了。

这一年除夕，下雪后天气非常寒冷。新年伊始，春生万物，客居他乡，没有恭贺新年的烦扰，每天只是燃放花炮、放飞风筝、扎些纸灯来取乐罢了。继而春风传递花信，细雨洗濯春尘。琢堂的诸位夫人带着少女幼子顺着长江而下，敦夫于是重整行装，全部人马一起出发，经樊城登陆上岸，直赴潼关。

由山南的阆乡县往西出函谷关，有“紫气东来”四字的地方，就是老子倒骑青牛所经之地。两山之间夹着一条小道，仅能容纳两匹马并排而行。走了大约十里就到了潼关，左边背靠峭壁，右边濒临黄河，关口就在山河之间，扼住咽喉要塞拔地而起。重重楼堡垒叠着石

堞，极其雄伟险峻，而车马的声音寂然，人烟也极其稀少。韩愈有诗句说：“日照潼关四扇开”，大概就是说它的冷落吧！

潼关城中在“观察使”的官阶之下，仅设置一“别驾”。道台行署紧靠北城墙，后边有园圃，长宽面积大约三亩。东西两边各凿一池，水从西南墙外流入，向东流到两池之间，支流一分为二：一支向南，流到厨房，以供日常生活之用；一支向东，流入东池；一支向北再折向西，由石龙口中喷入西池，然后绕到西北，设置一道闸门来排泄，由城脚转向北边，穿洞而出，直接流入黄河。日夜环流不息，能清顺人耳。道署内竹树浓荫，仰不见天。西池中有间亭子，藕花环绕其周围。东边有三间朝南的书房，庭院里有葡萄架，架下摆了一个方形石桌，可以下棋也可以饮酒，再往外就都是菊花园圃了。西边有三间朝东的轩房，坐在里面可以听流水的声音。轩房南面有扇小门可通向内室。轩房北面的窗下另外凿了两个小池，小池的北面有一座小庙，庙里祭祀的是花神。园子的正中修建了一座三层的楼房，紧靠着北城，与城墙一样高，从这里俯视城外就是黄河了。黄河的北面，群山如屏障排列，已属于山西省界。真是洋洋大观啊！

我住在园子的南面，屋子模样像船，庭院里有土山，上面有个小亭子，登上后就可以观赏到园中的概貌。这里绿荫密布，夏天也没有暑气。琢堂为我的房子题匾为“不系之舟”。这是我幕游以来最好的居室。土山之间，种了数十种菊花，可惜没等到含葩开放，琢堂就又调任山东左廉访了。琢堂的眷属都移居在潼川书院，我也随着到书院中居住。

琢堂先去赴任，我和子琴、芝堂等无事，便常出去游玩。乘着车骑来到华阴庙。过了华封里，就是“尧时三祝”（尧游华州时，华州地方官祝他长寿、富有、多男）处。庙里有很多秦时的槐树和汉时的柏树，大到要三四人合抱，有槐树抱柏树而生的，也有柏树抱槐树而生

的。殿堂里古碑很多，其中有陈希夷书写的“福”字和“寿”字。华山脚下有玉泉院，相传就是希夷先生化去形骸蜕变俗骨、羽化成仙的地方。这里有个石洞像一间小屋，在石床上雕塑了一尊先生的卧像。这里水干净，沙透明，草多为深红色，泉流甚急，有修长的翠竹围绕。洞外有一方亭，匾额上写着“无忧亭”。亭旁边有三株古树，树纹像裂开的木炭，树叶像槐树但颜色要深一些，不知叫什么名字，当地人称之为“无忧树”。太华山的高度不知有几千仞，可惜没有带着干粮前去攀登。从华阴庙返回途中看见树林里的柿子正黄，便在马上摘下来吃。当地人急忙喊着制止，但我不听，嚼起来觉非常涩口，急忙吐掉。下车骑去找泉水漱口，这才能开口说话。当地人哈哈大笑。原来这里的柿子必须摘下来煮沸，才能去掉涩味，我根本就不知道。

十月初，石琢堂从山东派人来接他的眷属，于是我们出潼关，从河南进入山东境内。在山东济南府，西有大明湖，里面有历下亭、水香亭等各种名胜古迹。夏天柳阴浓密，荷花飘香，载酒泛舟，幽趣十足。不过我第一次是在冬天的时候去的，当时只见衰败的柳树笼着寒烟，只有一水茫茫罢了。趵突泉是济南七十二泉的冠首，此泉分三眼，泉水从地底下怒涌而出，其势就像翻腾的沸水一样。凡是泉大多都是从上面流下，可惟独这趵突泉是从下往上喷出，这也堪称一奇。泉池上建有楼阁，供着吕洞宾的塑像，游人大多在这里品茶歇息。

第二年的二月，我到莱阳去做幕僚。到了丁卯年(1807年)秋天，石琢堂被降官为翰林，我于是也跟着他去了都城北京。所谓登州的海市蜃楼，竟然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

赏析：

本篇记叙沈复之行藏，写的是他的“浪漫的生涯”（俞平伯语）。河曲之秀丽，风景之幽微，风俗之殊同，乃至烟花僧侣，泉林菊柿，这些在沈复的笔下或幽或奇，或静或动，或自然天成，或巧夺天工，或可近观，或可远眺，心随景动，笔锋所及，跌宕起伏，曲尽其妙，从从容容，不紧不慢，读来犹如聆听一首绝妙的琵琶独奏：“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让人叹服不已，陶醉不已！

事实上，沈复所谓的“浪游”，并不是主动地去游历祖国大好山河，他的身上也没有足够游历的“盘缠”，更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随性所至，而是生活所迫，为了能有一份生计，他四处托人介绍，为那些达官贵人入幕坐馆。这样的工作，往往没有保障，一不小心开罪官家或遭同僚排挤，就只能卷铺盖回家。沈复的大半生其实都是在这种不如意中度过的，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人生困境下，沈复犹能寄情山水，“轮蹄处处逐烟霞”，在大自然中抒发对自由的向往。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篇《浪游记快》历来很少得到读者的喜爱，原因何在呢？原来，沈复在篇中描写了自己的狎妓生活。文中写到，他南下广州，花船冶游，眠花宿柳，一呆数月，甚至还留下了“半年一觉扬州梦，赢得花船薄幸名”调侃之语。相信许多读者读到这里，都会给沈复夫妇爱情的评分大打折扣，尤其是对沈复的印象大打折扣，这并不是读者所期望的沈复，这样的沈复实在愧对陈芸的一往情深。

读到这里，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一段话，“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

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

我们可以体谅古代男子的价值观，其实不止是沈复，白居易、杜牧、陆游等等大牌文人，哪个不曾有过风花雪月的风流之事？对古代男子来说，嫖妓和三妻四妾其实都不可恨，但是如果再装正经，以此作为诗文的素材，就显得令人齿冷了，但愿沈复不是这样一个人。

附注

[1]宿儒：指有威望的学者。

[2]设帐于家：在家里教学。

[3]脂粉气：这里是指人工雕琢的痕迹。

[4]苏小：指苏小小。南齐钱塘名妓。

[5]余米煮饭：买米煮饭。

[6]黄鹤山樵：指元代画家王蒙，他曾隐居黄鹤山，故号黄鹤山樵。

[7]冯妇：人名。《孟子·尽心下》里记载，有晋国人冯妇，善搏虎，后成为读书人，偶然看见老虎，情不自禁的再次前去搏虎。这里比喻重操旧业。

[8]待露而爨：指用露水做饭。形容生活没有保障。

[9]倅头：侍女。

[10]母醮：母亲改嫁。

[11]折桂催花：古时一种饮酒游戏，折下桂花，击鼓传花，鼓停时，花在谁手，即使此人饮酒。

[12]瀹茗：即煮茶。

附录一：伪作两卷

中山记历

嘉庆四年，岁在己未，琉球国中山王尚穆薨。世子尚哲先七年卒，世孙尚温，表请袭封。中朝怀柔远藩，锡以恩命，临轩召对，特简儒臣。

于是，赵介山先生，名文楷，太湖人，官翰林院修撰，充正使。李和叔先生，名鼎元，绵州人，官内阁中书，副焉。介山驰书约余偕行，余以高堂垂老，惮于远游。继思游幕二十年，遍窥两戒，然而尚囿方隅之见，未观域外，更历瀟湘溟之胜，庶广异闻。稟商吾父，允以随往。从客凡五人：王君文诰，秦君元钧，缪君颂，杨君华才，其一即余也。

五年五月朔日，随荡笑节以行，祥飙送风，神鱼扶舳，计六昼夜，径达所届。

凡所目击，咸登掌录。志山水之丽崎，记物产之瑰怪，载官司之典章，嘉士女之风节。文不矜奇，事皆记实。自惭谫陋，甘贻测海之嗤；要堪传言，或胜凿空之说云尔。

五月朔日，恰逢夏至，襆被登舟。向来封中山王，去以夏至，乘西南风，归以冬至，乘东北风，风有信也。舟二，正使与副使共乘其一，舟身长七尺，首尾虚艖三丈，深一丈三尺，宽二丈二尺，较历来封舟，几小一半。前后各一桅，长六丈有奇，围三尺；中舱前一桅，长十丈有奇，围六尺，以番木为之。通计二十四舱，舱底贮石，载货十一万斤有奇，龙口置大炮一，左右各置大炮二，兵器贮舱内。大桅

下，横大木为辘轳，移炮升篷皆仗之。辇以数十人，舱面为战台，尾楼为将台，立帜列藤牌，为使臣厅事。下即舵楼，舵前有小舱，实以沙布针盘。中舱梯而下，高可六尺，为使臣会食地。前舱贮火药贮米，后以居兵。稍后为水舱，凡四井。二号船称是。每船约二百六十余人，船小人多，无立锥处。信风已届，如欲易舟，恐延时日也。

初二日，午刻，移泊鳌门。申刻，庆云见于西方，五色轮囷，适与楼船旗帜上下辉映，观者莫不叹为奇瑞。或如玄圭，或如白珂，或如灵芝，或如玉禾，或如绛绡，或如紫沓细，或如文杏之叶，或如含桃之颗，或如秋原之草，或如春湘之波。向读屠长卿赋，今始知其形容之妙也。

画士施生，为《航海行乐图》，甚工。余见兹图，遂乃搁笔。香崖虽善画，亦不能办此。

初四日，亥刻起碇，乘潮至罗星塔。海阔天空，一望无际。余妇芸娘，昔游太湖，谓得天地之宽，不虚此生，使观于海，其愉快又当何如？

初九日，卯刻，见彭家山，列三峰，东高而西下。申刻，见钓鱼台，三峰离立，如笔架，皆石骨。惟时水天一色，舟平而驶，有白鸟无数，绕船而送，不知所自来。

入夜，星影横斜，月光破碎，海面尽作火焰，浮沉出没，木华《海赋》所谓“阴火潜然”者也。

初十日，辰正，见赤尾屿。屿方而赤，东西凸而中凹，凹中又有小峰二。船从山北过，有大鱼二，夹舟行，不见首尾，脊黑而微绿，如十围枯木，附于舟侧。舟人以为风暴将起，鱼先来护。午刻，大雷雨以震，风转东北，舵无主，舟转侧甚危。幸而大鱼附舟，尚未去。

忽闻霹雳一声，风雨顿止。申刻，风转西南且大，合舟之人，举手加额，咸以为有神助。得二诗以志之。诗云：“平生浪迹遍齐州，又附星槎作远游。鱼解扶危风转顺，海云红处是琉球。”“白浪滔滔撼大荒，海天东望正茫茫。此行足壮书生胆，手挟风雷意激长。”自谓颇能写出尔时光景。

十一日，午刻，见姑米山，山共八岭，岭各一二峰，或断或续。未刻，大风暴雨如注，然雨虽暴而风顺。酉刻，舟已近山。琉球人以姑米多礁，黑夜不敢进，待明而行，亦不下碇，但将篷收回，顺风而立，则舟荡漾而不能退。戌刻，舟中举号火，姑米山有人应之。询知为球人暗令，日则放炮，夜则举火，《仪》注所谓“得信”者，此也。

十二日，辰刻，过马齿山。山如犬羊相错，四峰离立，若马行空。计又行七更，船再用甲寅针，取那霸港，回望见迎封船在后，共相庆幸。历来针路所见，尚有小琉球、鸡笼山、黄麻屿，此行俱未见。问知琉球伙长，年已六十，往来海面八次，每度细审得其准的，以为不出辰卯二位，而乙卯位单，乙针尤多，故此次最为简捷，而所见亦仅三山，即至姑米。针则开洋用单辰，行七更后，用乙卯，自后尽用乙，过姑米，乃用乙卯，惟记更以香，殊难凭准。念五虎门至官塘，里有定数，因就时辰表按时计里，每时约行百有十里。自初八日未时开洋，讫十二日辰时，计共五十八时。初十日暴风停两时，十一日夜畏触礁停三时，实行五十三时，计程应得五千八百三十里，计到那霸港，实洋面六千里有奇。据琉球伙长云：海上行舟，风小固不能驶，风过大亦不能驶。风大则浪大，浪大力能壅船，进尺仍退二寸。惟风七分，浪五分，最宜驾驶，此次是也。从来渡海，未有平稳而驶如此者。于时球人驾独木船数十，以纤挽舟而行，迎封三接如仪。辰刻，进那霸港。先是，二号船于初十日望不见，至是乃先至，迎封船亦随后至，齐泊临海寺前。伙长云：从未有三舟齐到者。

午刻登岸，倾国人士，聚观于路，世孙率百官迎诏如仪。世孙年十七，白皙而丰颐，仪度雍容，善书，颇得松雪笔意。按《中山世鉴》：隋使羽骑尉朱宽至国，于万涛间见地形如虬龙浮水，始曰流虬，而《隋书》又作流求，《新唐书》作流鬼，《元史》又作璃求，明复作琉球。《世鉴》又载，元延祐元年，国分为三余里，凡十八国，或称山南王，或称山北王。余于中山南山游历几遍，大村不及二里，而即谓之国，得勿夸大乎？琉人每言大风，必曰台颶。按韩昌黎诗：“雷霆逼颶‘颶日’。”是与颶同称者为“颶日”。《玉篇》：“‘颶日’，大风也，于笔切。”《唐书·百官志》：“有‘颶日’海道。”或系球人误书。《隋书》称琉球有虎狼熊罴，今实无之。又云无牛羊驴马，驴诚无，而六畜无不备，乃知书不可尽信也。

天使馆西向，仿中华廨署，有旗竿二，上悬册封黄旗。有照墙，有东西辕门，左右有鼓亭，有班房。大门署曰“天使馆”，门内廊房各四楹。仪门署曰“天泽门”，万历中使臣夏子阳题，年久失去，前使徐葆光补出。门内左右各十一间，中有甬道，道西榕树一株，大可十围，徐公手植。最西者为厨房，大堂五楹，署曰“敷命堂”，前使汪楫题。稍北，葆光额曰“皇纶三锡”。堂后有穿堂直达二堂，堂五楹，中为副使会食之地，前使周公署曰“声教东渐”。左右即寤室。堂后南北各一楼，南楼为正使所居，汪楫额曰“长风阁”，北楼为副使所居，前使林麟焄额曰“停云楼”，额北有诗牌，乃海山先生所题也。周砺礲石为垣，望同百雉。垣上悉植火凤，干方，无花有刺，似霸王鞭，叶似慎火草，俗谓能避火，名吉姑罗。南院有水井。楼皆上覆瓦，下砌方砖。院中平似沙，桌椅床帐，悉仿中国式，寄尘得诗四首，有句云：“相看楼阁云中出，即是蓬莱岛上居。”又有句云：“一舟翦径凭风信，五日飞帆驻月楂。”皆真情真境也。

孔子庙在久米村，堂三楹，中为神座，如王者垂旒押晋圭，而署其主曰“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左右两龛，龛二人立侍，各手一经，

标曰《易》、《书》、《诗》、《春秋》，即所谓四配也。堂外为台，台东西拾级以登，栅如棖星门。中仿戟门，半树塞以止行者。其外临水为屏墙。堂之东为明伦堂，堂北祀启圣。久米士之秀者，皆肄业其中，择文理精通者为师，岁有廩给，丁祭一如中国仪。敬题一诗云：“洋溢声名四海驰，岛邦也解拜先师。庙堂肃穆垂旒贵，圣教如今洽九夷。”用伸仰止之忱。

国中诸寺，以圆觉为大。渡观莲塘桥，亭供辩才天女，云即斗姥。将入门，有池曰圆鉴，荇藻交横，芰荷半倒。门高敞，有楼翼然。左右金刚四，规格略仿中国。佛殿七楹。更进，大殿亦七楹，名龙渊殿。中为佛堂，左右奉木主，亦祀先王神位，兼祀祧主。左序为方丈，右序为客座，皆设席，周缘以布，下衬极平而净，名曰踏脚绵。方丈前为蓬莱庭。左为香积厨，侧有井，名不冷泉。客座右为古松岭，异石错舛，列于松间。左厢为僧寮，右厢为狮子窟。僧寮南有乐楼，楼南有园，饶花木，此乃圆觉寺之胜概也。

又有护国寺，为国王祷雨之所。龕内有神，黑而裸，手剑立，状甚狰狞。有钟，为前明景泰七年铸。寺后多凤尾蕉，一名铁树。又有天王寺，有钟，亦为景泰七年铸。又有定海寺，有钟，为前明天顺三年铸。至于龙渡寺、善兴寺、和光寺，荒废无可述者。

此邦海味，颇多特产，为中国之所罕见。一石鲤拒，似墨鱼而大，腹圆如蜘蛛，双须八手，攢生两肩，有刺类海参，无足无鳞介如鲍鱼。登莱有所谓八带鱼者，以形考之，殆是石鲤拒，或即乌鲷之别种欤？一海蛇，长三尺，僵直如朽索，色黑，状狰狞，土人云能杀虫、疗瘤、已病，殆永州异蛇类，土俗甚重之，以为贵品。一海胆，如猬，剥皮去肉，捣成泥，盛以小瓶，可供饌。一寄生螺，大小不一，长圆各异，皆负壳而行。螺中有蟹，两螯八跪，跪四大四小，以大跪行，螯一大一小，小者常隐，大者以取食，触之则大跪尽缩，以

一大螯拒户。蟹也而有螺性。《海赋》所云“璚蛞腹蟹”，岂其类欤？《太平广记》谓蟹入螺中，似先有蟹。然取置碗中以观其求脱之势，力猛壳脱，顷刻死，则又与壳相依为命。造物不测，难以臆度也。一沙蟹，阔而薄，两螯大于身，甲小而缺其前，缩两螯以补之，若无缝，八跪特短，脐无甲，尖团莫辨，见人则凹双睛，嚙水高寸许，似善怒。养以沙水，经十余日，不食亦不死。一蚶，径二尺以上，围五尺许，古人所谓屋瓦子，以壳形凹凸，像瓦屋也。一海马肉，薄片回屈如刨花，色如片茯苓，品之最贵者不易得，得则先以献王。其状鱼身马首，无毛而有足，皮如江豚。此皆海味之特产也。

此邦果实，亦有与中国不同者。蕉实状如手指，色黄，味甘，瓣如柚，亦名甘露。初熟色青，以糖覆之则黄，其花红，一穗数尺，瓢须五六出，岁实为常，实如其须之数。中国亦有蕉，不闻岁结实，亦无有抽其丝作布者，或其性殊欤？

布之原料，与制布之法，亦有与中国异者。一曰蕉布，米色，宽一尺，乃芭蕉沤抽其丝织成，轻密如罗。一曰苧布，白而细，宽尺二寸，可敌棉布。一曰丝布，折而棉软，苧经而丝纬，品之最尚者。

《汉书》所谓蕉筒荃葛，即此类也。一曰麻布，米色而粗，品最下矣。国人善印花，花样不一，皆剪纸为范，加范于布，涂灰焉，灰干去范，乃着色，干而浣之，灰去而花出，愈浣而愈鲜，衣敝而色不退。此必别有制法，秘不语人，故东洋花布，特重于闽也。

此邦草木，多与中国异称，惜未携《群芳谱》来，一一辨证之耳。“罗汉松”谓之“檿木”，“冬青”谓之“福木”，“万寿菊”谓之“禅菊”。“铁树”谓之“凤尾蕉”，以叶对出形似也；亦谓之“海棕榈”，以叶盖头形似也。有携至中华以为盆玩者，则谓之“万年棕”云。凤梨开花者谓之“男木”，白瓣若莲，颇香烈，不实；无花者谓之“女木”，而实大，如瓜可食。或云即波罗蜜别种，球人又

谓之“阿坦呢”。月橘，谓之“十里香”，叶如枣，小白花，甚芳烈，实如天竹子，稍大。闻二月中红，累累满树，若火齐燃，惜余未及见也。

球阳地气多暖，时届深秋，花草不杀，蚊雷不收，荻花盛开。野牡丹二三月开，至八月复花累累如铃铎，素瓣，紫晕，檀心，圆而大，颇芳烈。佛桑四季皆花，有白色，有深红、粉红二色。因得一诗，诗云：“偶随使节泛仙槎，日日春游玩物毕。天气常如二三月，山林不断四时花。”亦真情真景也。

球人嗜兰，谓之孔子花，陈宅尤多异产。有风兰，叶较兰稍长，篾竹为盆，挂风前，即蕃衍。有名护兰，叶类桂而厚，稍长如指，花一箭八九出，以四月开，香胜于兰，出名护岳岩石间，不假水土，或寄树桠，或裹以棕而悬之，无不茂。有粟兰，一名芷兰，叶如凤尾花，作珍珠状。有棒兰，绿色，茎如珊瑚，无叶，花出桠间，如兰而小，亦寄树活。又有西表松兰、竹兰之目，或致自外岛，或取之岩间，香皆不减兰也。因得一诗，诗云：“移根绝岛最堪夸，道是森森阙里花。不比寻常凡草木，春风一到即繁华。”题诗既毕，并为写生，愧无黄筌之妙笔耳。

沿海多浮石，嵌空玲珑，水击之，声作钟磬，此与中国彭蠡之口石钟山相似。

闲居无可消遣，与施生弈，用琉球棋子。白者磨螺之封口石为之，内地小螺拒户有圆壳，海螭大者，其拒户之壳，厚五六分，径二寸许，圆白如砗磲，土人名曰“封口石”。黑者磨苍石为之，子径六分许，围二寸许，中凹而四周削，无正背面，不类云南子式。棋盘以木为之，厚八寸，四足，足高四寸，面刻棋路。其俗好弈，举棋无不定之说，颇亦有国手，局终数空眼多少，不数实子，数正同。相传国中供奉棋神，画女相如仙子，不令人见，乃国中雅尚也。

六月初八日，辰刻，正副使恭奉谕祭文，及祭银焚帛，安放龙彩亭内，出天使馆东行，过久米林、泊村至安里桥，即真玉桥，世孙跪接如仪，即导引入庙。礼毕，引观先王庙。正庙七楹，正中向外，通为一龕，安奉诸王神位。左昭自舜马至尚穆，共十六位，右穆自义本至尚敬，共十五位。是日，球人观者，弥山匝地，男子跪于道左，女子聚立远观。亦有施帷挂竹帘者，土人云系贵官眷属。女皆黥首，指节为饰，甚者全黑，少者间作梅花斑。国俗不穿耳，不施脂粉，无珠翠首饰。人家门户，多树“石敢当”碣，墙头多植吉姑罗或楸树，剪剔极齐整。

国人呼中国为“唐山”，呼华人为“唐人”。

球地皆土沙，雨过即可行，无泥泞。奥山有却金亭，前明册使陈给事侃，归时却金，故国人造亭以表之。

辨岳，在王宫东南三里许，过圆觉寺，从山脊行，水分左右，堪輿家谓之过峡，中山来脉也。山大小五峰，最高者谓之辨岳，灌木密覆，前有石柱二，中置栅二，外板阁二。少左，有小石塔，左右列石案五。折而东，数十级至顶，有石垆二，西祭山，东祭海岳之神。曰祝，祝谓是天孙氏第二女云。国王受封，必斋戒亲祭。正五九月，祭山海及护国神，皆在辨岳也。

波上、雪崎及龟山，余已游遍，而要以鹤头为最胜。随正副使往游，陟其巔，避日而坐，草色粘天，松阴匝地，东望辨岳，秀出天半，王宫历历如画。其南，则近水如湖，远山如岸，丰见城巍然突出，山南王之旧迹犹有存者。西望马齿、姑米，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封舟之来路也。北俯那霸、久米，人烟辐辏，举凡山川灵异，草木阴翳，鱼鸟沉浮，云烟变幻，莫不争奇献巧，毕集目前。乃知前日之游，殊为卤莽。

梁大夫小具盘樽，席地而饮，余亦趣仆以酒肴至。未申之交，凉风乍生，微雨将洒，乃移樽登舟。时海潮正涨，沙岸弥漫，遂由奥山南麓折而东北，山石嵌空欲落，海燕如鸥，渔舟似织。俄而返照入山，冰轮出水，文鳐无数，飞射潮头。与介山举觞弄月，击楫而歌，樽不空，客皆醉。越渡里村，漏已三下。却金亭前，列炬如昼，迎者倦矣。乃相与步月而归，为中山第一游焉。

泉崎桥桥下，为漫湖汴。每当晴夜，双门供月，万象澄清，如玻璃世界，为中山八景之一。旺泉味甘，亦为中山八景之一。王城有亭，依城望远，因小憩亭中，品瑞泉，纵观中山八景。八景者，泉崎夜月、临海潮声、久米竹篱、龙洞松涛、笋崖夕照、长虹秋霁、城岳灵泉、中岛蕉园也。亭下多棕榈紫竹，竹丛生，高三尺余，叶如棕，狭而长，即所谓观音竹也。亭南有蚶壳，长八尺许，贮水以供盥，知大蚶不易得也。

国人浣漱不用汤，家竖石桩，置石盂或蚶壳其上，贮水。旁置一柄筒，晓起，以筒盛水浇而盥漱之，客至亦然。

地多草，细软如毯，有事则取新沙覆之。国人取玳瑁之甲以为长簪，传到中国，率由闽粤商贩。球人不知贵，以为贱品。昆山之旁，以玉抵鹄，地使然也。

丰见山顶，有山南王第故城。徐葆光诗有“颓垣宫阙无全瓦，荒草牛羊似破村”之句。王之子孙，今为那姓，犹聚居于此。

辻山，国人读为失山，琉球字皆对音，十失无别，疑迭之误也。副使辑《球雅》，谓一字作二三字读，二三字作一字读者，皆义而非音，即所谓寄语，国人尽知之。音则合百余字或十余字为一音，与中国音迥异。国中惟读书通文理者，乃知对音，庶民皆不知也。久米官之子弟，能言，教以汉语，能书，教以汉文。十岁称“若秀才”，王

给米一石。十五剃发，先谒孔圣，次谒国王，王籍其名，谓之“秀才”，给米三石。长则选为通事，为国中文物声名最，即明三十六姓后裔也。那霸人以商为业，多富室。明洪武初，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往来朝贡，国中久米村，梁、蔡、毛、郑、陈、曾、阮、金等姓，乃三十六姓之裔，至今国人重之。

与寄公谈玄理，颇有入悟处，遂与唱和成诗。法司蔡温、紫金大夫程顺则、蔡文溥，三人诗集，有作者气。顺则别著《航海指南》，言渡海事甚悉。蔡温尤肆力于古文，有《蓑翁语录》、《至言》等目，语根经学，有道学气，出入二氏之学，盖学朱子而未纯者。

琉球山多瘠确，独宜薯。父老相传，受封之岁，必有丰年。今岁五月稍旱，幸自后雨不愆期，卒获大丰，薯可四收，海邦臣民，倍觉欢欣。金曰：“非受封岁，无此丰年也。”

六月初旬，稻已尽收。球阳地气温暖，稻常早熟，种以十一月，收以五六月。薯则四时皆种，三熟为丰，四熟则为大丰。稻田少，薯田多，国人以薯为命，米则王宫始得食。亦有麦豆，所产不多。五月二十日，国中祭稻神。此祭未行，稻虽登场，不敢入家也。

七月初旬始见燕，不巢人屋。中国燕以八月归，此燕疑未入中国者，其来以七月，巢必有地。别有所谓海燕，较紫燕稍大，而白其羽，有全白似鸥者，多巢岛中，间有至中国，人皆以为瑞。应潮鸡，雄纯黑，雌纯白，皆短足长尾，驯不避人。香崖购一小犬，而毛豹斑，性灵警，与饭不食，与薯乃食，知人皆食薯矣。鼠雀最多，而鼠尤虐。亦有猫，不知捕鼠，邦人以为玩，乃知物性亦随地而变。鹰、雁、鹅、鸭特少。

枕有方如圭者，有圆如轮而连以细轴者，有如文具藏数层者，制特精，皆以木为之，率宽三寸，高五寸，漆其外，或黑或朱，立而枕

之，反侧则仆。按《礼记·少仪》注：“颖，警枕也。”谓之颖者，颖然警悟也。又司马文正公以圆木为警枕，少睡则转而觉，乃起读书，此殆警枕之遗。

衣制皆宽博交衽，袖广二尺，口皆不缉，特短袖，以便作事。襟率无纽带，总名衾。男束大带，长丈六尺、宽四寸以为度，腰围四五转，而收其垂于两胁间，烟包、纸袋、小刀、梳、篦之属，皆怀之，故胸前襟带押绉起凸然。其胁下不缝者，惟幼童及僧衣为然。僧别有短衣如背心，谓之断俗，此其概也。

帽以薄木片为骨，叠帕而蒙之，前七层，后十一层。花锦帽远望如屋漏痕者，品最贵，惟摄政王叔国相得冠之；次品花紫帽，法司冠之；其次则纯紫。大略紫为贵，黄次之，红又次之，青绿斯下。各色又以绫为贵，绢为次。国王未受封时，戴乌纱帽，双翅侧冲上向，盘金，朱纓垂颌，下束五色绦，至是冠皮弁，状如中国梨园演王者便帽，前直列花瓣七，衣鳞腰玉。

肩舆如中国饼桥，中置大椅，上施大盖，无帷幔，辕粗而长，无绊，无横木，以八人左右肩之而行。

杜氏《通典》载琉球国俗，谓“妇人产必食子衣，以火自炙，令汗出。”余举以问杨文凤然乎？对曰：“火炙诚有之，食衣则否。”即今中山已无火炙俗，惟北山犹未尽改。

嫁娶之礼，固陋已甚。世家亦有以酒肴珠贝为聘者，婚时即用本国桥，结彩鼓乐而迎，不计妆奁，父母送至夫家即返，不宴客。至亲具酒贺，不过数人。《隋书》云：琉球风俗，男女相悦，便相匹偶，盖其旧俗也。询之郑得功，郑得功曰：“三十六姓初来时，俗尚未改，后渐知婚礼，此俗遂革。今国中有夫之妇，犯奸即杀。”余始悟琉球所以号守礼之国者，亦由三十六姓教化之力也。

小民有丧，则邻里聚送，观者护丧，掩毕即归。宦家则同官相知者，亦来送柩，出即归，大都不宴客。题主官率皆用僧，男书“圆寂大禅定”，女书“禅定尼”，无“考妣”称，近日宦家亦有书官爵者。棺制三尺，屈身而殓之，近宦家亦有长五六尺者，民则仍旧。

此邦之人，肘比华人稍短，《朝野僉载》亦谓人形短小似昆仑。余所见士大夫短小者固多，亦有修髯丰颐者，颀而长者，胖而腹腰十围者，前言似未足信。人体多狐臭，古所谓慍羝也。

世禄之家皆赐姓，士庶率以田地为姓，更无名，其后裔则云：某氏之子孙几男。所谓田、米，私姓也。

国中兵刑惟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重罪徒，轻罪罚日中晒之，计罪而定其日。国中数年无斩犯，间有犯斩罪者，又率引刀自剖腹死。

七月十五夜，开窗见人家门外皆列火炬二，询之土人云：“国俗于十五日盆祭，预期迎神，祭后乃去之。”盆祭者，中国所谓盂兰会也。连日见市上小儿各手一纸幡，对立招展，作迎神状，知国俗盆祭祀先，亦大祭矣。

龟山南岸有窑，国人取车螯大蚶之壳以煨，墜灰壁不及石灰，而粘过者。再东北有池，为国人煮盐处。

七月二十五日，正副使行册封礼，途中观者益众。上万松岭，迤逦而东，衢道修广，有坊，榜曰“中山道”，又进一坊，榜曰“守礼之邦”。世孙戴皮弁，服蟒衣，腰玉带，垂裳结佩，率百官跪迎道左。更进为欢会门，踞山巅，叠礁石为城，削磨如壁，有鸟道，无雉堞，高五尺以上，远望如聚髑髅。始悟《隋书》所谓“王居多聚髑髅”

于其下”者，乃远望误于形似，实未至城下也。城外石崖，左镌“龙冈”字，右镌“虎岑”字。

王宫西向，以中国在海西，表忠顺面向之意。后东向为继世门，左南向为水门，右北向为久庆门。再进层崖，有门西北向曰瑞泉，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门。更进有漏西向，榜曰“刻漏”，上设铜壶漏水。更进有门西北向，为奉神门，即王府门也。殿廷方广十数亩，分砌二道。由甬道进至阙廷，为王听政之所。壁悬伏羲画卦像，龙马负图立其前，绢色苍古，微有剥蚀，殆非近代物。北宫殿屋固朴，屋举手可接，以处山冈，且阻海飓。面对为南宫。此日正副使宴于北宫，大礼既成，通国欢忭。闻国王经行处，悉有彩饰，泉崎道旁，列盆花异卉，绕以朱栏，中刻木作麒麟形，题曰：“非龙非彪，非熊非罴，王者之瑞兽。”天妃宫前，植大松六，叠假山四，作白鹤二，生子母鹿三。池上结棚，覆以松枝，松子垂如葡萄。池中刻木鲤大小五，令浮水面。环池以竹，栏旁有坊曰偕乐坊，柱悬一板，题曰：“鹿濯濯，鸟翯翯，物鱼跃。”归而述诸副使，副使曰：“此皆《志略》所载，事隔数十年。一字不易，可谓印板文字矣。”从客皆笑。

宜野湾县有龟寿者，事继母以孝，国人莫不闻。母爱所生子，而短龟寿于其父伊佐前，且不食以激其怒。伊佐惑之，欲死龟寿，将令深夜汲北宫，要而杀之。仆匿龟寿于家，往谏伊佐，伊佐缚而放之，且谓事已露，不可杀，乃逐龟寿。龟寿既被放，欲自尽，又恐张母恶。值天雨雹，病不支，僵卧于路。巡官见之，近而抚其体犹温，知未死，覆以己衣。渐苏，徐诘其故，龟寿不欲扬父母之恶，饰词告之。初，巡官闻孝子龟寿被放，意不平，至是见言语支吾，疑即龟寿，赐衣食令去。密访得其状，乃传集村人，系伊佐妻至，数其罪而监之。将告于王，龟寿愿以身代，巡官不忍伤孝子心，召伊佐夫妇面谕之。妇感悟，卒为母子如初。副使既为之记，余复为诗以表章之，

诗云：“輶輶轩问俗到球阳，潜德端须为阐扬。诚孝由来能感格，何殊闵损与王祥。”以为事继母而不能尽孝者劝。

经迭山墟，方集，因步行集中，观所市物，薯为多，亦有鱼、盐、酒、菜、陶、木器、蕉苧、土布，粗恶无足观者。国无肆店，率业于其家，市货以有易无，不用银钱。闻国中多用日本宽永钱，此来亦不见。昨香崖携示串钱，环如鹅眼，无轮廓，贯以绳，积长三寸许，连四贯而合之，封以纸，上有铃记，此球人新制钱，每封当大钱十。盖国中钱少，宽永钱铜质较美，恐或有人买去，故收藏之。特制此钱应用，市中无钱以此。

国中男逸女劳，无有肩担背负者，趋集、织纫及采薪、运水，皆妇人主之。凡物皆戴之顶，女衣既无钮无带，又不束腰，而国俗男女皆无胯被，势须以手曳襟，襟较男衣长，叠襟下为两层，风不得开。因悟髻必偏坠者，以手既曳襟，须空其顶以戴物，童而习之，虽重百斤，登山涉涧，无倾侧，是国中第一绝技也。其动作时，常卷两袖至背，贯绳而束之。发垢辄洗，洗用泥，脱衣结于腰，赤身低头，见人亦不避。抱儿惟一手，叉置腰间，即藉以曳襟。

东苑在崎山，出欢会门，折而北，逐瑞泉下流，至龙渊桥，汇而为池，广可十丈，长可数十丈，捍以堤，曰龙潭，水清鱼可数，荷叶半倒。再折而东，有小村，篠屏修整，松盖阴翳，薄云补林，微风啸竹，园外已极幽趣。入门，板亭二，南向。更进而南，屋三楹。亭东有阜，如覆盂。折而南，有岩西向，上镌梵字，下蹲石狮一，饰以五彩。再下，有小方池，凿石为龙首，泉从口出。有金鱼池，前竹万竿，后松百挺。再东，为望仙阁，前有东苑阁，后为能仁堂，东北望海，西南望山，国中形胜，此为第一。

南苑之胜，亦不减于东苑。苑中马富盛。折而东，循行阡陌间，水田漠漠，番薯油油，绝无秋景。薯有新种者，问知已三收矣。再入

山，松阴夹道，茅屋参差，田家之景可画。计十余里，始入苑村，名姑场川，即“同乐苑”也。苑踞山脊，轩五楹，夹室为复阁，颇曲折。轩前有池新凿，狭而东西长。叠礁为桥，桥南新阜累累，因阜以为亭，宜远眺。亭东植奇花异卉，有花绝类蝴蝶，绛红色，叶如嫩槐，曰“蝴蝶花”。有松叶如白毛，曰“白发松”。池东旧有亭圯，以布代之。池西有阁，颇轩敞，四面风来，宜纳凉。有阁曰“迎晖”，有亭曰“一览”，即正副使所题也。轩北有松，有凤蕉，有桃，有柳。黄昏举烟火，略同中国。余偕寄尘游波上，板阁无他神，惟挂铜片幡，上凿“奉寄御币”字，后署云：“元和二年壬戌。”或疑为唐时物，非也。按元和二年为丁亥，非壬戌也。日本马场信武撰《八卦通变指南》，内列“三元指掌”，云：“上元起永禄七年甲子，止元和三年癸亥。如元起宽永元年甲子，止元和三年癸亥。下元起贞亨元年甲子。今元禄十六年癸未。”国中既行宽永钱，证以元和日本僭号，知琉球旧曾奉日本正朔，今讳言之欤？

纸鸢制无精巧者，儿童多立屋上放之。按中国多放于清明前，义取张口仰视，宣导阳气，令儿少疾；今放于九月，以非九月纸鸢不能上，则风力与中国异，即此可验球阳气暖，故能十月种稻。

国俗男欲为僧者听之，既受戒，有廩给。有犯戒者，饬令还俗，放之别岛。女子愿为土妓者，亦听。接交外客，女之兄弟仍与外客叙亲往来，然率皆贫民，故不以为耻。若已嫁夫而复敢犯奸者，许女之父兄自杀之，不以告王。即告王，王亦不赦。此国中良贱之大防，所以重廉耻也。此邦有红衣妓，与之言不解，按拍清歌，皆方言也。然风韵亦正有佳者，殆不减憨园。近忽因事他迁，以扇索诗，因题二诗以赠之。诗云：“芳龄二八最风流，楚楚腰身剪剪眸。手抱琵琶浑不语，似曾相识在苏州。”“新愁旧恨感千端，再见真如隔世难。可惜今宵好明月，与谁共卷绣帘看？”

国人率恭谨，有所受，必高举为礼，有所敬，则俯身搓手而后膜拜。劝尊者酒，酌而置杯于指尖以为敬，平等则置手心。

此邦屋俱不高，瓦必同瓦，以避飓也。地板必去地三尺，以避湿也。屋脊四出，如八角亭，四面接修，更无重构复室，以省材也。屋无门户，上限刻双沟，设方格，糊以纸，左右推移，更不设暗闩，利省便，恃无盗也。临街则设矣。神龕置青石于炉，实以沙，祀祖神也。国以石为神，无传真也。瓦上瓦狮，《隋书》所谓兽头骨角也。壁无粉墁，示朴也。贵家间有糊研粉花笺，习华风，渐奢也。

龟山有峰独出，与众山绝，前附小峰，离约二丈许。邦人驾石为洞，连二山，高十丈余，结布幔于洞东。小憩，拾级而登，行洞上又十余级，乃陟巅。巅恰容一楼，楼无名，四面轩豁，无户牖。副使谓余曰：“兹楼俯中山之全势，不可无名。”因名之曰“蜀楼”，并为之跋曰：“蜀者何？独也。楼何以蜀名？以其踞独山也。”不曰独而曰蜀者，以副使为蜀人，楼构已百年，而副使乃名之，若有待也。楼左瞰青畴，右扶苍石，后临大海，前揖中山，坐其中以望，若建瓴焉。余又请于副使曰：“额不可无联。”副使因书前四语付之。归路循海而西，崖洞溪壑皆奇峭，是又一胜游矣。

越南山，度丝满村，人家皆面海，奇石林立。遵海而西，有山，翠色攒空，石骨穿海，“曰砂岳”。时午潮初退，白石粼粼，群马争驰，飞溅如雨。再西，度大岭村，丛棘为篱，渔网数百晒其上。村外水田漠漠，泥淖陷马。有牛放于冈，汪录谓马耕无牛，今不尽然也。

本岛能中山语者，给黄帽为酋长，岁遣“亲云上”监抚之，名奉行官，主其赋讼。各赋其土之宜，以贡于王。间切者，外府之谓。首里、泊、久米、那霸四府为王畿，故不设，此外皆设。职在亲民，察其村之利弊，而报于亲云上。间切，略如中国知府。中山属府十四，间切十；山南省属府十二，山北省属府九，间切如其府数。

国俗自八月初十至十五日，并蒸米，拌赤小豆为饭相饷，以祭月，风同中国。是夜，正副使邀从客露饮，月光澄水，天色拖蓝，风寂动息，潮声杂丝竹声自远而至，恍置身三山，听子晋吹笙，麻姑度曲，万缘俱静矣。宇宙之大，同此一月。回忆昔日萧爽楼中，良宵美景，轻轻放过，今则天各一方，能无对月而兴怀乎？

世传八月十八日为潮生辰，国俗，于是夜候潮坡上。子刻，偕寄尘至坡上，草如碧毯，沾露愈滑，扶仆行，凭垣倚石而坐。丑刻，潮始至，若去峰万叠，卷海飞来。须臾，腥气大盛，水怪抟风，金蛇掣电，天柱欲折，地轴暗摇，雪浪溅衣，直高百尺，未敢遽窥蛟宫，已若有推而起之者，迷离惝恍，千态万状。观此，乃知枚乘《七发》，犹形容未尽也。潮既退，始闻噌吰之声出礁石间，徐步至护国寺，尚似有雷霆震耳，潮至此，观止矣。

元旦至六日，贺节。初五日，迎灶。二月，祭麦神。十二日，浚井，汲新水，俗谓之洗百病。三月三日，作艾糕。五月五日，竞渡。六月六日，国中作六月节，家家蒸糯米，为饭相饷。十二月八日，作糯米糕，层裹棕叶，蒸以相饷，名曰鬼饼。二十四日，送灶。正三五九为吉月，妇女率游海畔，拜水神祈福。逢朔日，群汲新水献神，此其略也。余独疑国俗敬佛，而不知四月八日为佛诞辰。腊八鬼饼如角黍，而不知七宝粥。

国王送菊二十余盆，花叶并茂，根际皆以竹签标名，内三种尤异类：一名“金锦”，朵兼红黄白三色，小而繁，灿如列星；一名“重宝”，瓣如莲而小，色淡红；一名“素球”，瓣宽，不类菊，重叠千层，白如雪。皆所未见者。媵之以诗，诗云：“陶篱韩圃多秋色，未必当年有此花。似汝幽姿真可惜，移根无路到中华。”

见狮子舞，布为身，皮为头，丝为尾，剪彩如毛饰其外，头尾口眼皆活，镀睛贴齿，两人居其中，俯仰跳跃，相驯狎欢腾状。余曰：

“此近古乐矣。”按《旧唐书·音乐志》，后周武帝时选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白乐天《西凉妓》云：“假面夷人弄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罢双耳。”即此舞也。

此邦有所谓踏柁戏者，横木以为梁，高四尺余，复置板而横之，长丈有二尺，虚其两端，均力焉。夷女二，结束衣彩，赤双足，各手一巾，对立相视而歌。歌未竟，跃立两端，稍作低昂，势若水碓之起伏，渐起渐高。东者陡落而激之，则西飞起三丈余，翩翩若轻燕之舞于空也；西者落而陡激之，则东者复起，又如鸷鸟之直上青云也。叠相起伏，愈激愈疾，几若山鸡舞镜，不复辨其孰为影，孰为形焉。俄焉势渐衰，机渐缓，板末乃安，齐跃而下，整衣而立。终戏，无虚蹈方寸者，技至此绝矣。

接送宾客颇真率，无揖让之烦。客至不迎，随意坐，主人即具烟架火炉，竹筒木匣各一，横烟管其上，匣以烟，筒以弃灰也。遇所敬客，乃烹茶，以细末粉少许，杂茶末，入沸水半瓯，搅以小竹帚，以沫满瓯面为度。客去，亦不送。贵官劝客，常以箸蘸浆少许，纳客唇以为敬。烧酒著黄糖则名福，著白糖则名寿，亦劝客之一贵品也。

重阳具龙舟竞渡于龙潭，琉球亦于五月竞渡。重阳之戏，专为宴天使而设。因成三诗以志之，诗云：“故园辜负菊花黄，万里迢迢在异乡。舟泛龙潭看竞渡，重阳错认作端阳。”“去年秋在洞庭湾，亲摘黄花插翠鬟。今日登高来海外，累伊独上望夫山。”“待将风信泛归槎，犹及初冬好到家。已误霜前开菊宴，还期雪里访梅花。”

闻程顺则曾于津门购得宋朱文公墨迹十四字，今其后裔犹宝之。借观不得，因至其家，开卷见笔势森严，如奇峰怪石，有岩岩不可犯之色，想见当日道学气象。字径八寸以上，文曰：“香飞翰苑围川野，春报南桥叠翠新。”后有名款，无岁月。文公墨迹，流传世间

者，莫不宝而藏之，盖其所就者大，笔墨乃其余事，而能自成一家言如此，知古人学力，无所不至也。

又游蔡清派家祠，祠内供蔡君谟画像，并出君谟墨迹见示，知为君谟的派，由明初至琉球，为三十六姓之一。清派能汉语，人亦倜傥。由祠至其家，花木俱有清致，池圆如月，为额其室曰“月波大屋”。大抵球人工剪剔树木，叠砌假山，故士大夫家，率有丘壑以供游览。庭中树长竿，上置小木舟，长二尺，桅舵帆橹皆备。首尾风轮五叶，挂色旗以候风。渡海之家，率预计归期，南风至，则合家欢喜，谓行人当归，归则撤之，即古五两旗遗意。

国王有墨长五寸，宽二寸。有老坑端砚，长一尺，宽六寸，有“永乐四年”字，砚背有“七年四月东坡居士留赠潘邠老”字，问知为前明受赐物。国中有东坡诗集，知王不但宝其砚矣。

棉纸、清纸，皆以谷皮为之，恶不中书者。有护书纸，大者佳，高可三尺许，阔二尺，白如玉。小者减其半。亦有印花诗笺，可作札。别有围屏纸，则糊壁用矣。徐葆光《球纸诗》云：“冷金入手白于练，侧理海涛凝一片。昆刀截截径尺方，叠雪千层无罅面。”形容殆尽。

南炮台间有碑二，一正书剥蚀甚微，“奉书造”三字，一其国学书，前朝嘉靖二十一年建，惟不能尽识，其笔力正自遒劲飞舞。

有木曰“山米”，又名“野麻姑”，叶可染，子如女贞，味酸，土人榨以为醋。球醋纯白，不甚酸，供者以为米醋，味不类，或即此果所榨欤？

席地坐，以东为上，设毡。食皆小盘，方盈尺，著两板为脚，高八寸许。肴凡四进，各盘贮而不相共，三进皆附以饭，至四肴乃进酒

二，不过三巡。每进肴止一盘，必撤前肴而后进其次肴。饭用油煎面果，次肴饭用炒米花，三肴用饭。每供肴酒，主人必亲手高举置客前，俯身搓手而退。终席，主人不陪，以为至敬。此球人宴会尊客之礼。平等乃对饮。大要球俗席皆坐地，无椅桌之用，食具如古俎豆，肴尽干制，无所用勺。虽贵官家食，不过一肴、一饭、一箸，箸多削新柳为之。即妻子不同食，犹有古人之遗风焉。

使院“敷命堂”后，旧有二榜。一书前明册使姓名：洪武五年，封中山王察度，使行人汤载；永乐二年，封武宁，使行人时中；洪熙元年，封巴志，使中官柴山；正统七年，封尚忠，使给事中俞忭、行人刘逊；十三年，封尚思达，使给事中陈传、行人万祥；景泰二年，封尚景福，使给事中乔毅、行人童守宏；六年，封尚泰久，使给事中严诚、行人刘俭；天顺六年，封尚德，使吏科给事中潘荣、行人蔡哲；成化六年，封尚圆，使兵科给事中官荣、行人韩文；十三年，封尚真，使兵科给事中董旻、行人司司副张祥；嘉靖七年，封尚清，使吏科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四十一年，封尚元，使吏科左给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际春；万历四年，封尚永，使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行人谢杰；二十九年，封尚宁，使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行人王士正；崇祯元年，封尚丰，使户科左给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杨伦。凡十五次，二十七人，柴山以前无副也。

一书本朝册使姓名：康熙二年，封尚质，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行人王垓；二十一年，封尚贞，使翰林院检讨汪楫、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焄；五十八年，封尚敬，使翰林院检讨海宝、翰林院编修徐葆光；乾隆二十一年，封尚穆，使翰林院侍讲全魁、翰林院编修周煌。凡四次，共八人。

清明后，南风为常，霜降后，南北风为常，反是颶颶日将作。正二三月多颶，五六月多颶日，颶聚发而倏止，颶日渐作而多日。

九月北风或连月，俗称九降风，间有颶日起，亦骤如颶。遇颶犹可，遇颶日难当。十月后多北风，颶颶日无定期，舟人视风隙以来往。凡颶将至，天色有黑点，急收帆严舵以待，迟则不及，或至倾覆。颶日将至，天边断虹若片帆，曰“破帆”，稍及半天如蜃尾，曰“屈蜃”，若见北方，尤虐。又海面骤变，多秽如米糠，及海蛇浮游，或红蜻蜓飞绕，皆颶风征。

自来球阳，忽已半年，东风不来，欲归无计。十月二十五日，乃始扬帆返国。至二十九日，见温州南杞山，少顷，见北杞山，有船数十只泊焉，舟人皆喜，以为此必迎护船也。守备登后艙以望，惊报曰：“泊者贼船也！”又报：“贼船皆扬帆矣！”未几，贼船十六只吆喝而来，我船从舵门放子母炮，立毙四人，击喝者坠海，贼退；枪并发，又毙六人；复以炮击之，毙五人；稍进，又击之，复毙四人。乃退去。其时，贼船已占上风，暗移子母炮至舵右舷边，连毙贼十二人，焚其头篷，皆转舵而退。中有二船较大，复鼓噪由上风飞至。大炮准对贼船即施放，一发中其贼首，烟迷里许，既散，则贼船已尽退。是役也，枪炮俱无虚发，幸免于危。

不一时，北风又至，浪飞过船。梦中闻舟人哗曰：“到官塘矣。”惊起。从客皆一夜不眠，语余曰：“险至此，汝尚能睡耶？”余问其状，曰：“每侧则篷皆卧水，一浪盖船，则船身入水，惟闻瀑布声垂流不息，其不覆者，幸耶！”余笑应之曰：“设覆，君等能免乎？余入黑甜乡，未曾目击其险，岂非幸乎！”盥后，登战台视之，前后十余灶皆没，船面无一物，爨火断矣。舟人指曰：“前即定海，可无虑矣。”申刻乃得泊，船户登岸购米薪，乃得食。

是夜修家书，以慰芸之悬系，而归心益切。犹忆昔年芸尝谓余：“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此番航海，虽奇而险，濒危幸免，始有味乎芸之言也。

养生记道

自芸娘之逝，戚戚无欢。春朝秋夕，登山临水，极目伤心，非悲则恨。读《坎坷记愁》，而余所遭之拂逆可知也。

静念解脱之法，行将辞家远出，求赤松子于世外。嗣以淡安、揖山两昆季之劝，遂乃栖身苦庵，惟以《南华经》自遣，乃知蒙庄鼓盆而歌，岂真忘情哉，无可奈何，而翻作达耳。余读其书，渐有所悟。读《养生主》而悟达观之士，无时而不安，无处而不顺，冥然与造化为一，将何得而何失，孰死而孰生耶？故任其所受，而哀乐无所错其间矣。又读《逍遥游》而悟养生之要，惟在闲放不拘、怡适自得而已。始悔前此之一段痴情，得勿作茧自缚矣乎！此《养生记道》之所为作也，亦或采前贤之说以自广。扫除种种烦恼，惟以有益身心为主，即蒙庄之旨也。庶几可以全生，可以尽年。

余年才四十，渐呈衰象，盖以百忧摧憾，历年郁抑，不无闷损。淡安劝余每日静坐数息，仿子瞻《养生颂》之法，余将遵而行之。调息之法，不拘时候，兀身端坐，子瞻所谓摄身使如木偶也。解衣缓带，务令适然。口中舌搅数次，微微吐出浊气，不令有声，鼻中微微纳之，或三五遍，二七遍，有津咽下，叩齿数通，舌抵上腭，唇齿相着，两目垂帘，令胧胧然渐次调息，不喘不粗，或数息出，或数息入，从一至十，从十至百，摄心在数，勿令散乱，子瞻所谓“寂然兀然与虚空等”也。如心息相依，杂念不生，则止勿数，任其自然，子瞻所谓“随”也。坐久愈妙，若欲起身，须徐徐舒放手足，勿得遽起。能勤行之，静中光景，种种奇特，子瞻所谓“定能生慧”，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也。直可明心见性，不但养身全生而已。出入绵绵，若存若亡，神气相依，是为真息。息息归根，自能夺天地之造化，长生不死之妙道也。

人大言，我小语；人多烦，我少记；人悸怖，我不怒。澹然无为，神气自满，此长生之药。《秋声赋》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黦然黑者为星星。”此士大夫通患也。又曰：“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人常有多忧多思之患。方壮遽老，方老遽衰，反此亦长生之法。舞衫歌扇，转眼皆非；红粉青楼，当场即幻。秉灵烛以照迷情，持慧剑以割爱欲，殆非大勇不能也。然情必有所寄，不如寄其情于卉木，不如寄其情于书画，与对艳妆美人何异，可省却许多烦恼。

范文正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断了，即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勿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身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云云，乃劝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放翁胸次广大，盖与渊明、乐天、尧夫、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养生之道，千言万语，真可谓有道之士。此后当玩索陆诗，正可疗余之病。

恣浴极有益。余近制一大盆，盛水极多，恣浴后，至为畅适。东坡诗所谓“淤槽漆斛江河倾，本来无垢洗更轻”，颇领略得一二。

治有病，不若治于无病；疗身，不若疗心；使人疗，尤不若先自疗也。林鉴堂诗曰：“自家心病自家知，起念还当把念医。只是心生心作病，心安那有病来时。”此之谓自疗之药。游心于虚静，结志于微妙，委虑于无欲，指归于无为，故能达生延命，与道为久。

《仙经》以精气神为内三宝，耳目口为外三宝，常令内三宝不逐物而流，外三宝不诱中而扰。重阳祖师于十二时中，行住坐卧，一切

动中，要把心似泰山，不摇不动。谨守四门，眼耳鼻口，不令内入外出，此名养寿紧要。外无劳形之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

益州老人尝言：“凡欲身之无病，必须先正其心，使其心不乱求，心不狂思，不贪嗜欲，不着迷惑，则心君泰然矣。心君泰然，则百骸四体虽有病，不难治疗。独此心一动，百患为招，即扁鹊、华佗在旁，亦无所措手矣。”

林鉴堂先生有《安心诗》六首，真长生之要诀也。诗云：“我有灵丹一小锭，能医四海群迷病。些儿吞下体安然，管取延年兼接命。”“安心心法有谁知，却把无形妙药医。医得此心能不病，翻身跳入太虚时。”“念杂由来业障多，憧憧扰扰竟如何？驱魔自有玄微诀，引入尧夫安乐窝。”“人有二心方显念，念无二心始为人。人心无二浑无念，念绝悠然见太清。”“这也了时那也了，纷纷攘攘皆分晓。云开万里见清光，明月一轮圆皎皎。”“四海遨游养浩然，心连碧水水连天。津头自有渔郎问，洞里桃花日日鲜。”

禅师与余谈养心之法，谓：心如明镜，不可以尘之也；又如止水，不可以波之也。此与晦庵所言“学者常要提醒此心，惺惺不寐，如日中天，群邪自息”，其旨正同。又言：“目毋妄视，耳毋妄听，口毋妄言，心毋妄动，贪嗔痴爱，是非人我，一切放下，未事不可先迎，遇事不宜过扰，既事不可留住，听其自来，应以自然，信其自去，忿懣恐惧，好乐忧患，皆得其正。”此养心之要也。

王华子曰：“斋者，齐也。齐其心而洁其体也，岂仅茹素而已。所谓齐其心者，澹志寡营，轻得失，勤内省，远荤酒；洁其体者，不履邪径，不视恶色，不听淫声，不为物诱。入室闭户，烧香静坐，方可谓之斋也。诚能如是，则身中之神明自安，升降不碍，可以却病，可以长生。”

余所居室，四边皆窗户，遇风即阖，风息即开。余所居室，前帘后屏，太明即下帘，以和其内映；太暗则卷帘，以通其外耀。内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俱安，则身安矣。

禅师称二语告我曰：“未死先学死，有生即杀生。”有生，谓妄念初生；杀生，谓立予铲除也。此与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

孙真人《卫生歌》云：“卫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欲并大醉。三者若还有一焉，须防损失真元气。”又云：“世人欲知卫生道，喜乐有常嗔怒少。心诚意正思虑除，理顺修身去烦恼。”又云：“醉后强饮饱强食，未有此生不成疾。入资饮食以养身，去其甚者自安适。”

又蔡西山《卫生歌》云：“何必餐霞饵大药，妄意延龄等龟鹤。但于饮食嗜欲间，去其甚者将安乐。食后徐行百步多，两手摩胁并胸腹。”又云：“醉眠饱卧俱无益，渴饮饥餐尤戒多。食不欲粗并欲速，宁可少餐相接续。若教一顿饱充肠，损气伤脾非尔福。”又云：“饮酒莫教令大醉，大醉伤神损心志。酒渴饮水并啜茶，腰脚自兹成重坠。”又云：“视听行坐不可久，五劳七伤从此有。四肢亦欲得小劳，譬如户枢终不朽。”又云：“道家更有颐生旨，第一戒人少嗔恚。”凡此数言，果能遵行，功臻旦夕，勿谓老生常谈也。

洁一室，开南牖，八窗通明。勿多陈列玩器，引乱心目。设广榻、长几各一，笔砚楚楚。旁设小几一，挂字画一幅，频换。几上置得意书一二部，古帖一本，古琴一张，心目间常要一尘不染。

晨入园林，种植蔬果，芟草，灌花，蒔药。归来入室，闭目定神。时读快书，怡悦神气；时吟好诗，畅发幽情。临古帖，抚古琴，倦即止。知己聚谈，勿及时事，勿及权势，勿臧否人物，勿争辩是非。或约闲行，不衫不履，勿以劳苦徇礼节。小饮勿醉，陶然而已。

诚能如是，亦堪乐志。以视夫蹙足入绊，申脰就羈，游卿相之门，有簪佩之累，岂不霄壤之悬哉！

太极拳非他种拳术可及，“太极”二字已完全包括此种拳术之意义。太极乃一圆圈，太极拳即由无数圆圈联贯而成之一种拳术。无论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离此圆圈，离此圆圈，便违太极拳之原理。四肢百骸，不动则已，动则皆不能离此圆圈。处处成圆，随虚随实。练习以前，先须存神纳气，静坐数刻，并非道家之守窍也。只须摒绝思虑，务使万缘俱静，以缓慢为原则，以毫不使力为要义，自首至尾，联绵不断。相传为辽阳张通，于洪武初奉召入都，路阻武当，夜梦异人，授以此种拳术。余近年从事练习，果觉身体较健，寒暑不侵，用以卫生，诚有益而无损者也。

省多言，省笔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一息不可省者，居敬养心耳。杨廉夫有《路逢三叟》词云：“上叟前致词，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词，寒暑每节宣。下叟前致词，百年半单眠。”尝见后山诗一词，亦此意，盖出应璩，璩诗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岁馀，想与锄禾麦。往前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词，室内姬粗丑。二叟前致词，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词，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

古人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此最是寻乐妙法也。将啼饥者比，则得饱自乐；将号寒者比，则得暖自乐；将劳役者比，则优闲自乐；将疾病者比，则康健自乐；将祸患者比，则平安自乐；将死亡者比，则生存自乐。白乐天诗有云：“蜗牛角内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喜，不开口笑是痴人。”近人诗有云：“人生世间一大梦，梦里胡为苦认真。梦短梦长俱是梦，忽然一觉梦何存。”与乐天同一旷达也！

“世事茫茫，光阴有限，算来何必奔忙！人生碌碌，竞短论长，却不道荣枯有数，得失难量。看那秋风金谷，夜月乌江，阿房宫冷，铜雀台荒。荣华花上露，富贵草头霜。机关参透，万虑皆忘。夸甚么龙楼凤阁，说甚么利锁名缰。闲来静处，且将诗酒猖狂。唱一曲归来未晚，歌一调湖海茫茫。逢时遇景，拾翠寻芳，约几个知心密友，到野外溪旁，或琴棋适性，或曲水流觞，或说些善因果报，或论些今古兴亡，看花枝堆锦绣，听鸟语弄笙簧。一任他人情反复，世态炎凉。优游闲岁月，潇洒度时光。”此不知为谁氏所作，读之而若大梦之得醒，热火世界一帖清凉散也。

程明道先生曰：“吾受气甚薄，因厚为保生。至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浸盛，四十五而后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较其筋骨，于盛年无损也。若人待老而保生，是犹贫而后蓄积，虽勤亦无补矣。”

口中言少，心头事少，肚里食少，有此三少，神仙可到。酒宜节饮，忿宜速惩，欲宜力制，依此三宜，疾病自稀。

病有十可却：静坐观空，觉四大原从假合，一也；烦恼现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将不如我者，巧自宽解，三也；造物劳我以生，遇病少闲，反生庆幸，四也；宿孽现逢，不可逃避，欢喜领受，五也；家室和睦，无交谪之言，六也；众生各有病根，常自观察克治，七也；风寒谨防，嗜欲淡薄，八也；饮食宁节毋多，起居务适毋强，九也；觅高朋亲友，讲开怀出世之谈，十也。

邵康节居安乐窝中，自吟曰：“老年肢体索温存，安乐窝中别有春。万事去心闲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炎天傍竹凉铺簟，寒雪围炉软布衾。昼数落花聆鸟语，夜邀明月操琴音。食防难化常思节，衣必宜温莫懒增。谁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

养生之道，只“清静明了”四字，内觉身心空，外觉万物空，破诸妄想，一无执著，是曰“清静明了”。

万病之毒，皆生于浓。浓于声色，生虚怯病；浓于货利，生贪饕病；浓于功业，生造作病；浓于名誉，生矫激病。噫，浓之为毒甚矣！樊尚默先生以一味药解之，曰“淡”。云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鸟笑，谷答樵讴，万境自闲，人心自闲。

岁暮访淡安，见其凝尘满室，泊然处之，叹曰：“所居，必洒扫涓洁，虚室以居，尘嚣不杂。斋前杂树花木，时观万物生意。深夜独坐，或启扉以漏月光，至昧爽，但觉天地万物，清气自远而届，此心与相流通，更无窒碍。今室中芜秽不治，弗以累心，但恐于神爽未必有助也。”

余年来静坐枯庵，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幽谷，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湖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似有所得。陈白沙曰：“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知此者谓之善学，抑亦养寿之真诀也。

圣贤皆无不乐之理。孔子曰：“乐在其中。”颜子曰：“不改其乐。”孟子以“不愧不忤”为乐。《论语》开首说“乐”，《中庸》言“无人而不自得”，程朱教寻孔颜乐趣，皆是此意。圣贤之乐，余何敢望，窃欲仿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须飘然，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之乐云耳。

冬夏皆当以日出而起，于夏尤宜。天地清旭之气，最为爽神，失之甚为可惜。余居山寺之中，暑月日出则起，收水草清香之味，莲方敛而未开，竹含露而犹滴，可谓至快。日长漏永，午睡数刻，焚香垂幕，净展桃笙，睡足而起，神清气爽，真不啻天际真人也。

乐即是苦，苦即是乐，带些不足，安知非福。举家事事如意，一身件件自在，热光景即是冷消息。圣贤不能免厄，仙佛不能免劫，厄以铸圣贤，劫以炼仙佛也。

牛喘月，雁随阳，总成忙世界；蜂采香，蝇逐臭，同是苦生涯。劳生扰扰，惟利惟名，牯旦昼，蹶寒暑，促生死，皆此两字误之。以名为炭而灼心，心之液涸矣；以利为蚕而螫心，心之神损矣。今欲安心而却病，非将名利两字，涤除净尽不可。

余读此后桑翁《闲情赋》，而叹其钟情；读《归去来辞》，而叹其忘情；读《五柳先生传》，而叹其非有情非无情。钟之忘之，而妙焉者也。余友淡公最慕柴桑翁，书不求解而能解，酒不期醉而能醉，且语余曰：“诗何必五言，官何必五斗，子何必五男，宅何必五柳？”可谓逸矣。余梦中有句云：“五百年谪在红尘，略成游戏；三千里击开沧海，便是逍遥。”醒而述诸琢堂，琢堂以为飘逸可诵，然而谁能会此意乎？

真定梁公每语人：每晚家居，必寻可笑之事，与客纵谈，掀髯大笑，以发舒一日劳顿郁结之气，此真得养生要诀也。

曾有多人过百岁，余扣其术，答曰：“余乡村人，无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欢，从不知烦恼。”此岂名利中人所能哉？

昔王右军云：“吾笃嗜种果，此中有至乐存焉。我种之树，开一花，结一实，玩之偏爱，食之益甘。”右军可谓自得其乐矣。放翁梦至仙馆，得诗云：“长廊下瞰碧莲沼，小阁正对青萝峰。”便以为极胜之景。余居禅房，颇擅此胜，可傲放翁矣。

余昔在球阳，日则步履于空潭碧涧、长松茂竹之侧，夕则挑灯读白香山、陆放翁之诗。焚香煮茶，延两君子于座，与之相对，如见其

襟怀之澹宕，几欲弃万事而从之游，亦愉悦身心之一助也。

余自四十五岁以后，讲求安心之法，方寸之地，空空洞洞，朗朗惺惺，凡喜怒哀乐、劳苦恐惧之事，决不令之入。譬如制为一城，将城门紧闭，时加防守，惟恐此数者阑入。近来渐觉阑入之时少，主人居其中，乃有安适之象矣。

养身之道，一在慎嗜欲，一在慎饮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烦劳。有一于此，足以致病，安得不时时谨慎耶！

张敦复先生尝言：“古人读《文选》而悟养生之理，得力于两句，曰‘石蕴玉而山辉，水含珠而川媚’。”此真是至言。尝见兰蕙、芍药之蒂间，必有露珠一点。若此一点为蚁虫所食，则花萎矣。又见笋初出，当晓，则必有露珠数颗在其末，日出，则露复敛而归根，夕则复上。田间有诗云“夕看露颗上梢行”是也。若侵晓入园，笋上无露珠，则不成竹，遂取而食之。稻上亦有露，夕现而朝敛。人之元气全在乎此，故《文选》二语，不可不时时体察，得诀固不在多也。

余之所居，仅可容膝，寒则温室拥杂花，暑则垂帘对高槐，所自适于天壤间者，止此耳。然退一步想，我所得于天者已多，因此心平气和，无歆羡，亦无怨尤，此余晚年自得之乐也。

圃翁曰：“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闲适无事之人，镇日不观书，则起居出入，身心无所栖泊，耳目无所安顿，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处逆境不乐，处顺境亦不乐也。古人有言：“扫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读书，其无福者，便生他想。”旨哉斯言！且从来拂意之事，自不读书者见之，似为我所独遭，极其难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于此者，特不

细心体验耳。即如东坡先生，歿后遭逢高孝，文字始出，而当时之忧馋畏讥，困顿转徙潮惠之间，且遇跣足涉水，居近牛栏，是何如境界！又如白香山之无嗣，陆放翁之忍饥，皆载在书卷。彼独非千载闻人，而所遇皆如此。诚一平心静观，则人间拂意之事，可以涣然冰释。若不读书，则但见我所遭甚苦，而无穷怨尤嗔忿之心，烧灼不静，其苦为何如耶！故读书为颐养第一事也。

吴下有石琢堂先生之城南老屋，屋有五柳园，颇具泉石之胜，城市之中而有郊野之观，诚养神之胜地也。有天然之声籁，抑扬顿挫，荡漾余之耳边。群鸟嚶鸣林间时，所发之断断续续声，微风振动树叶时，所发之沙沙簌簌声，和清溪细流流出时，所发之潺潺淙淙声。余泰然仰卧于青葱可爱之草地上，眼望蔚蓝澄澈之穹苍，真是一幅绝妙画图也。以视拙政园，一喧一静，真远胜之。

吾人须于不快乐之中，寻一快乐之方法。先须认清快乐与不快乐之造成，固由于处境之如何，但其主要根苗，还从己心发长耳。同是一人，同处一样之境，甲却能战胜劣境，乙反为劣境所征服。能战胜劣境之人，视劣境所征服之人，较为快乐。所以不必歆羡他人之福，怨恨自己之命，是何异雪上加霜，愈以毁灭人生之一切也。无论何处境之中，可以不必郁郁，须从郁郁之中，生出希望和快乐之精神。偶与琢堂道及，琢堂亦以为然。

家如残秋，身如晡晚，情如剩烟，才如遣电，余不得已而游于画，而狎于诗，竖笔横墨，以自鸣其所喜，亦犹小草无聊，自矜其花，小鸟无奈，自矜其舌。小春之月，一霞始晴，一峰始明，一禽始清，一梅始生，而一诗一画始成。与梅相悦，与禽相得，与峰相立，与霞相揖，画虽拙而或以为工，诗虽苦而自以为甘。四壁已倾，一瓢已敝，无以损其愉悦之胸襟也。

圃翁拟一联，将悬之草堂中：“宝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其语虽俚，却有至理。天下佳山胜水、名花美竹无限，大约富贵人役于名利，贫贱人役于饥寒，总鲜领略及此者。能知足，能得闲，斯为自得其乐，斯为善于摄生也。

心无止息，百忧以感之。众虑以扰之。若风之吹水，使之时起波澜，非所以养寿也。大约从事静坐，初不能妄念尽捐，宜注一念，由一念至于无念，如水之不起波澜。寂定之余，觉有无穷恬淡之意味，愿与世人共之。

阳明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且如读书时，知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录此以为读书之法。

汤文正公抚吴时，日给惟韭菜，其公子偶市一鸡，公知之，责之曰：“恶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即遣去。奈何世之肉食者流，竭其脂膏，供其口腹，以为分所应尔，不知甘脆肥腊，乃腐肠之药也。大概受病之始，必由饮食不节。俭以养廉，澹以寡欲，安贫之道在是，却疾之方亦在是。余喜食蒜，素不贪屠门之嚼，食物素从省俭。自芸娘之逝，梅花盒亦不复用矣，庶不为汤公所呵乎！

留侯、邴侯之隐于白云乡，刘、阮、陶、李之隐于醉乡，司马长卿以温柔乡隐，希夷先生以睡乡隐，殆有所托而逃焉者也。余谓白云乡，则近于渺茫，醉乡、温柔乡，抑非所以却病而延年，而睡乡为胜矣。妄言息躬，辄造逍遥之境；静寐成梦，旋臻甜适之乡。余时时税驾，咀嚼其味，但不从邯郸道上向道人借黄梁枕耳。

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菜根粗粝，但食之甘美，即胜于珍饈也。眠亦不在多寝，但实得神凝梦甜，即片刻，亦足摄生也。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然睡亦有诀。孙真人云：“能息心，自瞑目。”蔡西山去：“先睡心，后睡眼。”此真未发之妙。禅师告余伏气，有三种眠法：病龙眠，屈其膝也；寒猿眠，抱其膝也；龟鹤眠，踵其膝也。余少时见先君子于午餐之后，小睡片刻，灯后治事，精神焕发。余近日亦思法之，午餐后，于竹床小睡，入夜果觉清爽，益信吾父之所为，一一皆可为法。

余不为僧而有僧意，自芸之歿，一切世味，皆生厌心，一切世缘，皆生悲想，奈何颠倒不自痛悔耶。近年与老僧共话无生，而生趣始得。稽首世尊，少忏宿愆，献佛以诗，餐僧以画。画性宜静，诗性宜孤，即诗与画，必悟禅机，始臻超脱也。

附录二：《浮生六记》英译自序/林语堂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只是在我们朋友家中有时遇见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愿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中饭，或者当她与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乳腐卤瓜之时，你打瞌睡，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毯把你的脚腿盖上？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之宽，或者同她在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去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钞本？因此，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非故甚其辞。

她的一生，“事如春梦了无痕”，如东坡所云。要不是这书得偶然保存，我们今日还不知有这样一个女人生在世上，饱尝过闺房之乐与坎坷之愁。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不过因为这故事应该叫世人知道，一方面以流传她的芳名；又一方面，因为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他们追求美丽，看他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狡佞小人的欺侮，同时一意享求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

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他们太驯良了，所以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澹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他们的错，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这悲剧之原因，不过因为芸知书识字，因为她太爱美，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因她是识字的媳妇，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写信给在外想要娶妾的公公，而且她见了一位歌伎简直发痴，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簪室，后来为强者所夺，因而生起大病。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她的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一种根本的，虽然是出于天真的冲突。这冲突在她于神诞之际，化扮男装，赴会观“花照”，也可看出，一个女人打扮男装或是倾心于一个歌伎是不道德吗？如果是，她全不晓得，她只思慕要看见，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丽景物，那些中国古代守礼的妇人向来所看不到的景物。也是由于这艺术上本无罪而道德上犯礼的衷怀，使她想要游遍天下名山——那些年青守礼妇女不便访游，而她愿意留待“鬓斑”之时去访游的名山。但是这些山她没看到，因为她已经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伎，而这已十分犯礼，足使她的公公认为她是情痴少妇，把她驱出家庭，而她从此半生须颠倒于穷困之中，没有清闲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了。

是否沈复，她的丈夫，把她描写过实？我觉得不然，读者读本书后必与我同意。他不曾存意粉饰芸或他自己的缺点。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我不免暗想，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样一个人，能引起他太太这样纯洁的爱，而且能不负此爱，把他写成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细腻闺房之乐的记载。三白，三白，魂无恙否？他的祖坟在苏州郊外福寿山，倘使我们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愿，我想备点香花鲜果，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也没什么罪过。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Maurice Ravel的“Pavane”，哀思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是长啸Massenet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

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最美丽的东西。在我翻阅重读这本小册子之时，每每不期然而然想到这安乐的问题。在未得安乐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乐之人，又不知其来之所自。读了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苦痛——这安乐，我想，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所微妙表出的一种，是心灵已战胜肉身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

这本书的原名是《浮生六记》（英译“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其中只存四记。（典出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名。）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事故，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现存的四记本系杨引传在冷摊上所发现，于一八七七年首先刊行。依书中自述，作者生于一七六三年，而第四记之写作必在一八零八年之后。杨的妹婿王韬（弢园），颇具文名，曾于幼时看见这书，所以这书在一八一零至一八二零年间流行于姑苏。由管贻萼的诗及现存回目，我们知道第五章是记他在台湾的经历，而第六章是记作者对养生之道的感想。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个全本，悄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

廿四年五月廿四日龙溪林语堂序于上海。

附录三：重刊《浮生六记》

序/俞平伯

重印《浮生六记》的因缘，容我略说。幼年在苏州，曾读过此书，当时只觉得可爱而已。自移家北去后，不但诵读时的残趣久荡为云烟，即书的名字也难省忆。去秋在上海，与颉刚伯祥两君结邻，偶然读起此书，我始茫茫然若有所领会。颉刚的《雁来红丛报》本，伯祥的《独悟庵丛钞》本，都被我借来了。既有这么一段前因，自然重读时更有滋味。且这书确也有眩人的力，我们想把这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于是便把它校点重印。

书共六篇，故名“六记”，今只存《闺房记乐》以下四篇，其五六两篇已佚。此书虽不全，而今所存者似即其精英。《中山记历》当是记漫游琉球之事，或系日记体。《养生记道》，恐亦多道家修持妄说。就其存者言之，固不失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

作者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以后。可注意的，他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殆以此乎？

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我们莫妙于学行云流水，莫妙于学春鸟秋虫，固不是有所为，却也未必就是无所为。这两种说法同伤于武断。古人论文每每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病含混，我却赏其谈言微中。陆机《文赋》说，“故徒抚空怀而自惋，吾

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绝妙的文思描写。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记得宋周美成的《玉楼春》里，有两句最好，“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文心之妙亦复如是。

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所以不和寻常的日记相同，而有重行付印，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

我岂不知这是小顽意儿，不值当作溢美的说法；然而我自信这种说法不至于是溢美。想读这书的，必有能辨别的罢。

一九二三，二，二七，杭州城头巷。

附录四：《浮生六记》年表

说明：此文来源于网上，是网友根据俞平伯先生的《浮生六记》年表，以白话文重新搜集整理的。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1月陈芸出生，11月22日沈复出生。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陈芸父亲陈心馥死，陈芸、沈复4岁。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7月16日，陈芸、沈复订婚，年13岁。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沈复随父亲稼夫在浙江绍兴，从赵传为师，始游吼山，为游览之始。陈芸、沈复年15岁。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沈复从赵传到杭州，初游西湖，陈芸、沈复年16岁。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1月22日，陈芸、沈复结婚，年18岁。沈复再赴杭州，从赵传受业。隔三月返回苏州。6月夫妇迁居“我取轩”中。七夕同拜天孙。7月15日，同时生病后两旬而愈。中秋夕，偕游沧浪亭，是年乾隆皇帝南巡。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8月，沈复父亲发疟疾病重，陈芸也患大病。冬，沈复跟随蒋襄习幕于奉贤，初识顾金鉴。年19岁。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九九重阳节，沈复随顾金鉴寻将来偕隐之地，至寒山登高。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春天，从蒋襄初到扬州，备览园林胜地，21岁。顾金鉴死，年22岁。(注：《卷四》，顾金鉴长沈复一岁，

22岁卒，故当死于是年。)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春天，乾隆皇帝南巡。沈复随父亲在吴江接驾。陈芸、沈复22岁。夏秋之交，沈复随父亲游幕海宁，到嘉兴和海宁。(注：《卷四》，曾经在海宁陈氏安澜园桂花楼赴宴，故知其去当此时。)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陈芸、沈复23岁。沈复随父在海宁。陈芸得罪其舅舅。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陈芸、沈复25岁。沈复应募于徽州绩溪，由杭州溯钱塘江而上。陈芸初生女儿，名“青君”。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沈复从徽州绩溪返回苏州，改业为酒贾。年26岁。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沈复27岁，因台湾林爽文之乱，贩酒亏本，仍游幕于江北。陈芸生儿子“逢森”。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沈复28岁，随父在扬州。因其父亲纳姚氏之女缘故，陈芸开始得罪于婆婆。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沈复29岁，在江北。是否与父亲在扬州，则不得知。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沈复30岁，住真州，后因父亲患病赴扬州，也病于此。其父亲因事迁怒驱逐陈芸。夫妇遂同居于鲁璋之萧爽楼，以书画刺绣为生。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陈芸、沈复31岁，菜花黄时，偕客游南园。夏6月18日夫妇偕游吴江，夜泊于万年桥下。冬10月10日，沈复

跟徐绣峰经商于粤，溯大江入江西。11月22日，沈复的生日，抵达南安。12月15日抵达广州，住靖海门内度岁。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沈复32岁，正月在扬州帮船上冶游，前后约四个月，费百余金。夏5月，由原路赶回，7月到苏州。其父亲到萧爽楼招陈芸返回家中。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沈复33岁，住在青浦。中秋日，夫妇随母亲游虎丘。陈芸始遇憨园女，18日二人结为姊妹。

清嘉庆元年(1796年)，沈复年34岁，仍住在青浦。憨园女被有力者夺去，陈芸旧病复发。(注：《卷三》“自识憨园，年余未发”，而推测。)

清嘉庆二至四年(1797-1799年)，沈复35-37岁。居家闲赋，与程墨安开设书画铺。

清嘉庆五年(1800年)，陈芸、沈复38岁，仍闲居，8月17日，与客游无隐禅院，归来后作《无隐图》一幅。陈芸用10天尽力绣《心经》一部，而病加重。12月，家庭结构变化，26日五更天，夫妇往无锡东高山，住华大成家，在此度岁。

清嘉庆六年(1801年)，陈芸、沈复39岁。正月24日，女儿青君到王氏家为养媳。儿子逢森入市场学贸易。正月17日，沈复到江阴，20日又去靖江索债。遇风雪，甚狼狈。25日返回无锡，2月到上海，归途中顺便游虞山剑门，登山巅。后去扬州，为贡局司事，代理笔墨。

清嘉庆七年(1802年)，陈芸、沈复40岁。沈复在扬州，8月接到芸书信，说要来扬州。在扬州先春门外，租赁临河屋子两间。冬10月，陈芸带婢女阿双到扬州。12月，沈复被司事裁员。

清嘉庆八年(1803年)，陈芸、沈复年41岁，芸于春天2月，发血疾。沈复又到靖江借贷。奴阿双席卷家财逃跑。3月30日，陈芸死于扬州。厝棺材于扬州西门外金桂山。沈复以卖画度日。秋9月，代幕于江都县，在张禹门家度岁。

清嘉庆九年(1804年)，沈复42岁。春3月，其父亲稼夫死亡，沈复奔丧返苏州，夏天，移居禅寺大悲阁。秋7月，赴崇明岛。归来后去东海永泰沙，10月回来。

清嘉庆十年(1805年)，沈复43岁。春正月与夏氏家人游灵岩、邓尉。为夏介石画《幙山风木图》12册。9月9日随石韞玉溯江西上，住湖北荆州刘氏废院度日。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春2月，由荆州到樊城，登陆后拐弯去潼关。沈复44岁。夏4月，儿子逢森死亡，卒年18岁。冬10月，随石韞玉眷属赴济南。石韞玉赠送其一小妾。第三卷《坎坷记愁》到此结束。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沈复45岁。春2月，住在莱阳。秋天随石韞玉到北京。第四卷《浪游记快》到此结束。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沈复46岁，作《浮生六记》第四卷。